

書目評 19

版出日1月11年63國民華中

BOOK REVIEW AND BIBLIO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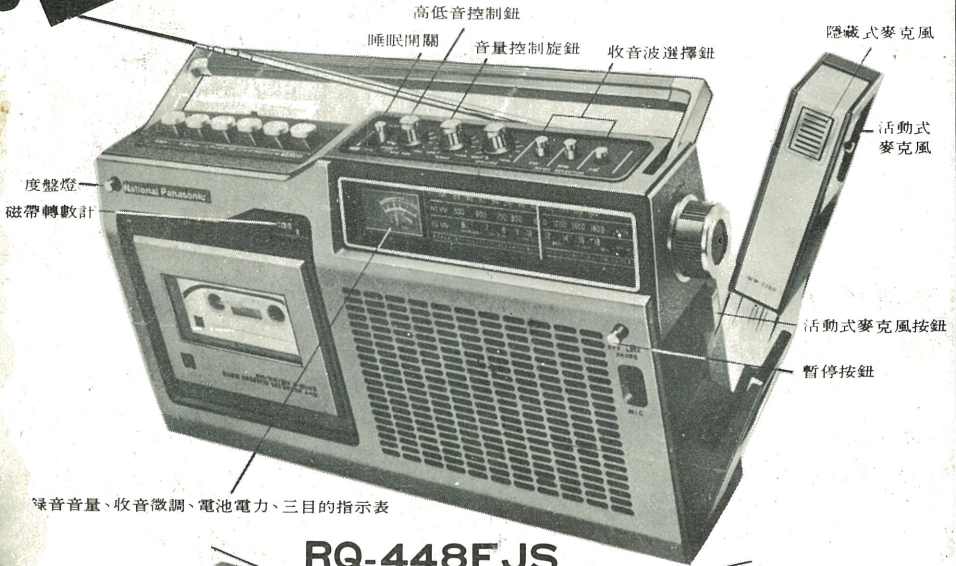
再也沒有更好的字眼來形容它！

全然滿意！！



**National
Radio - Cassette**

- 新的三段式收音裝置，可接收清晰嘹亮的AM、FM及國際短波廣播
- 最新活動式隱藏式麥克風，使用方便
- 輸出功率高達2瓦特、揚聲器為4吋式
- 自動停止裝置、睡眠開關
- 備有全自動錄音音量、收音微調、電池電力、三目的指示表
- 四種電源開動式



RQ-448FJS



RQ 444S



RQ 447FJS

● 請向各大電器經銷商及百貨公司電器部選購



國際牌FM/AM收音錄音機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台北市博愛路55 57號 電話總機：368006 (五線)

書評書目叢書之12

姚一葦著·文學論集

目 錄

釋「懂」

談文學上「懂」的問題

談意象

李商隱詩中的視覺意象

中國詩中的人稱問題芻論

批評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論癡弦的「坤伶」

論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

附：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

〔附錄〕 誠然谷：文學·戲劇·批評——姚一葦教授訪問錄

論白先勇的「遊園驚夢」

附：白先勇的「遊園驚夢」

論水晶的「悲憫的笑紋」

附：水晶的「悲憫的笑紋」

論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

附：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

藝術家筆下的「人」的問題

西洋戲劇研究上的兩條線索

「生活劇場」

每冊定價：

平裝：七十元

預約：五十二元

精裝：一〇〇元

預約：八十元

十一月十五日截止，同日出書

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書評書目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BOOK REVIEW & BIBLIOGRAPHY

19期目錄

專欄

第三隻眼 ■ 見仁見智談「人子」

人子愛吃糖・安大略・5

從平凡中見奇偉・薛齊嘉・6

荒原上的墾拓者・蕭福・7

三本翻譯經・古鼓・8

食蚌得珠・何夢石・9

海內外的檔案館(信義書房漫話之四)・12

談停刊詩刊(雜誌叢談之四)・53

朱介凡・陳紀澄・曾燕萍(作家話像之十三)・67

邱隆發 ■ 昔日芳草——評「科技的噩夢」「向神挑戰」・李寬宏

評李喬「恍惚的世界」・鄭清文

我讀「拾掇那些日子」・聿戈

不是故事的終結——談卡夫卡情書・張伯權

「新事業・新商品」序・余阿勳譯

117 110 90 121 49

封面說明

這期淡褐色調的封面設計與攝影作品出自郭英聲之手。

一個鏽蝕的熨斗，放在鐵道上。軌道盡頭是幽暗的山洞。這種合理又不合理，現實又非現實的排列組合，給人一種奇特的感受。

熨斗把手的木柄與鐵道枕木質感的合韻。軌道與熨斗主體鐵質的合韻。熨斗上圓洞與山洞弧形的

書評

書介

前言後語

合額。而軌道、枕木的直線，和山洞的曲線；現代的鐵道與舊時代熨斗擺在一起，却是強烈的對比。漆黑的山洞似乎又隱含着呼之欲出的神秘與懸宕。你可以說這幅作品含有懷舊傷感的意味，或企圖表達生活中的新舊衝突。然而，藝術是用來玩味感受的，它的好處在於「盡在不言中」。我們似乎不必汲汲於追根究底釋析它的意義了。

讀書隨筆

專訪

書簡

作家與書

專論

書目

119 ■ 創造新觀念——「世界的新事業新商品」譯後·余阿勳

96 ■ 讀書小記·胡子丹

101 ■ 自然的教訓——「森林記事」讀後·舒品

104 ■ 給愛書的人——從「陳之藩散文集」談起·李師鄭

38 ■ 紛爭的年代——葉石濤訪問記·李昂

30 ■ 亮軒書簡

簡 宛 ■ 兒童文學作家里奧·李昂尼·32

陳 香 ■ 論金聖歎的批評方法(三)·59

古 洪 ■ 我國神話研究書目提要·75

70 ■ 作家書目·本刊資料室

106 ■ 九月新書·書坊

① ■ 批評索引·方邁

● 編後 133 ■ 本社

● 好書推選單 135 ■

· 封面設計：郭英聲 刊頭設計：古純賢·孫密德

· 封底設計：華生 作家畫像：沈臨彬

· 本刊文字及圖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中外文學

十一月號要目

- 鄭 騫 □ 再論陳後山詩中的黑雲狂魅白鳥
- 侯 健 □ 革命文學的前因與實際
- 周 寧 □ 論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
- 董挽華 □ 聊齋誌異裏考生的三種造型
- 王文興 □ 談「好爲人師」(散文)
- 葉維廉 □ 未發醉的詩情(詩)
- 袁則難 □ 我是大詩人(詩)
- 林文月 □ 源氏物語一五帖：蓬生；一六帖關屋
- 鄭清文 □ 寄草(小說)
- 溫瑞安 □ 兇手(小說)
- 陳昭瑛 □ 蕩(小說)
- 張曉風 □ 和氏璧(劇本·下)
- 顏元叔 □ 古代英國文學：貝奧武夫
- 范國生 □ 及其他(英國文學講座之一)
- 蔡源煌 □ 拜倫傳奇(中外文人)
- 宋美華 □ 健康女神的道具(每月小說譯評)
- 毀滅與再生(科學小說連載)

每冊24元 一年二三〇元

郵政劃撥一七九六五號顏元叔帳戶

中華文藝月刊

十一月號要目·每冊20元

- 孫旗譯 □ 非具象的象徵主義
- 彭邦楨 □ 論文藝運動
- 李有成 □ 「素娥怨」的悲劇根源
- 梁君午 □ 哥雅的素描畫
- 羊令野 □ 初評花叫集
- 劉 非 □ 楊牧訪問記
- 余 素 □ 讀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
- 鄭傑光 □ 關於張曉風(作家介紹)
- 艾 雯 □ 夏日，在燃燒(散文)
- 李 男 □ 最後一朵玫瑰(小說)
- 宗佑譯 □ 絕對服從(科學幻想小說)
- 純音譯 □ 屋頂上的狂人(劇本)
- 但漢章 □ 作者論——是放諸四海皆準嗎？
- 本期彩色精印林懷民舞蹈展
- 訂閱全年二〇〇元，劃撥一八二一五號華欣文化
- 事業中心帳戶。編輯部·臺北仁愛路二段95—1
- 總經銷·新亞出版社(臺北懷寧街)



見仁見智談「人子」

評「人子」，鹿橋著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遠景出版社印行

1 人子

鹿橋先生在「人子」的楔子上有云：「人子是寫給從九歲到九十九歲的孩子們看的故事。九歲以前的就由母親講給他們聽。」這段敘述不僅具有極吸引人的廣告功能，而且也是我在閱畢全書之後，十分與作者同情的。

我們知道，給孩子們看的各種讀物，總是離不了要在美麗的圖文之上，敷上那麼一層稍帶浪漫思想的糖衣的，這樣一來，可以讓孩子們輕易、喜愛的享用之餘，還能在精神上悠游地翱翔一番。因此，我們且將這段敘述改成這樣：「人子是做給從九歲到九十九歲的孩子們吃的糖，九歲以前的就由母親（化了）餵給他們吃。」如果不介意的話，這正是我這一方的「同情」，因為我發現整部「人子」無非是浪漫思想

的泛濫。

想當年浪漫主義出來開古典主義倒車的時候，走的是郊野甚至草萊未闢的自然世界之創作路線；取的是親密的感傷，憂鬱的感情；相信的是原始、渾沌的自由。他們對於生滅在他們周圍的現實世界並不投以關注之情，反倒去懷抱超現實界的種種自然法則。本來浪漫主義本身是沒有錯的，只是今天已處在二十世紀末梢，面對著人類體制下的各種潛伏著的危機——一個大有為的時代——再要來讀浪漫得這等的「人子」，我們實在不知道應該去警惕一下自己的不知進退呢？抑或是應該去享受一下偶而避世的閑情雅緻？

吃糖不是件壞事，我們每個人都吃過；有浪漫思想也絕非罪在不赦，我們也都年輕過。只是說：如果一個人活到了九十九歲，還成天嚷嚷著要糖吃，要浪漫，這可就不妙了吧？我想。

「人子」全部十二篇，篇篇都含有高單位的糖分，那篇唯一不摻糖的「不是人子」是個異色，典雅流利的文字加以內在的稍許儒家思想，頗能表達出作者的那分純中國式的胸懷。建議收入國文課本，讓天下所有「人子」誦讀。（安大略）

2 從平凡中見奇偉

鹿橋在他新著「人子」的楔子裏，開宗明義第一句話「人子是寫給從九歲到九十九歲的孩子們看的故事。」就很明白地道出了這本書的性質。而我覺得，這也正是「人子」這本書最大的優點。

從第一篇「汪洋」開始，一直到第十二篇「渾沌」作結語為止，這一連串的故事依著一定的章法和格局順序而進，在意象和意境的構成上，也依著漸進的層次越形深遠。但每篇故事本身的文字和敘述的方法，又總能保持着清楚與明白，叫九歲的孩子也能看得懂一個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而讀者的年歲越長，或學養越高，或感覺越敏銳，或經驗越豐富，則所能感受到的就越多，對每篇故事中的境界越能深入；也越能從平凡中見奇偉。

用最淺白的文字，而能寫出最深邃的思想，應該是每一個作家所追求的境界。在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這一點上，「人子」是相當有成就的了。

「人子」諸篇的哲學思想，自然也要看讀者的程度與感受力的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值得逐篇

詳加剖析。若只泛論起來，其中雖也有些不免受到外來的影響，但最基本的精神却是純粹中國的。然而故事的意境與感覺，則又超乎時間與地域的限制，鹿橋在楔子裏自謂「這些故事既然不可能是任何人的真經驗，就可以超出個別的實際經驗讓我們不分彼此，欣賞一種同感。」相信讀者若能由這一角度去看，對這段話也會有「同感」了。

這一些非屬於實際經驗的寓言故事，尤其好在構思奇巧，雖然大多出於幻想，却安排得入情入理，毫不荒誕無稽，而且各篇除了各具獨立性的故事之外，也各有其獨特的立意和中心思想，並將很多原本是陌生的概念在故事中細細地加以解析和說明。

讀「人子」諸篇，常讓我覺得整個人都沉浸在寓言和童話那種充滿新奇與單純的快樂的世界裏，叫人始終都很喜悅，而這絕不止是因為鹿橋在「寫人子故事的時候始終都很喜悅」的緣故。（薛齊嘉）

荒原上的墾拓者

談「幼獅文藝二十周年目錄索引」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幼獅文藝社印行

幼獅文藝創刊於民國四十三年三月，至今已二十年又九個月的歷史。一份公家刊物能維持二十年且繼續出刊下去或許並不稀奇，稀奇的是它竟擁有大量的讀者。

大部份公家刊物通常有幾個特色，其中之一是突變，往往在變得面目全非之餘，只依稀保留了原雜誌的名稱，特別是當新任主管上台，爲了表示「革新」起見，首先開刀的是雜誌的外貌，原先十六開的，他說攜帶不便，還是二十五開好，原來是三十二開本的，他會說十六開本多氣派，擺在書攤也顯眼！還有一種主管，老覺得自己手下編的雜誌不順眼，一會兒說「今日世界」的編排好，一會兒說「讀者文摘」的內容棒，只有自己單位裏的刊物一無是處，弄得所謂「主編」不知何去何從。

而最後決定這份雜誌命運的却可能是主管的兒女輩，萬一小兒女喜歡的是電視周刊，他會立刻下一道命令：「怎麼不學學幾本電視刊物，聽說他們的銷路有好幾萬份呢！」

幼獅文藝在過去的二百五十多期裏，也曾發生過「突變」，從十六開本變成三十二開本，所幸只是一

次，否則忽大忽小真要讓蒐集雜誌的人傷腦筋呢！

至於內容方面，幼獅文藝除少數「特殊」稿件外，都能維持相當水準，其中至少可以選出三十期，拿來和一般社會上的一流雜誌比也毫不遜色，就一份公家刊物而言，已够得上「奇蹟」了。

而最不容易的是，許多海外學人，都有作品在「幼獅文藝」發表，使我們的自由文藝園地壯大了不少聲色。

最近，我們看到「幼獅文藝二十周年目錄索引」，反覆查閱，愈發覺得這份雜誌的難能可貴，特別是後十年的「幼獅文藝」，已經建立起自己的風格，能登臨此一境界，真是讀者之福，也是歷屆主編辛勤耕耘之果。

不過，在看了二十周年目錄索引之後，使我們聯想到「幼獅文藝」或許還可以作兩件事：

編印專書：因過去二十年出版的「幼獅文藝」時間久遠，已很少有人能收集齊全，全部重印，數量龐大，成本昂貴，絕無可能，是否能就論著、批評、小說、散文、新詩或具有特色之專欄中分別選出傑出作品印行專書，由幼獅公司對外發行，這不但是一件有

意義的事，而且我們相信它甚至可以彌補歷年來幼獅文藝帳目上的赤字，成為暢銷書。

續編目錄索引：繼二十年目錄索引之後，「幼獅文藝」最好每年均能續編目錄索引一冊贈送讀者，十年或二十年後再合訂精印，但最好能增加以下數項資料：

- ① 歷屆主編簡介，並註明主編期數；
- ② 歷任編輯或助理編輯簡介；
- ③ 歷任發行人與社長簡介，及其他工作人員簡介，讓每一位關心「幼獅文藝」的讀者有機會知道這一羣荒原上的墾拓者，同時對文藝史而言，也是保留了一份珍貴的資料。（蕭福）

三本翻譯經

「翻譯研究」，思果著，大地出版社印行
「林以亮論翻譯」，林以亮著，志文出版社印行
「翻譯的藝術」，梁實秋等著，晨鐘出版社印行

翻譯，一半是腦的工作，一半是心的工作，說不上那方面比那方面份量重。然而經驗却是雕琢「翻譯

「不可忽視的利器。」

這三本書都是講翻譯經驗的書，都是著者積年累月的「臨床經驗」，絕不在空枵的理論上打轉。我們感激他們工作的熱忱與乎敬佩他們視學問為公器的胸懷。思果寫了三十多年散文，譯了二十本書，研究了七年翻譯；林以亮從第一篇譯著發表以來，也「搞」了三十二年的翻譯。如今，這數十年之癢可以說有如骨鯁在喉，不得不一吐為快。不少讀者也因此而獲益。

「翻譯研究」、「林以亮論翻譯」皆屬專人專著，兩位作者，其文學涵養之精博與譯事經驗之豐富，我們無第二句話。但兩書毗列相較之下，不免略有軒輊之分。一篇文章成稿，印成鉛字，而後展諸「睽睽衆目」之前，作者之用心與不用心，自當一目瞭然。一本書付梓行世之後，就不只是「放下了心上的一塊石頭」。非但要接受時間的篩淘，更免不了讀者即時的「挑剔」。大體而言，「翻譯研究」用心較重，有清朗的意旨與明暢的系統，可謂「成一家之言」。一論翻譯」一書就其內容，應該算是選輯而成的，難免有「雜感」之嫌。讓人感覺：作者應該還有極多的餘力把這本書弄得更完善、更週密。

「翻譯的藝術」則大半採自一九六九年二月香港

中文大學舉辦之「翻譯問題研討會」的重要論文——林以亮那篇「翻譯的理論與實踐」也收在他自己書裏——以及二十年來散見於海內外各報刊有關翻譯的文章。大有要把廿二個皮鞋匠湊成一個諸葛亮的味道。翻譯一事，存乎一心，原本見仁見智，可說家家都有自己的經可唸，但希望能互相「參」出個「果」來。

不過，三本翻譯經雖以思果「翻譯的研究」比較適用。我却不贊成有心翻譯的人，剛起步便去讀這本書。如果經過一段自我摸索，至少也要有點實際翻譯經驗，而後再來與人切磋，我想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古鼓）

食蚌得珠

談「綺羅堆裏埋神劍」•葉洪生著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天下圖書公司出版

文章寫了，就是要給人家看的。要是無法見諸報刊雜誌，就要輯印成書。至於文章寫得是否够水準，一網兜收式的選集是否顯得蕪雜，都是另外的問題。

出書，就該要有這種爲達「文章」公諸「天下」的目的，而不顧一切的精神。這是看葉洪生著「綺羅堆裏埋神劍」一書後，馬上可以發現的，該書的第一個特色。

第二個特色是全書中除去附錄之外，正文有八篇都是以前從未發表過的，約占正文篇幅百分之卅五強，若再加上只發表在作者原就讀學校的校刊上，因而一般讀者不一定有機會拜讀的五篇，上述的百分比數字更要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一反目前很多人先將文章發表，再行出書的「一鳴二吃」作風。

其實，造成第二個特色的原因也不盡然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還有顯然是部份文章「有意栽花花不發」的結果，這些原因與經過，以及其他文壇是非，都經原作者在那些篇章之末以案語或後記，說得十分明白。這些後記和案語放在一起，直可作袖珍本的「醜陋的編輯界」觀。一般文集實難見到，可算該書第三個特色。

由這些後記和案語又可以看出另外一件事，就是一般人總迷信寫評論文字的人，至少該有恢宏的氣度和修養的說法，其實是不確的。如若不信，請看封底

作者介紹中分明寫着「葉洪生……擅寫論評文章……」可爲明證，這樣以事實來修正傳統的錯誤觀念，也可算一大特色。

當然，內文也和後記等筆法相近，不過這可算不得是該書的特色，因爲這不過是承當年有人贈號「小瘋狗」專靠罵人起家的某作家而來，那種「風格」雖然有人說是「旁門左道」，總也自成「門道」，古語有云「海畔有逐臭之夫」，各人都有選擇「門道」的自由。而且一個人寫作成就之高低，固然要看學養，終究還受資質和才具的限制。再說「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讀者一定得明白這個道理，否則等於幻想那位專門「花呀草呀雲呀天呀水呀風呀」的暢銷小說女作家會寫出一部稍具文學價值的書來一樣，無異是「痴人說夢」。

不過說到文字與立論均佳的文章，該書裏倒不但有，而且爲數達六篇之多，那就是在該書中收爲附錄的，遼耀東、羅龍治（二篇），金恒煒、孫同勳、何懷碩等人論武俠小說的諸篇。一部文集中能收到這樣精彩的附錄，令人有好像吃蚌時，發現殼內竟藏着一顆珍珠般的驚喜，也真是出版史上少見的，不可不

列為該書的特色之一，而細讀這幾篇文章，原來都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當年武俠小說論戰中的佳作，這六篇附錄等於是給「人間」副刊編了個「人間武俠小說論戰文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才在八月廿五日「人間」副刊上看到「綺羅堆裏埋神劍」的代序「神劍吟」？（何夢石）



• 贈閱

只要寫一張明信片到：臺北市玉成街一五五巷七號「出版與讀書雜誌社」，您就會收到一份最新出版的「出版與讀書」特刊。

「遠東」與「遠景」

本社代購書業務只以書評書目雜誌每期刊登之代購書目為限。
同業批購書評書目雜誌，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東書報社（臺北市博愛路四十二號，電話三六四八七二）洽詢。
同業批購書評書目出版社叢書，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景出版社（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一五五巷七號，臺北郵局三六一一〇五號信箱，電話：七六三八五四）洽詢。

琦君著

烟愁

散文集

每冊25元，本訂刊戶八折
一般讀者，九折撥劃
社日書評書號 19274

信義書房漫話之四

海內外的檔案館

吳相湘

個人及公務文獻檔案，具有直接的特性和法律效用，是認識事實演變因果、判斷是非曲直的權威記錄，也是編纂各種圖書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料。因此，古今中外各國都注意保存檔案，並在一定時限以後公開讓大眾閱覽。

我曾在北平、南京、臺灣、華府、倫敦、東京、漢城、星洲各地的檔案館研讀，發現許多珍貴資料，解答若干問題。尤其外國檔案館的工作方法及服務態度更給予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我第一次走入北平紫禁城，參觀故宮博物院。莊嚴的殿陛、宏偉的宮室、精緻的陳設、珍貴的古玩，每一樣事物都使我驚奇，嘆為觀止。寧壽宮內一座高八尺寬厚六尺的立體玉彫大禹治水圖、慈禧太后御用衣飾用品、雍正帝硃批年羹堯奏摺、乾隆帝硃筆增刪「英國貢使來朝」上諭等文物，更引起我非常興趣。因為我在中學時代讀過「乾隆英使覲見記」、「慈禧外紀」以及甘鳳池、呂四娘的掌故和小說，如今居然看到了原始的歷史文獻。從此每逢周末假日，故宮博物院就是我去的地方。

民國二十五年春，先師孟心史（森）教授為撰「香妃考實」，命我前往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去檢尋有關史料

論在廷三大臣等同着朕奉兩宮
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拔藥壽祺奏恭
親王辦事徇情貪墨多務物議種種情形
等弊嗣此重情何以能辦公事查辦雖無
實據是出有因究係賄賂知事難以悉指
恭親王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放
以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着朕沖齡諸多
挾致往、諸始離間不可細問每日召見
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品此情形
以後何以能辦國事若不即早宣示朕歸
政之時何以能用人、改正嗣此種、重天
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寬大之恩恭親王
着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
准干預公事方是朕保全之意特諭

(藏院物博宮故) 論硃王親恭免罷書手筆親禧慈年四治同

。這是我第一次進入整理史料機關，並親手接觸到三百餘年前曾經「十全老人」、「古稀天子」乾隆帝硃批的文獻。當時文獻館是利用清朝宮庭房舍，陳設家具也都是前朝遺留，我坐在紫檀木製書桌前檢閱這些文件，尤其翻閱原供御覽的大黃綾本實錄（黃緞包袱）時，真有時光倒流到三百年

前中國極盛時代的感覺。雖然不敢有「大丈夫當如是也」的帝皇思想，無論如何，企盼三五年後能在這樣環境裏工作的念頭却油然而生。

民國二十六年夏，我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孟心史師命我到北大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擔任助理，傅孟真師命我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也是整理明清史料。因為內閣大庫檔案一部份撥給北大，一部份歸屬中央研究院。兩處工作性質相同，又都是業師命令；我不便有所選擇。最後歷史學系主任姚從吾師協調：我接受中央研究院的職位，但仍留居北大在孟心史師指導下工作。

不幸，七七事變發生，日本在盧

溝橋頭的炮火破壞了中國人的一切美好計劃。我個人的工作自然也不例外。

經過八年的苦戰，日本終於被迫無條件投降，我們開始從頭收拾舊山河。民國三十六年多，我重遊北平，欣見文化古都大體無恙，紫禁城景色如舊，玉質大禹治水圖和許多文獻，也陳列在寧壽宮裏，觸景生情，又使我有重溫舊夢的念頭。

民國三十七年春，姚從吾師應聘為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他老知我對整理檔案的興趣，向院長馬叔平（衡）師推薦聘我為編纂。是年九月，我自上海乘海輪到天津轉北平報到。全院同仁大多是北大學長，對我特別照顧，尤以在文獻館工作多年的單士魁學長給予指導最多——我因多年夢想成爲事實，好奇求知心非常旺盛，士魁更不厭其煩的詳細解答我的問題。

庚子軍務檔及莊親王奏摺

紫禁城原是明清帝皇朝會、辦事、居住所在。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後，清宣統帝沒有按照優待條件遷居頤和園，仍舊在宮庭內作小皇帝，並且繼續沿用宣統年號；但紫禁城却已被劃爲三部份了。

紫禁城前部的端門以迄午門，居天安門內，位於北平市中部，爲故都最大的建築物，民國七年七月，經教育部設立歷史博物館。端門以內的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原是禁城「外朝」的處所，早在民國三年即由內政部設立古物陳列所，將熱河避暑山莊及奉天盛京（遼寧瀋陽）故宮的古玩陳設運來展覽。而在保和殿後、乾清門前築一牆垣區分內外：宣統帝仍安居「內廷」，由紫禁城後門——神武門出入。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用兵力「逼宮」，宣統帝被迫移出紫禁城，取消帝號。六日，代理國務總理黃郛公佈：開放紫禁城宮庭備充國立博物院之用。民國十四年十月，故宮博物院成立。從此，這一具有五百餘年神秘意味的帝皇「三宮六院」遂公開於世。

故宮博物院分設古物、圖書、文獻三館，利用禁城內廷原有宮殿房屋作為陳列、展覽、收藏、辦公的處所。例如奉先殿、齋宮、毓慶宮及東六宮劃屬古物館，壽安宮、英華殿各處劃屬圖書館，寧壽宮各宮殿劃屬文獻館。這些宮室大多數都有歷史上的價值，今闢作陳列展覽，光線及其他設備雖不符合現代博物館的標準，却容易引發參觀人的思古幽情，置身其間有時光倒流「參與」的感覺。我對於故宮博物院特別喜愛原因在此。如今臺北市外雙溪中山博物院一切設備現代化，故宮文物陳列其中，我總有不調和的感覺。同樣的：我對美國各大博物院及倫敦大英博物院也有此感，而巴黎郊外凡爾塞宮內部空空如也，祇有使參觀人仰視天花板上的彩繪！也和故宮博物院的情調大異其趣。

民國三十七年秋，我在故宮文獻館工作時，研究室即清宣統朝攝政王治事之所：也就是四合院南部的三開間房屋，深秋初冬時際已掛上墊棉門簾，室內家具全是紫檀木製，坐在大師椅上檢閱若干原供御覽的密件，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何況就史源學觀點這些文獻正是第一手原料！

故宮原是明清兩代帝皇的「家」，經歷五百餘年，各處宮室堆置累積的文物繁多，從來沒有詳細清冊，更未曾做過點查工作，太監利用機會偷竊事件常見記載。宣統帝在民國初年居留宮禁時，古物被竊更時有所聞。故宮博物院成立後，院長易培基及秘書長李宗侗等就利用這一片糊塗帳而監守自盜，成為喧騰中外的「故宮盜寶案」。幸而他們注重珍貴的古物及圖書，對於文獻館的文物還沒有措意。

民國二十二年夏，故宮重要藏品避寇南運上海南京保存，其中也有若干文獻史料，但北平宮中存留仍數量衆多，文獻館同仁一方面積極進行分類編製卡片，同時又在各處堆積物品中陸續發現許多重要文件。抗戰八年中工作未曾停頓，因此，民國三十七年秋我到文獻館時大飽眼福。

我在戰前曾撰「咸豐辛酉政變紀要」，記述一八六〇年慈禧奪取政權的經過，現在身在「寶山」更企圖多發掘「老佛爺」的最高秘密。在文獻館同仁熱心協助下，我終於看到了一些密件——慈禧自取得最高統治權後，為掩飾本身的乖誤，經常傳旨將有關諭旨奏摺自「起居注」中撤除，就是不要留下歷史記錄。但負責起居注

的官員並不將這些諭摺銷燬，而是另立一檔以便查考。例如義和團亂是慈禧一生最大錯誤，清德宗（光緒帝）實錄本紀中都祇有簡單記載；今幸文獻館同仁在宮中發現「庚子軍務檔」一冊，其中抄輯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歲即西曆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日以後各種有關義和團的諭旨，正是「實錄」諸書所不載，更是中外記述義和團事件所不詳甚至以訛傳訛的。例如是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廷發佈對世界各國宣戰詔書，是慈禧荒謬絕倫的重大措施，當時無人能諫阻，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以後，慈禧才被迫低頭，且下令撤除有關義和團諭旨，但中外書刊以訛傳訛，莫衷一是。民國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刊行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於此「宣戰詔」比對各家記載後，自以為其書所引錄的「較為忠實」。然而我以「庚子軍務檔」所載「宣戰詔」相互校對，兩者之間至少有八處重要差異。足見清宮檔冊原始記載比較坊間書籍內容要符合事實真相。至於重要事件發生時日，「庚子軍務檔」可以糾正諸書錯誤的地方甚多。何況，在這一「庚子軍務檔」以外還有更多的原始密摺，如今也陸續發現並經編目。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是依清宮舊例將「宮中檔」、「軍機處檔」、「內務府檔」等原屬「內廷」文件存放寧壽宮附近辦公處，也就是我每日「二進宮」辦公的地方，隨時可查閱。至於原屬「外朝」即內閣處理的文件仍存內閣，北大學長單士魁兄在那裏主持整理工作，我也曾經前往查閱目錄卡片，發現一份非常重要文獻，即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欽命統率義和團王大臣」莊親王載勛咨內閣公文，粘附六月初四日上奏經慈禧御覽的布置義和團大概情形摺，其中有云：「伏思義和團之興，雖由神道，實出輿情。奴才等受命統率……惟有因民之所欲，寓以兵法部勒之……現集之團計有數萬之衆，刻經設法拊循，幸均就範，當飭該團等隨同官兵，先行剿滅住京洋館，一俟洋館肅清後，再由奴才等妥籌良策，奏明辦理」。這是慈禧命令步軍統領莊親王載勛統率義和團隨同官軍攻擊北京城內各國公使館的原始官方文件，幸而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沒有被洋人發現搜獲，否則，要脅的條款更要苛刻！

我曾經拿這一文件和有關各書比對：許多書籍不祇不知莊親王奉懿旨攻擊各國使館的事，甚至對「欽命統

率義和團王大臣」職稱也記載錯誤。至於載勛擬訂統率義和團四條更不是行世諸書所能「知道了」！

這一例證說明：原始檔案遠比一般書籍接近事實真相，更能表露一般書籍所不詳的事實——自故宮博物院刊行「史料旬刊」、「文獻叢編」公開宮中若干檔案後，史學家已可將清朝官私書籍中若干有關記載加以糾正並且重寫，雍正帝即位的秘密也被揭穿了。但眾多的檔案仍有待學人發掘研究。

老佛爺手詔錯字連篇

近一百二十年來，是中國外患內憂最亟的時際，更是歷史大轉變的重要關頭。不幸，慈禧太后却手握政柄四十七年，她不僅沒有近代知識，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所知甚少，而予智予雄，充分發揮頑固守舊自私殘酷的專制政治的特色，自然難以面對空前的大變局。同治四年三月（西曆一八六五年四月）罷黜恭親王奕訢（名畫家溥儒的祖父）一切差使，不准他與聞政事。從此，慈禧許多變本加厲的錯誤措施更層出不窮。

我早自同治帝師傅翁同龢日記得知：慈禧罷黜恭親王詔是親筆手寫，向軍機大臣等宣佈時曾說：「詔旨中多有別字及辭句不通者，汝等為潤飾之」。而「史料旬刊」、「文獻叢編」却沒有刊載過原文。「是不是已被慈禧撕毀了呢」？我心中時常有這一疑問。但當我在文獻館工作時竟出乎意料地發現了這一詔旨原件，是用硃筆寫在宣紙上，內容確如翁同龢日記所記載「有別字及辭句不通」的地方（附圖）。由這一手筆，「老佛爺」的學識如何？世人今有原始資料可作論斷了。（世上流傳慈禧御筆都是文學侍從之臣代筆，她的山水畫也是繆素筠奶奶代筆）。

由於這一手詔的發現，我更努力追尋老佛爺的秘密。民國三十七年多，北平局勢變化，我被迫南下。獲得故宮文獻館駐守南京倉庫的歐陽道達學長的格外協助，在時局緊張中仍允許我尋查存放南京的宮中密檔，又有許多重要發現，使拙撰「晚清宮庭實紀」內容更加充實。

當我在北平故宮尋找慈禧秘密時，更希望能發現與德菱女士「清宮二年記」及卡爾女士「慈禧寫照記」諸書有關資料。很幸運的我居然看到御膳房檔案！

「清宮二年記」誇說宮廷晚宴每餐多至一百餘品，但就膳檔看來却沒有這樣多。德菱女士又說光緒帝遭虐待，飲食多腐壞不堪入口。然而御膳房却有專檔記載：光緒帝嗜愛火腿！慈禧日常用膳最多不過十餘品，年節大宴包括水果蜜餞點心共計九十九品。因為「九」在數字中是最大的，中國習俗所謂九九添籌九如吉祥等都是此意。超過九祇是零的增加了。德菱女士記載實在是耳代目的妄語。今鈔錄一八六〇年慈禧掌握政權後第一次壽宴菜單如下，以見一斑：火鍋二品：羊肉炖豆腐、爐鴨炖白菜。大碗菜四品：燕窩（福）字鍋燒鴨子、燕窩（壽）字鍋燒鴨子、燕窩（萬）字紅白鴨子、燕窩（年）字十錦攪絲。中碗菜四品：燕窩肥鷄絲、溜鮮蝦、膾鴨腰、三鮮鴿蛋。碟菜六品：燕窩炒燻鷄絲、肉絲炒翅子、口蘑炒鷄片、溜野鴨丸子、果子醬、碎溜鷄。片盤二品：掛爐鴨子、掛爐豬。餗餗四品：白糖油糕壽意、苜蓿糕壽意、五福捧壽桃、百壽桃。銀碟小菜四品：燕窩鴨條湯、鷄絲麵、老米膳、果子粥。如今一百一十餘年過去了，中國飲膳菜色的「名」「實」仍多與這菜單大同小異。這大概就是固守傳統的一例證（就膳檔知：乾隆帝也愛吃紅白鴨子，又乾隆帝御用金匙松石紐共重二兩三錢。慈禧御用金匙重三兩，她的豪奢超過古稀天子）。

慈禧太后究竟是女性，不如乾隆帝一樣嗜好野生物，即青蛙（乾隆朝膳檔作櫻桃肉）也未見供奉，但她講究衣飾却更勝於乾隆帝，我曾看見她親手繪製衣料花紋及色彩圖樣交江南兩織造製辦。

古稀天子的衣食

故宮文獻館已發現並經整理的御膳房檔及四執事庫「穿戴檔」等，最早的時代是清乾隆朝，還沒有看到康熙雍正兩代的。我大體綜合乾隆朝膳檔發現這位「古稀天子」對蘇州飲膳點心頗有特別嗜好，蘇州廚師張東官

尤被恩寵。他做的「豆豉炒豆腐」、「糖醋櫻桃肉」（蛙腿）尤爲帝所喜愛。我推測這一嗜好的由來，似乎不是「下江南」在當地品嚐而引起，最大可能的原因是康熙朝以來宮中就流行蘇州膳品。這一推測是根據以下文證：（一）宮中有蘇州織造及江寧織造經常供奉蘇州膳品的奏摺，其中若干已刊佈在「文獻叢編」。我還看到宮中有更多的奏摺未及發表。這兩處織造自康熙朝以來，即由曹李兩姓擔任。曹姓是康熙帝幼年乳母家，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正是他家後裔，李姓與曹姓是姻親。這兩家人幾代擔任織造，爲皇帝製辦日常衣飾用品之餘，更經常供奉江南名產食品。（二）乾隆朝纂四庫全書時，曹寅撰「飲膳正要」也被採輯。這和御膳房特有「蘇造檔」，正是表裏輝映，相得益彰。在膳房檔冊中更有長蘆鹽政等供奉蘇州廚師或呈進蘇州茶點的記載，都是迎合乾隆帝嗜好。乾隆帝甚至壽登九十仍愛食蘇州點心，如豬油到口酥、豬油酥燒餅、豬油澄沙餡酥餃子等油脂食品，可見他的胃口至老不衰。我由這些文獻進而了解紅樓夢中再三提及「南邊來的糟小菜」意旨所在，我曾撰「故宮檔案中所見曹雪芹先世事蹟」。

二 三百年來若干私人筆記中常說皇帝御膳房浮報膳食費用，如鷄蛋一枚三兩云云。意思是說當值太監以皇帝不知民間事情及物價，可以乘機浮報。就我看到膳房檔冊，事實完全不符。因一切都有規定，不容浮浪。御膳每日需用柴一五〇〇斤、炭二四〇斤、豬肉十四斤、肥鴨子一隻、肥鷄一隻、豬油一斤，新粳米三升、黃老米三升六合、大黃米小黃米各三合、高麗江米三升、白豇豆一升二合、碗豆折六合、芝蔴二合、白麵六斤二兩、粳米麵二斤、白糖一斤九兩五錢、蜂蜜三兩、香油二斤二兩、鷄蛋二十個——以今看來這實在不算浮浪，燃料數量較多，是必需二十四小時準備，才能隨時侍應。膳檔又記載：乾隆帝用膳時對特別喜嗜的剩餘菜點常囑「留着晚晌用」！更是不浪費的反證。

我從膳檔中發現：乾隆帝自回回女子（即世傳「香妃」）入宮後，特別尊重她的習俗，即時常賞賜豬肉以外的菜點給她。同時，我又自四執事庫「穿戴」檔中發現乾隆帝傳旨准「香妃」仍著回回朝服。「穿戴」檔及膳檔更記載「香妃」多次隨帝赴熱河。我應用這許多文證撰成「乾隆帝與香妃」，鄭重否認世俗訛傳「香妃」

經常以劍護身以及自刎謬說。我並且看到郎世寧精繪「武列行圍圖」，正描繪乾隆帝與「香妃」在熱河並轡狩獵情景。這些原始記錄證明世間流行的書籍繡壁虛構，「盡信書不如無書」，這又是一例證。

我自「穿戴」檔知道乾隆帝對衣飾的顏色花樣尺寸都非常講究。他的秋季常用袍前身長四尺一寸五分，後身四尺二寸五分。他傳旨：「現穿袍短些！前後身俱放一寸」。但翌年按新尺寸縫製夏季單紗袍，他又傳旨：「袍長了些，着去五分」。後來又傳旨：「袍上領子小些！到家裏着皇后放樣。巡幸褂抬肩轉身最小，也要放樣」——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帝穿油綠寧絨面黑狐肱袍，傳旨：「顏色綠些」！又傳旨：「現穿青緞面烏雲豹褂花不勻」！

四執事庫當值的都是太監，他們奉旨後記檔都用口語白話，上錄諸例可見一般。又如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裏邊總管王成傳旨：「養心後殿東暖閣現掛藕荷色春袖面月白裏白袷帳一架，旨意：怪糙舊了！總管王成隨口奏：經過年代多了。奉旨：「着另做新帳架一架！再帳子雖然舊了，他們收的也草」！這些生動的記載，是文人學士執筆的「起居注」「實錄」中絕難看到的。由於這些檔冊的留存世間，充份顯露宮庭禮儀固然嚴肅，日常生活却富於人情味。乾隆帝的確是國史上空前絕後的「古稀天子」，他的日常生活應可代表一般。當時我曾有利用這許多檔冊撰述「清代帝后衣食住行」一書，並配用有關彩色照片，作為故宮博物院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刊之一（預訂民國四十四年出版）。不幸時局突變，這一計劃也付之流水。

我在故宮文獻館工作不過三月，就被迫離平南下。在這一「寶山」停留時間，實在很短，幸而工作同仁熱心協助，使我事半功倍，不祇看到許多珍貴史料，解答多年疑問，更重要的是我實際認識：近代檔案也就是第一手原始史料如是繁多，故宮「文獻叢編」等已刊佈的不過祇是經過選擇的萬分之一。這一「萬分之一」已刊佈的史料，或多或少可提供一些事實真相，但究竟難免拾人牙慧之譏。因這些都是經過文獻叢編主編人的選擇後才公開刊佈，這和研究者自己在成堆的原始檔卷中披沙揀金細心尋覓的收穫是大不相同的。從此，我對檔案館的注意更甚於圖書館。

國父倫敦蒙難檔案

早在對日抗戰以前，我在北平撰述一八六〇年慈禧奪取政權史事時，發現關係書刊中有英國擬擁恭王爲帝的記載，後來又看到清光緒朝英國支持清廷若干人物的說法，就企盼有一天能到英國去尋找有關檔卷及史料。由於這一意願，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六月，我應邀赴美國洛杉磯參加一國際學術會議，啓行以前，就決定回程時在倫敦小住，以便閱讀英國外交檔案。經過「自由中國協會」函介、英國外務部的同意，是年十月三日我就進入英國公共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達到多年的意願。

英國公共檔案館收藏十一世紀以來中央政府及英格蘭、威爾斯法庭文件，也保存了一七〇七年以來大不列顛、一八〇一年以至今日聯合王國的所有文件。一九五九年十月，我第一次去研讀時，他們的規定是自當年上溯五十年以前所有檔案文件都開放供公眾閱覽，也就是我當時可以借閱到一九〇九年的英國檔案。但一九七三年九月我再度去英國公共檔案館時，發現自一九七二年一月起他們已將檔案公開時限作進一步的縮短，即自「五十年以前」改作「三十年前」，並且將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檔案中重要部份都予以公開，比較「三十年前」時限還要縮短了。同時，外交檔案中的重要部份資料且已攝成顯微影片，並編製索引（*Index to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foreign office*）公開印行。研究人員如果沒有機會去倫敦，在本地圖書館也可能讀這些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購有一部份）。

很顯明的：我國故宮保藏明清兩朝檔案的最早時月，大約十七世紀初，比較英國現存最早檔案要遲四五百。更重要的是自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以來，我國檔案大部份已經殘缺，甚至關係重要的外交檔冊也是如此。多年不斷的戰禍，以及人謀的不臧，是形成這一現象的主因。當我在英國公共檔案館時內心實在很慚愧。

• 21 •
我在英國公共檔案館裏最重要的收穫，是閱讀 國父倫敦蒙難（一八九六年）的原始關係文件。

倫敦蒙難是中山先生生平第一大事，由於這一事件，他的姓名才開始為世人所知，一八九七年，他手撰「倫敦蒙難記」英文本刊行，世人更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運動，日本朝野且因為這一冊書，而決定和中山先生交往——倫敦蒙難事件主要關鍵是：中山先生是祇一次偶然與滿清使館官吏相遇，而被誘拐入使館？還是自動兩次前往清使館，而被發現遭扣押？「倫敦蒙難記」是堅持前一說法，清吏刊行筆記却提出後一說法。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羅家倫在北平故宮博物院發現部份資料，沒有比證其他史料即撰刊「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却加強清吏的說法。但我細閱英國檔案後確知：英國內務部司法部當時即曾就中山先生自述與清使館參贊馬格里的說詞詳細比較勘證，結論是「孫先生的說法是真實的」（Having found Sun truthful on material points）。反之，馬格里所謂孫逸仙曾經兩次赴清使館的說法，就現有證據來判斷是不確實的，何況馬格里自己於此就曾有三次不同而前後矛盾的說詞。英國司法部律師又明白指陳：馬格里說孫逸仙「並未受到囚犯待遇」，一定有些遲疑不安！因為除了沒有穿着囚犯的衣服及有食物供應以外，其餘一切監禁人犯的条件都已具備了。「假若如馬格里說，由這些事實看來，孫逸仙並未受到囚犯的待遇，那我祇好說：語言的意義，對於他和對大多數人是完全不同的」。

中山先生經英國朝野營救，重獲自由以後，英國報紙幾一致的譴責滿清使館這種違反國際公法的行爲。英國外相且命令駐北京公使致照會給滿清政府：「沒有一個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內能容忍這種行爲」；「如果這種行爲重演，將證明必須利用任何可能需要的辦法來釋放囚犯，並使負責此項監禁行爲的人員儘速離開」。事實真相因此更明顯確定。

滿清駐英使館在清廷命令之下，祇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違反國際公法且侵犯人權以後，又力圖掩飾錯誤，他們向清廷的一切報告，固然可說是原始文件，但內涵的真實性却經不起考驗：中山先生撰「倫敦蒙難記」刊佈於前，倫敦外交檔案又公開於後，一經相互參考稽證，清吏文件的顛倒是非掩飾錯誤的原形畢露。這是當今世界交通便利，各國檔案又提早公開對人類的最大貢獻：任何人胡作妄爲都是無法逃過歷史的鏡子映照。

的！

英國檔案既證明清吏的胡作妄爲，同樣的：帝俄時期檔案公開以後，一八九六年夏李鴻章在莫斯科商談中俄密約及中東鐵路建築合同時，他的兒子李經方接受俄人賄金，一八九八年俄國租借旅順大連時送賄金給清廷大臣張蔭桓等等醜事也都揭露。但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一八五八年璦琿條約、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條約等談判詳細記錄却迄今沒有公開。

日本外交軍事檔案已被攝影公開

自日本無條件投降，盟軍占領扶桑三島，美國務院與國會圖書館爲使世人認識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經過，特將日本外務省及軍部檔案製成顯微影片，供各國學人研究，並刊行目錄二冊，便利檢查：① *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868-1945*。② *Checklist of Microfilm Reproductions of Selected Archives of the Japanese Army, Navy,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1868-1945*。

一九六〇年夏，我重遊日本，居留二月有半，研讀上述這些原始檔案是主要目的，因爲閱讀顯微影片頗費目力，且臺灣沒有購藏，既到達東京，自然以檢閱原件爲佳；同時，我更希望了解是否還有未經攝製影片的檔案——當我在東京震關外務省新廈與其文書課負責人會談後，我慶幸不虛此行：上述「目錄①」原注「遺失」(Missing)各檔今已發現若干，其中有「目錄①」第九頁註明遺失的「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 (革命黨關係)：一八九七——一九〇〇年」三卷，我急申請調閱。中山先生早期革命活動因此獲得原始記錄了。

中山先生自倫敦出險，並在大英博物院圖書室閱讀約九個月後，一八九七年七月乘輪離英經加拿大東歸，八月十六日到達日本橫濱。日本外務省從此才有關於中國革命黨活動的專檔。其中一九〇〇年部份特別重要，

因當時中國正有義和團之亂，中山先生奔走各地，力圖保全民族元氣。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自新加坡經西貢到香港。原有與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在香港會晤的意圖。香港總督且擬不顧五年不准孫登陸的禁令讓孫李相聚，但被英國首相否決。因此，十七日，李鴻章自廣州乘輪到香港時，孫因處輪舟不能上岸。十八日，李離港北上，二十日，孫乘輪赴日本——這幾天的事實，是參閱英國和日本外交檔案才知道的，中山先生自述和中英日文已刊書刊都沒有記載。由這一事例可知原始檔案在史學研究上的價值遠超過一般圖書，而也具體證明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必須參閱外國檔案。

事實上：不祇上述這一事例，即中山先生初次蒞臨臺灣時日，如果沒有日本外交檔案的記載，也就人云亦云莫衷一是。例如黃純青說約在一九〇〇年九月，黃啓瑞則確言是一九〇〇年九月二日。但我根據上述日本外交檔案才確知中山先生初次蒞臨臺灣是在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神戶乘輪到基隆旋即轉往臺北。這次來臺目的在策應惠川起義行動，不幸日本政局變化，原來計劃不能實行。是年十一月十日中山先生因變名「吳仲」自基隆赴日本。

中山先生在來臺灣以前曾有上海之行，原計配合自立軍行動，也不幸失敗。是年九月一日離上海赴日本，在船上發現自立國會會長容闈也同舟共濟，兩人聚談甚久。這一發現使我幾年以後在美國閱讀容闈史料時，有更多了解。

我在日本防衛廳研修所戰史室閱讀的史料，一部份是戰時原始檔卷，一部份是戰後有關作戰人員手寫回想錄等。日本軍部許多檔案在戰敗投降後多已焚燬，「戰史室」收存原始檔件不多的原因在此。這裏不能說是日本軍部檔案館，但我能進入其中閱讀——並且是中國學人到這裏來閱讀的第一人，加以幾位日本軍官知悉我會任湖南戰區擔任編集戰史工作，都曾和我討論對證雙方見聞，這些心得對我撰述「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很有幫助。

日本本土外交軍事檔案既被盟軍攝影，原被日本統治的韓國文獻也隨着國土重光而公開。一九六〇年夏，

我曾在漢城閱讀過，當時是收藏在京城國立大學中央圖書館中，歷時數百年的「奎章閣」橫匾也仍存在。在這些資料中有十九世紀末葉「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與各國來往文件原檔，例如其中與中國往返文書起自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八月。另有「日信」「英信」「俄信」「美信」等。可惜祇有少數是光緒二十年四月以後的，各冊文號頁碼不相連貫，時間自然也不相銜接，這是什麼原因無法確知。又大韓民國國史館保存有「駐韓日本公使館紀錄」（一八九四至一九一〇年）照片，是日本投降以前，韓籍職員申奭鎬冒險秘密收藏的。其中有日人與袁世凱往返書信若干。這兩宗重要檔案是研究甲午戰爭以前袁世凱在韓言行的原始記錄，非常珍貴，是中英文有關袁世凱書籍從來不知的新資料。

美國國家檔案館便利學人研究

美國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雄偉的建築、豐富的收藏，和美國會圖書館相互對峙，是訪美學人常遊之地。兩者性質儘管不同：檔案館保存美國獨立建國以來的一切原始文獻檔案，圖書館網羅全球官私出版品；但兩者都是美國人甚至全世界的知識寶庫却毫無疑問。

美國國家檔案館正廳陳列二百年前獨立運動的若干原始文件，並有壁畫顯示當時會議及戰爭情景，任何人都可進入參觀。如果要閱讀某些檔案就需要申請一張「研究人員識別證」(Researches Identification)。但手續很簡便，美國人祇須出示任何身份識別證，外國人出示護照，填具一份申請書寫明調閱檔案類別，不到一分鐘就可拿到識別證進入研究室。這比較英國公共檔案館發給閱覽證 (Reader's Ticket) 需要學術機關、大學或大使館正式介紹信大不相同，也就是簡便多多。但不論美英發給的識別證或閱覽證都不需貼相片，至於證卡使用時間：美國國家檔案館是一年，英公共檔案局是三年，到期後如繼續需要研讀，憑舊證即可換發新證。一九七三年九月，我持英國公共檔案局一九五九年九月發給早已逾時效的閱覽證前往換發新證，手續簡便，祇

按舊證上姓名填寫在新證上，並有「有效時限」欄蓋上「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日戳，就升堂入室了。這比較臺灣僅有的一二史料庫主持人不知世界大勢：有關各國檔案都已開放，我國「抱殘守缺」，不讓學人研究，惟有自食「歷史上缺席裁判」的惡果——十餘年來，我曾多次撰文提出這一問題，當局者始終不注意，如今殘酷事實已很顯明了。

美國國家檔案館職員對外來研究人員的熱誠協助，尤使人感動。我為了解中山先生幾次訪美行蹤，調閱有關檔卷，大約不到二十分鐘，兩位職員即推來二層書架輪車的資料，都是關係一八九〇年以後中國人進入美國的。我檢閱後發現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的資料，服務人員就為我用電話詢問各部門，結果要我親自入庫去查尋。因此我得有機會看到美國檔案庫隨時演進的情況，例如當今檔案館圖書館目錄卡片屜都是容納一張卡片，但在這檔案庫內有一種相當五屜衣櫃那樣大小的置放卡片的抽屜，女職員告訴我：這是若干年前的式樣。

我知曉中山先生慣用的英文簽名是 Sun Yat-sen，但若干英文書仍按姓氏放在最後排列，美國檔案館內就有幾張卡片是如此，但為數不多，我懷疑有關中山先生文件不應如是之少，猜想可能是編目人將 Sen 看作姓氏了。在檔案庫檢查果然在 Sen 發現一些有關卡片，這自然是不同時期不同編目人員而產生的歧異。而我所以有此靈機轉動是由於下述一教訓：胡適博士的常用英文署名也是 Hu Shih。有一次他自美國回臺北時為著不打擾友好去迎接，在訂購飛機票時就按洋人習慣寫作 Shih Hu，旅客名單自然也是如此。但若干友好及新聞記者自有關方面打聽到這一行程，屆時都前往機場候駕。但一看旅客名單卻沒有「胡適」祇有「石虎」！大家都不免猶疑。而不久胡先生却笑嘻嘻的走出來了——後來，我在謁見胡先生談史學方法時，偶然談到這件事，胡先生說：我們的頭腦過份僵化了！尋找事實真相、認識事實演變，應該從多方面去觀察，作各種不同的推測，不能硬抱着過去的習慣喲！

美國國家檔案館整理編排中美關係文件的分類法也隨時在改進，對一八四三年至一九〇六年資料，按「機關」區分編列，例如「駐華公使館對國務院報告」、「國務院對駐華使館指示」，駐中國各地領事館報告又分

廈門領館（一八四四年至一九〇六年）、上海領館（一八四七年至一九〇六年）等。而南京領館（一九〇二—一四）、瀋陽領館（一九〇四—一六）至二十世紀初才有報告存檔。

一九〇六年八月十四日，美國務院開始採取以事件主題 (Subject) 為分類標準，原檔在一定時期移交國家檔案館後，自然也跟着改變分類方法了。

美國國家檔案館已將許多檔案攝製顯微影片，供給各地研究學人，例如「國務院有關中美政治關係檔案：1910—1929」、「國務院有關中國與他國關係檔案：1910—1929」、「國務院有關中國內政檔案：1910—1929」。

事實上：美國國家檔案館已公開的檔案時限，早已超過上述各例的「卅年代」，即美國務院刊行的中美外交關係文獻也已刊佈至一九四七年。顯微影片包含時限之所以落後，可能是要攝製的文件太多，不能專注於中美關係，何況有志研究中美關係人士可以到檔案館去閱讀原檔。甚至特殊事件急需了解背景，更可允許有地位的學人利用最近五年的檔案以便撰成專書行世。

一年以來，「書評書目」月刊有幾篇討論「版權」問題的文章，很引起我的興趣，因我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曾看到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美駐華公使館上國務院報告，陳述商務印書館翻印美國出版歐美歷史書籍，並剪陳商務印書館刊登的廣告，但美國要求保護版權的要求並沒有成功。中國政府根據一九〇三年中美商約第十一條規定：中國同意保護「凡專備為中國人民所用之書籍地圖印件在中國境內專利權十年（自註冊之日為始），一律不准照樣翻印外，其餘均不得享此版權之利益」。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商務印書館譯印「漢英雙解韋氏大學字典」，被美國書商在上海租界會審公堂提出訴訟，也沒有成功。商務印書館的辯護律師說：美國自獨立建國起，至一八九一年對於外人版權，並未加以保護，英國也是一八八六年才開始保護外人版權。日本在一八九九年加入萬國版權同盟，一九〇六年，日本與美國締結保護著作權條約。可見任何國家在著作不多，工商業不發達的時期都不與外國訂立保護著作權的條約。

近十餘年，臺灣書商翻印美國書籍唱片更變本加厲，許多翻印書且出口往美國，嚴重損害美國著作人權益，引起美國國會的責難，甚至影響美國援華問題，因此才有臺灣影印西文書不准出口的規定。可見這一有關美國書籍版權的交涉，始終是中美兩國間一項尚未解決的問題。而臺灣書商仍舊可以逍遙自在大獲利益，甚至更進一步翻印本國出版書籍，這就顯然違法了。

美國國家檔案館曾印行若干最具歷史性的文獻，以供一般參觀者的購藏。一九四五年德國日本先後簽署的無條件投降文件即其中之一。

上面說過日本外交軍部檔案都被美國攝影公開，這是當時由美軍代表盟國占領東瀛，事權統一，不像德國甚至柏林分別被美英蘇俄三國軍隊占領，德國政府的檔案也因此被三國分別占有運回華府倫敦莫斯科，並擇要英譯刊行，拙撰「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中就曾運用這些英譯德國文檔。

我曾在新加坡任教三年，當地國家圖書館收藏有英國統治星馬的海峽殖民地政府檔案，我曾閱讀若干，發現有關中山先生的史料，也看到英國人爲撲滅瘧疾等病害，研究各地蚊蟲，其中有關臺灣蚊蟲四百餘種的報告，很引起我的興趣。同時，新加坡政府爲便利處理勞工問題，特許一位美國學人研讀最近檔案，正如美國檔案館一樣。可見當今之世，無論大國小邦不僅注重保存檔案，更充分提供研究機會給學人，使他們能發揮「由了解過去以認識現在」的精神，促進自己國家以及人類文化的進步。

看過若干有關國家檔案館的內容、管理方法、服務態度以後，對於自己國內一二史料庫「抱殘守缺」「深固閉藏」「拒人千里之外」的腐化作風對國家的惡劣影響，實在憂心忡忡。

故國神遊

第一集・定價45元

故國神遊

第二集・定價55元

華振之著・書評書目叢書之3及之10

「故國神遊」第二集，篇幅，紙張，版式，均與第一集相同，二集介紹山川名勝，遍及陝、甘、晉、魯、蘇、浙、皖、贛、湘、鄂、閩、川諸省，有長安古蹟，有西湖風光。談山，則有天臺、雁蕩、普陀、龍虎、五臺、黃山及東山之雄；論水，則有洞庭秋水煙波浩渺之勝，娓娓道來，引人入勝！

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直接函購九折，書評書目訂戶八折，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亮軒書簡

讀了第十八期的「夏志清書簡」之後，有些話不得不說。

我的疑惑是從夏先生對琦君的散文討論而來，一共有四點。

一、夏先生推崇琦君，說她的散文跟李後主、李清照是同一傳統。二李以詞傳世，琦君以散文享名，一定要比，就該先說明詞與現代散文的關係。這是一個大題目，我沒見人做過文章，也想不出其中道理。夏先生說「詞的篇幅太小，意象也較籠統，不能像一篇散文這樣可以暢表真情。」這話似是而非，因為文學作品能否「暢表真情」，不在於作者選擇了什麼形式，而取決於他是否能充分駕馭他選擇的形式。二李能用詞來暢表真情，李杜能用詩暢表真情，琦君則用散文，如此而已。

二、夏先生說第一流的散文家，一定要有超人的記憶力。「一定」跟「超人」二詞用得太大。其實記憶力超人的散文家有幾位？他們只是以「職業性的感應力」記下來他們要記的東西，跟棋士記棋譜，裁縫記身材尺寸，地質學家記山勢，都是同一個道理，毫不稀奇。

要緊的該是那一顆「散文心靈」。

三、夏先生很不喜歡朱自清五四時期的散文，他認為除了「背影」，其他的都令人肉麻，遠不及琦君。琦君的散文素質是另一個問題，扯上了朱自清，就顯得籠統武斷。

朱自清的散文已經被收在國中課本裏，足證其價值是已經被肯定了的。肯定的結論當然可以推翻，但不能只說：「讀後令人肉麻」跟「『背影』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就算了。這種翻案結論應在翻案文章以後再下才是。我翻了翻朱自清的散文，發現雕琢之痕是有的，像「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盼望着，盼望着，……」「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漣漣了。」之類。但我不覺有何肉麻，就那麼寫，放在那個地方，也沒什麼不妥。還有我不知道夏先生說的散文包不包括遊記隨筆（像「朱自清全集」中的分類）？就是「散文」，像「阿河」、「說揚州」、「兒女」等也讓夏先生覺得肉麻嗎？也許夏先生只指「五四時期」，那我又想知道五四時期的起迄界限何在。

四、夏先生說琦君的散文有好多應該傳世，卻沒舉出，是很可惜的。如果僅因臨時倉促而不及詳列理由，我倒是可以了解。

我跟國內外許多文學學生一樣，一向佩服夏先生在文學上的見解，每有所遇，輒必誦之再三。也正因此，夏先生一字一句的影響力更可觀，所以不得不以春秋褒貶的嚴格尺度，期諸夏先生，自信不算過份。

里奧·李昂尼

簡 宛

兒童文學作家簡介之二

每次看李昂尼的作品，我都先欣賞那一幅幅色彩鮮明、生動活潑的水彩畫，從他的畫中，已讀出了故事的主題，然後再細細欣賞他的故事內容。他的作品充滿了童稚和想像，他的畫更帶着一片祥和安寧之氣，也許是我個人對他的偏愛，他的十多本著作我不僅讀遍，而且百看不厭。

李昂尼生於阿姆斯特丹，今年已經六十四歲了。從小就喜愛繪畫，童年的歲月，幾乎全消磨在歐洲各大博物館及畫廊，十二歲以後，常常跟隨父母遊歷歐洲名勝古跡，早年的經歷加上他的天賦，奠定了他藝術生涯的良好基礎，在他擁有的許多個頭銜之中，「兒童文學作家」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但是却是他至今樂此不疲的「嗜好」之一。

李昂尼的教育皆在歐洲完成，一九三九年他離開義大利移民美國，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五這十年之間，他開了不少個展，也開始了兒童文學的著作，他的第一部作品，「小藍和小黃」——(*Little Blue and Little Yellow*)一出版就不同凡響，直至一九六〇年，他的「小毛毛蟲」(*Inch by Inch*)獲選為紐約時報所選出的最佳兒童讀物之後，李昂尼之名已是無人不曉了。

李昂尼作品的特色是文字簡潔、富有哲理，圖畫鮮明，不管他用蠟筆、水彩，都有獨特風格，小孩子看了一種感受，大人看了又是另一種境界，曾有人問他是否他的作品中含蘊了些淡淡的愁懷？（異鄉人的落寞？他原籍義國後歸化美國），他不置可否的回答說：「所有的藝術作品，不管線條多簡單，總是含有更深於表面的另一含義的。」

下面簡介幾本他的代表作，也許您也會領略到李昂尼在童話世界裏更深一層的境界。

1 小藍和小黃 (Little Blue and Little Yellow 1959年 Astor Honor 出版 \$4.50)

小藍和小黃是兩個不同的顏色，可是却是一對好朋友，有一天他們玩得很高興，歡樂的握手擁抱，却使他們兩人化爲一體變成了一個綠色（藍色＋黃色＝綠色）一起去爬山，探險，可是回來後，小藍的父母不認得他們了——你這綠色的小東西是誰呀？小黃的父母也不肯承認他們了——我的兒子是黃色的，經過了波折，他們才恢復原來面目，又快樂的玩在一起了，他的父母也瞭解了，原來藍色和黃色相混會成綠色，願意試試嗎？小朋友。

2 小毛毛蟲 (又名「一寸蟲」) (Inch by Inch

1960年 Astor Honor 出版 \$4.50)

饑餓的知更鳥，看到了翠綠柔軟的小毛蟲，正想一口吃下，小毛蟲求援的說，他是有用的蟲，他可以當量尺用，量一切長度，（他身長正好一寸）於是倖免於死，他量了紅鶴的長頸子，量了大嘴鳥的尖嘴，量了蒼鷺的長腿，帝雉的尾巴及蜂雀，但是當夜鶯要他量他的歌聲時，他怔住了，歌怎麼量呢？終於他用



他的智慧，當夜鶯高歌時，一寸寸地逃遁而去了。此書主要的是給當前兒童所寫，介紹各種鳥的特徵，入選一九六〇年十大兒童佳作。

3 小黑魚 (Swimmy) 1963年 Partheon 出版 \$3.95)

Swimmy 是小黑魚的名字，由於他的父母及兄弟姐妹皆為紅色，他的黑，使他顯得格格不入，有一天，他們在水裏遊戲時，突然來了一條大魚，他一口吞沒了小黑魚全家，幸好他游得快，倖免於難，小黑魚目睹此事非常難過，倖倖的逃走了，他游過了水底海面，見到了許多奇石怪草，在另一岸邊，他又發現到一羣和他父母兄弟相似的小紅魚在遊戲，他高興的游過去，「你們爲什麼不到深處去玩玩呢，水底的風景真好看呀！」他問那些和他一般渺小的魚。

「我們不能游太遠，大魚會吃我們的」小魚傷心的說：

「我有一個辦法，讓我們一起排起來像一條大魚，我是黑色，正好成了你們的眼睛」。

大家都贊成，於是像一條大紅魚一樣，小黑魚正好佔在眼睛部位，他們一起遊遍了大海，再也不怕大魚來吃了。

積少成多，團結就是力量，像小黑魚那樣的弱小民族，如沒有急智，沒有他的求生之道，豈不早被大魚吞噬？

此書得一九六四年克得克提名爲佳作，並得德國最佳少年讀物獎，也是時報雜誌最佳年度兒童讀物。

4 費得力克 (Frederick) 1966年 Pantheon 出版 \$3.95)

當所有的小老鼠們正忙於收集食物過冬時，只有費得力克坐在一旁沉思，當大家問他爲何不動時，他說他正在收集陽光準備在寒冷的冬天給大家一些溫暖，因爲冬天太蒼白了。他一直不斷的收集許多東西，如語言、顏色、聲音，果然當冬天來了之後，在小老鼠們飽食存糧而無所事事之時，費得力克用他的想像力，描述璀璨的陽光，用他的口才，朗誦着四季之歌……小老鼠們閉着眼睛，讓費得力克帶有詩意的語言，美化了他們的心

境。冬天，再也不沉寂冗長了。

有人天生是力行者，有人天生是想像家，勞心與勞力各有其職，如果能彼此欣賞合作，各盡所能，肉體與精神生活才能和諧，我想李昂尼寫此書的用意即在此。此書已攝成影片，並且在電視上播出，深受孩子們喜愛。

5 小蝌蚪和鯉魚 (*Fish is Fish* 1970年 Pantheon 出版 \$3.95)

小蝌蚪和鯉魚是對好朋友，但是當蝌蚪變成了青蛙之後，他跳上了岸，欣賞着陸地的景色，他回到水裏描述着所見所聞給小鯉魚聽，激起了小鯉魚想上陸地的慾望，想像着陸地上的種種，終於忍不住躍上岸邊，但是魚離開水却動彈不得，正在奄奄一息時，幸有青蛙跑來急救——把它放回水裏，小鯉魚從此得到教訓——青蛙就是青蛙，魚就是魚，每個人各有所屬，不應該爲了羨慕自己所沒有的，而差點斷送生命。

新式的寓言，現代的彩色，李昂尼的成功，在於他豐富的想像力和老少咸宜的哲理。

李昂尼的十多本著作中，都喜以小動物爲主角，尤其是小老鼠，他對動物有特別的愛心，像「西亞德與會說話的香蕈」(*Theodore and the Talking Mushroom*)以及「亞力山大及玩具鼠」(*Alexander and the Wind-up Mouse*)都是以弱小而善良的小老鼠爲主，且都富於發人深省的寓意。

李昂尼曾任財富雜誌藝術主編，美國美術學會主席，藝術學院教授等職，如今定居瑞士，常來往於美歐之間，有二子及二位孫子，生活非常美滿愉快。

一九七四、八月於伊州

書評書目出版社的四套叢書：

1 書評書目叢書

- | | | | |
|-----|---------|------|-----|
| 001 | 文學探索 | 林柏燕著 | 30元 |
| 002 | 冷血 | 楊月蓀譯 | 55元 |
| 003 | 故國神遊 | 華振之著 | 45元 |
| 004 | 尋找另一扇窗 | 呂秀蓮著 | 40元 |
| 005 | 一個讀書的故事 | 亮軒著 | 30元 |
| 006 | 葉歸何處 | 簡宛著 | 30元 |
| 007 | 新起的一代 | 殷允芃著 | 45元 |

8 企管叢書

- | | | | |
|-----|---------------|------|-----|
| 801 | 談經營管理 (三版) | 王永慶著 | 40元 |
| 802 | 新事業·新商品 (預約中) | 余阿勳譯 | 40元 |

9 書目叢書

- | | | | |
|-----|----------------------|----------|--|
| 901 | 兒童文學論著索引 (即將出版) | 馬景賢編 | |
| 902 | 二十年來的短篇小說選集編目 (即將出版) | 隱地·鄭明嫻合編 | |

008 美國衆生相 楊月蓀譯 35元

009 春心託杜鵑 (即將出版) 景翔譯

010 故國神遊 (第二集) 華振之著 55元

011 書衣 (書評書目雜誌社編) 20元

012 文學論集 (預約中) 姚一葦著 平 70元 精 100元

2 年度叢書

201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三版) 隱地編 35元

202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四版) 隱地編 50元

203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三版) 隱地編 35元

204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三版) 鄭明嫻編 40元

205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再版) 思兼編 30元

206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再版) 林柏燕編 50元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直接函購九折，書評書目雜誌訂戶八折，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帳戶

讀者訂購書評書目雜誌或書評書目出版社叢書，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辦理。同業批購書評書目雜誌，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東書報社（臺北市博愛路四十二號，電話三六四八七二）洽詢。

同業批購書評書目出版社叢書，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景出版社（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一五五巷七號，臺北郵局三六一—一〇五號信箱，電話七六三八五四）洽詢。

書評書目雜誌或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之書籍，如有缺頁、破損、倒裝煩請寄回更換。

長期訂戶變更地址，請在每月二十日前來信通知本刊。信中請註明姓名、舊地址和新地址，逾期請到原居住處收取。

在每月十日後，仍未收到本刊之訂戶，請電話臺北市（三三三七六三）或寫信告訴我們，謝謝。

本社代售業務只以書評書目雜誌每期刊登之代售書目為限。

紛爭的年代

李 昂

■ 葉石濤訪問記 ■

對葉先生最早的印象是人間副刊發表的「葫蘆巷春夢」，當時因為太小吧，並不很懂得當中那份心酸却又啼笑皆非的情趣。作這系列訪問，想找位年歲較長的省籍作家，才又突然想及這篇文章，自「人間選集」中翻出來重讀，又找到幾篇葉先生寫的評，在幾分崇敬與喜愛中，冒昧的向遠在高雄左營的葉先生提出訪問的請求，而葉先生很率真的在信中回說：

「您說要寫我的訪問記，我覺得很不敢當！不過，您既然有這種計劃，我很願意回答您提出的問題。」

信中的字方而略帶樸拙，甚至該說有些笨拙，再加上當中的語氣，我很感到一種溫暖的懇切，朋友林君與葉先生極熟稔，亦曾強調的提及「他的人就和他的字一樣」。

再次給我這種感覺是在葉先生第二封信。由於他稱呼我為先生，去信時我告訴他一些自己的大概情形。葉先生即回了一封信，開頭就說：

「我請您別生氣，這『先生』是對於作家和學者的敬稱，我套用一下罷了。」

可是我怎麼會生氣呢！

往後為要讀齊葉先生作品好作訪問，找朋友林君借他的書，林君聽到我將採取筆談，很不以為然，勸我南下一趟見葉先生。「他會請你在湖畔喝茶，並且你可以就更多方面，他的家庭、背景瞭解他。」林君如是說。



林君還略談到他爲人誠懇的態度，我本立意撇開許多雜事（甚至將到的一個考試）南下，但葉先生回信說不要那麼麻煩。我對筆談原心有好奇，總有種感覺，彷彿是兩個人間隔千山萬水，億萬洪荒，試著想拉起手建立一種認識，可是所能作的或只是無盡的猜測，是否正確恐怕都得到下個地球的世紀再分曉，無寧是很有幾分戲劇意味。再加上這種形式在我系列訪問中沒有多少機會，又實在抽不開身，仍決定還是作筆談。

要一個拿慣筆的作家，以文字來回答問題大概會比語言來得成功，尤其作家親自來寫關於自己，當中一定有許多不是由訪問者記錄可作到的獨特之處，這次筆談可說在我系列訪問中最好的試驗。

終於葉先生的答覆來了，我很高興與我們畢竟不是隔著億萬年歲，而喊叫的却只是徒然。人與人間關聯的建立，或不是那麼困難的吧！

由葉先生的答覆中，我以為雖然不曾見面，但對他有了概括的瞭解，我希望讀者也會有從自身作出發點對葉先生的一份瞭解，也許與我全然不同，也許十分相似呢！而葉先生的答覆，可以說自成一體，爲了尊重，我也不將問題插入其中，僅將它置於最前，對讀者或還是有幫助。

A、時代·背景

- 一、您所處民國初期其時的臺灣，是否有什麼特殊原因（個人、家庭背景，亦或社會因素），使您想要創作？
- 二、您最初以日文寫作，就當時是個被統治者，却得以統治國的語文寫作，能否請您談談其時的心情，以及在選材上是否受到限制、題材範圍大概如何？

三、現在對那段時期創作，有何評價，對您整個寫作生涯有否影響？

四、臺灣光復，對作爲一個作家與臺灣人，有何意義？

五、光復後，以中文創作，遭到那類的困難？您以怎樣情形來訓練文字，

此技巧方法是否可以同爲現在初學寫作者的借鏡？

六、什麼是促成日據時代和光復後臺灣文藝上的最大鴻溝？

七、大陸來臺作家，在當時文壇上是否造成怎樣風潮與影響？臺籍作家又作了怎樣反應？

八、光復後試圖覓回自己的民族文化，您主要以大陸文化或臺灣鄉土爲依歸？

九、您曾言我們「始終無法產生够格稱爲偉大的，足以留傳後世的，民族精神磅礴的巨構」，能否請就所以如此的背景因素仔細談談？

十、您亦從事作家評論，能否就您瞭解的當前作家，大略談談這二十幾年來，臺灣創作上的方向動態，以及是否學西方或日本文學的明顯影響？

您提出來的問題既廣泛亦復深入，要是加以認真思索的話，恐怕寫幾百字的文章也無法答覆得清楚；而且觸及到我個人的生活以及整個臺灣作家的去向問題，真是一言難盡了。但我仍願意盡我所知，赤裸裸地回答您。

首先我應該表明我的立場：作爲一個臺灣人，我始終認爲我們在其餘時代到日據時代，一直都是被壓迫，被欺凌，被摧殘的一羣可憐蟲。其次，作爲一個作家，我們的職志在於寫出當前的情況，在這一點上，我以爲除去日據時代

的臺灣作家以外幾乎都繳了白卷。再其次，我以爲作爲知識份子裏的一份子，我們應該有堅強的思想性和使命感，作家的寫作方式也應以社會現實爲重了。

(一)我是民國十四年生的；這一年國父逝世。我稍微懂得世事的時代，是民國三十年前後；而這時正是七七事變展開不久的時候。從七七事變到日本投降，臺灣光復，我一直在戰鼓箝聲中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所以我並非民國初期的人，我是現代人；同德國作家海英利希·碧爾那個時代的人呼吸了幾乎一樣的氣息而生長的。我也曾經當過「日本帝國

軍人」，所以我很瞭解替爾所描寫的戰爭後遺症的心理創傷。

我的家庭是府城（即臺南古都）赫赫有名的舊家之一；一個典型的臺灣地主家庭；是大家族制度的，靠收佃租過活的。這種生活仍然拖着紅樓夢的影子，所以我很能瞭解巴金等一些三十年代作家所寫的東西。但是我的家庭是極端保守的，似乎和臺灣舊地主階級在日據時代展開的啓蒙運動——即文化協會的政治運動扯不上任何關係。我們墨守舊慣，不參與政治，既不和日本人妥協亦不和臺灣民族運動有所聯繫。不過，我想，我的父親一代的人並非對民族運動

毫無關心的，就只是正如日本天才作家太宰治的口頭禪一樣：「臉上裝着快樂，心裏藏着苦惱」無可奈何地打發日子罷了。儘管這樣的一個家庭並不特別地擁有文化氣息，但和同時代大多數三餐不繼的窮苦人民比較而言，的確擁有較多的文化傳統的薰染。

我不知不覺地走上作家之路，也許這是因素之一。以現時臺灣作家而言，除去楊青矗較接近工人階級之外，其餘作家幾乎都是來於中產階級；這也許是臺灣作家的作品始終未能獲得廣大讀者支持的緣故。雖然日據時代的作家也幾乎是舊地主階級的出身；如賴和、楊遠、吳濁流、張文環、張深切、呂赫若、龍瑛宗、楊雲萍、黃得時等無一例外，但究竟他們是在異族統治下身歷慘酷統治的，意識形態上同一般讀者很接近，而且也頗能了解廣大人羣的喜怒哀樂。自然他們的作品和一般大眾的切身利益有息息相關的地方。

從臺灣新文學運動開展以來，我們擁有幾達半個世紀的文學史，但所有作家幾乎都屬於有產階級；因為這些階級才能接受較好的教育和文化陶冶的關係；但同時也是這種階級的本質限囿了作家的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始終無法產生一位偉大的作家。有一天，當我們的作家從各階層裏輩出的時候，才是真正的文字能够開花結菓的時代。

我從小就有做作家的念頭；爲什麼我有這種願望，我同您一樣搞不清楚。以生理來說，作家似乎都是荷爾蒙分泌過多的人；如昂克魯·薩克遜式騎士的海明威。以心理來說，作家幾乎都是患了躁鬱症和有分裂性格傾向的人；如陀思妥也夫斯基。海明威自己曾經說過他是有很多舉丸的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

分裂症性格，從「白痴」一書明顯地可以看出來。

儘管如此，一個人爲什麼成爲作家，只能做個案研究，無法一概而論。

我爲什麼妄想做作家，正是天曉得！只好套句日本話，說是「天譴」吧！上天降下來的懲罰吧。

我如果現時是一個木匠或泥水匠，靠手藝過活不知多快樂！啊啊！真無可奈何！一個人幹活兒、吃飽，睡覺，簡簡單單地過活多好！

(二)當我六歲的時候，父母把我送到府城武廟旁一位前清秀才的私塾去接受教育。直到八歲進入日人所設的公學校（臺人所唸的小學）唸書爲止，我大約唸了兩年的祖國語文教育，當然從三字經開始讀的，不過讀到什麼程度，我已不復記得。大約那個時候，臺灣的風俗習慣似乎是如此；私塾裏的學生年齡參差不一，有青年、有少年以及像我這樣的幼孩。

從八歲開始到長大成人，我一直生活在日本語文裏；說一句笑話，也許我在夢囈裏所說的話也是日語呢！我的父母現今將八十歲，他們都受過日本小學教育，儘管在家裏從不說一句日本話，但顯然聽得懂我們兄弟姊妹所說的日本話，但從不加以制止我們講日本話。不過在家庭裏非談鋒觸及到非講日本話不可的話題，否則我們大都是用本地話交談。

我並不以爲我的日本話是出類拔萃的，其實我那時代的青年所講的日本話都比日本人好，至少顯得沒有遜色。

因此，用日本語文寫小說並非困難的事；像鍾肇政，他還會寫日本人也覺得棘手的書信語體「候文」呢！我在中學三年級開始寫小說，起初是模仿一些

舊俄作家的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最後是一些法國作家；如當時頗流行的紀德，或史丹達爾。第一篇小說題名爲「媽祖祭」，投稿於張文環所主編的「臺灣文學」，雖然入選爲佳作，但未蒙刊登。第二篇叫做「鄭成功」是獨白體的小說，這一次投稿給日人西川滿所主編的「文藝臺灣」，但仍未能獲得刊登。不過由於西川滿是早稻田大學法國文學系畢業的唯美派詩人，很注重異國情調（exoticism），所以我的小說中某種鄉土色彩強烈的情節喚起了他的興趣吧，下一篇小說「林君寄來的信」遂能够獲得青睞被登出來。這是我寫的小

說第一次印成黑字。不過這篇小說是模仿法國作家都德的「磨房書札」中的一短篇寫的；還脫不了習作的範疇；這時我大概十八歲前後，快要畢業於臺南一中了。恰巧那時西川滿需要一個助理編輯；所以我一畢業就到臺北西川滿的「文藝臺灣社」去工作。不久，我又寫了一篇小說「春怨」，這一次當然很順利的登出來。當時，前後約請了兩位日本作家給臺灣作家的小說來一個評論；頭一個高見順把我的小說「林君寄來的信」完全加以默殺（不理會也）不加評論；第二個評論家窪川鶴次郎倒給我的小說「春怨」多少寫了幾句頗中聽的話，使我

覺得很高興。窪川鶴次郎作為作家的名氣遠不如他的太太窪川稻子；這和現今曾野綾子的名氣比她先生三浦朱門來得響亮的情形一樣。

我的這幾篇小說都是一、二萬字的短篇。儘管有濃厚的鄉土色彩，但却是浪漫的、耽美的；既沒有政治性亦沒有抵抗精神存在，所以倒也沒惹起什麼問題出來。當時的臺灣正加速推行皇民化運動，因此日本人的箝制言論是相當厲害的；但臺灣作家仍絞盡腦汁地在作品裏面表現抵抗精神，如楊達的許多作品裏仍可以看出他的批判精神。如吳濁流偷偷地寫「亞洲的孤兒」，想盡辦法把稿子藏起來。這種箝制言論對日本作家也並不例外。有一位女作家坂口禰子寫了一篇小說「時計草」，刊登在「臺灣文字」，這中篇小說除去小說開頭的第一頁和最後七行以外全是空白。大約有七十五頁之長都被臺灣總督府的檢閱機關刪除了。所以如果您買了這一本雜誌真是倒霉！等於買了一本筆記簿一樣。這時期的我的小說談不上有任何風格；不過在摸索中，我終於確立了寫實主義的觀點，摒棄浪漫和耽美的傾向，之後我一直走的是這條路線。至於什麼叫做寫實主義，這是非常麻煩的論題，我就省略不談了。

(四) 臺灣光復給我們帶來了新局面；我們由衷的高興回到祖國的懷抱。我們猶如一羣天真無邪的孩子企求母親的撫愛一樣，滿懷喜悅地接受祖國的一切文物制度。但是由日文到國文，由異國人重新做為一中個人，以及其他社會的與生活的種種細節，在這一段過渡與適應期間，省籍作家歷經苦思，也獲取了寶貴的寫作題材。

這種過渡時期的動盪發生於戰後世界各國，並非臺灣特有的。但我們昧於

知悉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又不諳戰後各國的社會情況，終於產生了不少副作用。現今臺灣社會中的部份不和諧因素，也有來自光復後這一段時期的。

作爲一個作家，在這苦悶的日子裏，沒有歡樂的青春時代（二十歲左右）

，我倒得到了不少的收穫。大約過了一、兩年之後我就能用蹩腳的中文寫作了；作品倒是不少，我在新生報的「橋」副刊以及中華日報的「海風」發表了甚多作品；至於寫得對還是錯，我自己倒莫名其妙，全不曉得。現今也一樣，我寫的中文作品，自己倒也看不出文章裏所含的 *nuance*，這是實話。有一次瘴弦先生退了我的稿子，把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我才曉得我的文章真是糟得離了譜。再有一次，我應約替「自由談」寫了篇小說（齋堂傳奇），林懷民看了我的稿子也氣昏了。啊！啊！真是作孽！因此，我很懷疑我所寫的作品裏有幾許才是我寫的了，大半是編者先生的斧正所賜的吧？

在這時期裏另外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我幾乎讀遍了所有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本來我在日據時代也用日文讀過了不少中國的小說；除去「金瓶梅」以外，差不多的古典都讀過了，甚至魯迅和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等的作品也看過。這時，能夠有系統地把五四以後的作品統統品嚐一番，才真正瞭解原來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比我們臺灣人更深刻！

由於臺灣新文學是在五四的刺激下開展的，所以臺灣作家一直承繼下來三十年代的作品風格。我以為唯有在臺灣作家的作品中才能找到這一脈繼承下來的抵抗精神。臺灣禁止閱讀三十年代的作品，使年輕一代的作家陷入空虛和徬徨，失去了支持作品的精神風土。不過，這空虛和廢墟也產生了一些好的作品；

如林懷民的「安德烈·紀德的冬天」，如七等生的小說，如您的「婚禮」。

我以為鍾鐵民的「送行的人」，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以及楊青矗的「工等五等」，王拓、司徒門等的小說裏可以看到臺灣新文學富於寫實主義的精神。他們這些人壓根兒就不認識前輩作家的作品；那麼，在他們的作品裏所看到的醇厚的臺灣風土氣息是從那兒來的呢？這只好說是他們的血液裏原本有這種東西存在，或者生活環境所造成的吧？

現今的年輕作家逐漸轉向有「社會意識」的風格；如林懷民的「辭鄉」是這種

嘗試，您的「人間世」亦復如此；但是這種嘗試與其說來自鄉土活生生的現實，倒不如說來自美國的刺激。我素來對昂克魯·薩克遜系統英、美的小說不感覺興趣，但對於美國文學中根深蒂固的寫實風格，倒有一些好感；如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柯德威爾的「煙草路」以及福克納的「八月之光」。臺灣的年輕作家由美國文學中攝取了擬視現實的眼光真令人奇怪；這可能是臺灣作家的日文作品大都還沒譯成中文，無法承繼自己的文學遺產的關係的吧！因此，像令姊施叔青先生的一些作品陷入「觀念」的泥沼裏翻身不得，也不無原因的

吧！

過去有一段時間我在努力於闡釋鄉土精神的時候，似乎沒人加以理睬；以年輕作家而言，我充其量只不過是過去的亡靈了。但是，現今，這種趨勢似乎被扭轉過來，這是給我這樣一個老朽作家的最好禮物了。其實，我的評論立場離不開 Hippolyt Taine 在「英國文學史」裏所主張的見解；我以為闡釋一篇作品，必須由構成作品的三條件，種族、風土、時空入手；不可諱言，我也多少受「Sainte Beuve, Anatole France 等法國印象批評派的影響。一般地說，臺灣的年輕作家除去英、美文以外，無法接觸到歐洲、俄羅斯的文學，真令人遺憾。至於日本文學，我給的評價不高，我從不覺得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有什麼了不起之處；日本作家之中有些作品我倒是喜愛的；如芥川龍之介、太宰治、堀辰雄、石川淳，此外，我以為為之善可陳。

前面我已經提過，光復不到一年，我就用中文寫作了，從來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之處；由於我這糊里糊塗的想法，我無法打下語文的堅實基礎，特別是修辭方面，所以寫出來的東西實在慘不忍睹。將近五十歲的時候，我決心從頭來練習寫一些流暢簡潔的文章，所以寫成了「鬼月」「喪禮」「墓地風景」等短篇；當時楊青矗確實誇獎了我的文章進步不少；可惜這種努力曇花一現，後繼無力，現今又是另一番慘狀了。頂糟糕的是，當我想起某一種語句的時候，偏找不着中文，首先浮現腦際裏的是日文，其次是英文，再其次是破碎的法文等等……愈要找個妥切的單語，愈陷入一片混亂裏。因此，我認定，我這一輩子再也無法用漂亮的道地白話文寫出偉大作品出來了；如紅樓夢那樣。

而且除去康拉德(Joseph Conrad)以外，似乎也沒有一個作家是從人生中途，改用另一種語言寫作而獲得成功的。我很羨慕鍾肇政；他能够打從基礎把中文學好，而又能運用自如。我是一個懶鬼；我嗜好看書，却不愛寫作，若非不得已，我是不肯動筆的。不過，有時找到一些靈感非寫不可的時候又當別論，我會濫用成語瞎幹一番的，結果，當然只落得「三更半夜，醒起來槌胸嘆嗚」一番罷了。這對於妄想做作家的人，有些警惕作用的吧？

(六)戰前社會和戰後社會之間，有很多隔膜存在；這是世界各國的學者異口同聲地指摘的現象。故此，日本戰前派的知識份子戲呼戰後一代的年輕人為「新人類」；換言之，戰後人的思想、舉動，同戰前人有很大的差距，猶如舊石器時代的尼安達人和克洛馬尼央人一樣迥然相異；好比是人類的新種族出現了一樣。這不但是起因於社會生產制度的蛻變，跟着而來的是新世界觀、新性觀、新秩序、新道德等的樹立。戰前的臺灣知識份子，都是非不明，幾乎共同一致地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所以大多數有自我犧牲的崇高理想，亦不容易同現實妥協，自然也無暇顧及一己的享受和幸福了。戰後一代的人拋棄了理想，失去了抵抗的意志，似乎更傾向於覓取一己的享受和幸福，故此，所謂理想主義幾乎不存在了。不過，我不認為戰前一代的思想模式是對的，我以為戰後人的合理主義應該加以推崇；但是否真的不需一種抵抗精神呢？我倒不敢苟同。

拿您的作品「人間世」中的性觀念和戰前作家的 Platonic love 式的男性女性觀念加以比較，這不是明明有很大的鴻溝存在嗎？尤其您說我的小說有「

地母式」的憧憬，這不是表明您和我之間，對性的觀念有很大的差異嗎？當然，我以為戰後人的性觀念較合理，但我仍懷念青春時代的 Platonic love 呢！那裏面有許多美妙的東西是現今年輕人無法瞭解，而且嗤之以鼻的。戰前的一些 moral 雖不盡合理，但也有不小地方是合乎善良人性的。

以前我已經提過，除去中國的古典小說，尤其白話小說和三十年代的作家的小說以外，我幾乎沒受到任何來臺作家的影響。作品風格和思想、作品構成等，我不認為有什麼值得借鏡的地方；當然文字技巧又當別論。由於我幾乎沒具備用正確優

美的中文表達思想的能力，所以看到流暢簡明的文體，就身不由己的被吸引而讚嘆不已。譬如余光中的散文詩，朱西寧和司馬中原初期的走三十年代作品路線的小說，以及白先勇、林海音、張愛玲等人的一些富於多彩感覺的文章。此外，如一些名不經傳的作家，如臺灣日報副刊主編徐秉鉞的小說，已死去的劉非烈的作品等。一般地說，大陸來臺作家較活潑，容易跟着時代潮流跑，應變能力較強。大陸來臺作家的作品風格富於陰柔性，少陽剛性。我最討厭看散文，我幾乎沒有好好地讀完過一篇散文。中國的散文同英、美和日本的隨筆在本質上

似乎有一段距離。不過，如洪炎秋寫富於機智的散文和顏元叔的一些豪傑派的哄笑散文，又當別論了。

(V) 我想，無所謂大陸樣式和臺灣樣式吧。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是在五四運動所催生而開展的。一開始就是中國文學的一環。儘管在日本人的統治下，臺灣作家不得不以日文寫作，亦多少受到日本作家的影響；但臺灣作家從日本作家學到的東西，與其說是日本源氏物語以來，日本傳統的唯美主義，倒不如說是透過日本作家學習世界上弱小民族的一些創作理論和創作方式。根本精神在於發揚民族文化，以抵抗日本人的思想控制。所以臺灣文學始終是和大陸文學並肩作戰的，並非孤立地發展下來。儘管臺灣作家由於風土和歷史的不同，而具有大陸作家所沒有的資質，但那也不是有別於中國文化的東西。大陸來臺作家由於本土的巨變，不得不放棄五、四以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文學傳統，以至於徬徨、徘徊，無所依循，但臺灣作家身上沒有這中絕的現象。可以說三十年代的文學潮流，一直由臺灣作家所承繼的了。雖然不可避免地有些歐美文學思想的導入，在臺灣年輕作家的作品引起了變貌，但隨着時代的開展，年輕一代的作家總會回頭過來接受民族文學的傳統的。您是不是感覺到這一點？您是不是有一股禁不住的意欲，促使您回來重新確認鄉土的可貴？否則，您為什麼要寫有關鹿港的文章？林懷民出國以前不是也寫了「辭鄉」嗎？像黃春明和楊青矗一開始就從鄉土出發，前者採取知識份子的高姿勢，後者採取工人的低姿勢，儘管如此，他們兩個都是幸運的人。其餘的年輕作家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還得摸索一段時期，以確立自己的創作風格。既然，三十年代作

家的作品被禁讀，那麼他們可以讀到的是臺灣作家的一些作品了：如楊逵的「送報快」，張深切、賴和、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吳濁流、鍾理和等人的作品了。他們的作品都有三十年代的風格，可惜日文作品多，還沒譯成中文的也不少，所以還得努力譯成中文，重新付梓，以廣流傳。這個工作應該是我這一代的作家責無旁貸的任務，可惜由於以往種種條件的限制，使得我們無從着手。

(+)當我寫了幾本小說和評論以後，我覺得我沒有什麼東西可寫了。一個作家到了一定年齡以後，無可避免地重覆自己以前的風格，再也沒有歌可以唱了。有些較認真的作家就自殺身亡；如海明威。有些作家硬着頭皮地寫下去，或投機取巧以欺騙自己，前者如柯德威爾和斯坦貝克，後者如諾曼·梅勒。唯有真正有天才的作家，才能突破種種障礙歌唱到死，而且越唱越响亮。我既沒有這種天才，又不敢厚顏無恥地寫下去，而且又擁有許多小人的小小快樂，還不想一死了之，所以只好變成一隻不歌哩的鳥了。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作家，已沒有什麼用處；精神未必老化了，但銳敏的感性已經死去，只好等待才華復活的一天到來，但這也許是自欺欺人的藉口罷了。

光復以後，所有日據時代的作家幾乎都停止歌唱，唯有我仍唱下去，這並非我特別卓越，而是光復時代我還年輕，只有二十歲左右，感性還沒有死去，多少還存有一點衝動的關係。

我這一代的作家，已經蓋棺論定的作家，恐怕是鍾理和一位罷了，他將有深遠的影響，他作為作家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已經確定了下來。至於鍾肇政，他還在不斷的寫，他將走到那裏去，我還不敢斷定。

現在，年輕作家的創作路線，漸漸靠近我們；我們希望他們從我們身上接受一些傳統的文學遺產，更希望他們接受歐美最新穎的文學思想，而熔於一爐，鑄成偉大的風格。但目前似乎看不見具有這樣實質的一位年輕作家。(下期續完)

昔日芳草

李寬宏

科技的噩夢 (The Domsday Book)

Gordon Rattray Taylor 著 王日隆譯

二〇六頁 售價三十八元

將軍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向神挑戰

日本每日新聞科學記者著 葉松齡譯

一八七頁 實價三十五元

文皇出版社

- 49 •
- 自然科學從來就是一個慷慨的聖誕老公公，我們要什麼，他就給什麼。汽車、電視、電腦、火箭，外加原子彈。這一兩百年來，他的確沒讓我們失望過。我們像任性的孩子，常常巴望着超過自己胃納的糖果。
- 後來有了「空氣污染」、「生態學」等等新鮮的名詞。我們開始覺得似乎那裏不對勁，似乎有點消化不良。這也不過是近十年的事吧。才出版的兩本書對這個微恙相當地敏感，一而再、再而三地又是勸告又是恫嚇，叫大家凡事要三思啦等等老套。也許有人會察納雅言從善如流，也許有人會認為小題大作聳人聽聞。

兩本書全是翻譯的——相當不幸的一件事。至少表示國內的科學界還沒有報憂不報喜的「好事之徒」。烏鴉固然晦氣又討厭，但有時被他「說」中個一兩次，我們也就吃不完兜着走啦。「科技的噩夢」，美國一個生態學家寫的。「向神挑戰」，日本的科學記者訪問世界著名的生命科學家後的紀錄。

兩本書全都沒有好臉色。照它們的看法，人類的未來相當悲慘。「噩夢」從生態學的觀點，討論我們對大自然的破壞。我們常爲了一時近利，而忘了以後的遠憂。比如說，埃及人在尼羅河上築水壩，造成一個巨大的人工湖，希望能夠水力發電和灌溉北非的沙漠地區。沒想到河水被阻後，水中傳染病菌隨溝渠到處飄流，使傳染病到處散播。又因爲河水被攔截，河裏的藻類和微生物不能流入地中海，魚類失去許多食物，因此繁殖量大減，使漁民受到很大的損失。而且此時尼羅河肥沃的淤泥不能沖入河谷的農田，河谷就需要化學肥料了。於是趕快建立化學肥料廠，肥料廠的電力就從水壩來！而且，蓋了水壩儲水後，使地殼受到重壓而滑動，結果是地震頻仍。這許多惡果，大概是建水壩之初所始料未及的吧。

目前世界人口已達四〇億，每分鐘還要出生一〇〇人。爲了求生存，我們不得不對大自然無止境地剝削。本來是良田的地方變成冒黑煙的工廠，本來是森林的地方變成喧囂的公路。砍伐樹木造成水土流失氧氣缺少的現象。土地也因溫度過高，細菌、蚯蚓無法生存而不能耕種。煙塵污染空氣，農藥污染作物，水銀污染魚類，石棉、鉛、鎘、放射性廢料在微風中、食物中、地下水、深海中散佈！這些都是工業發展後的副產品。大自然的平衡是極其微妙的，只要牽一髮就會動全身。有朝一日，我們會發見自己真是活在「噩夢」裏，終日忙着消毒土地、過濾空氣、濾清水源。「蒼穹」是已經幾十年不用的廢字，洗澡更是奢侈的典禮。餐餐以海藻果腹，兩極成爲新社區。日日我們躺在灰烟瀰漫的天空下，懷念往昔的藍天白雲紅花綠葉。

「噩夢」一書雖然有些地方過份誇張，有些數字也相當曖昧，但就大體而論，它的資料非常豐富，推測也很合理。書中所說的現象都是已經存在的，只是因爲平常點點滴滴，我們也就視而不見了。現在經過作者的彙總，再加上邏輯的演繹，我們不得不承認，科技的畸形發展，已對自然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爲了不使人類乘

坐的這艘太空船陷入險境，我們應該要迅速對策。生態學也許還只是一門時髦的學科，但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

在另一方面，科學對生命的探討，一向却都受到全然的接受和讚美。對於生命科學領域裏面的成就，我們從不追究它們可能的潛在危險。從發現 DNA 的雙螺旋結構起，合成基因、試管嬰兒的進展就開始充滿報紙的花邊新聞，也贏得我們熱烈的掌聲。但是讀了「挑戰」這本書後，我們不禁會開始擔憂和狐疑。「挑戰」所寫的並不是科學小說的題材，也不是什麼長程計劃，而是目前正在從事的實驗。注射荷爾蒙引起變性，用藥物控制情緒，記憶移植，長生不老的研究，基因的混合，夢的控制……這些以往為哲學家、神學家、心理學家所畢生苦思的謎題，如今都在精密的儀器面前緩緩舒展它們神秘的面貌。

愛因斯坦在想把量子力學與重力場論治為一爐失敗後，不禁嘆道：宇宙的神秘，有些確實是人類所永遠無法了解的啊。沒想到在另一方面，我們却已深入蠻荒。「挑戰」在訪問過每一位科學家後，都會輕輕地問：將來會不會……？它說話的音量沒有「噩夢」大，列舉的數字沒有「噩夢」多，態度也比較含蓄。但是我們仍然會悚然而驚，打一個冷戰。將來會不會有獨裁者把電腦與腦波收發機結合起來，控制全國人民的思想？會不會在實驗室中大量製造男孩以充實兵源？會不會用新合成的病原體作戰，引起全球性的疫癘？會不會在人死後馬上送進醫院解體，將健全的皮膚、骨骼、血液、肝臟、心臟分別貯存以備不時之需（其實蘇俄已有此醫院）？歐威爾與赫胥黎所預言的日子，似乎是漸漸地近了。

今年七月廿六日出版的 Science 雜誌，登了一篇由美國國立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贊助做研究的一羣分子生物學家的公開信，呼籲全世界的同行暫停某些有關活細胞及病毒的實驗，以便詳細探究它們在道德上可能的責任。這些實驗包括：

- 一、把一種細菌 (bacteria) 的基因導入另一種細菌，使後者對抗生素 (antibiotics) 產生抗力，或者使它能夠產生細菌毒素 (bacteria toxin)。

二、把病毒 (Viruses) 的基因導入細菌。

因為我們以前從未遭遇過這種「混合基因」的新細菌，身體對它們也就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萬一它們從實驗室中逃走而進入人體，將使全人類如一座不設防的城市，遭到空前的浩劫。

這是有史以來科學家基於道德上的理由，首次呼籲停止自己也正在從事的研究。相信唯有這種良知上的覺醒才能挽救我們於滅絕的邊緣。否則，依照人類的好奇與自私，整個世界將會變成他狂想的具象。地球上的大陸將可任意連接或分離，島嶼將可任意創造或消滅。改變金星、火星的氣候以適合人類居住；捕捉小行星到地球的軌道造成「太空新生地」。這些「巧奪天工」的大工程都可藉生命科學的結晶——「人造天才」的無比智慧而完成。有人相戀而雙方家長反對嗎？請進冷凍室，五百年後一覺醒來必成佳偶。有人心臟不好嗎？請換一個人造心臟。有人臨死又不甘心嗎？請把腦袋割下來，我們會幫你裝到一個年輕人的身體上。

科技的發展給了我們物質生活的舒適，和登陸月球的精神勝利，但也帶來自然環境的破壞。生命科學的突破將可預防遺傳性疾病，控制癌症，可是研究過程中的稍微分歧，也許就會把世界變成鬼魅魍魎的人間地獄。科學與道德之間該如何求得平衡？「噩夢」與「挑戰」不停地向我們質詢。事到如今，關在象牙塔內導式子，做實驗的研究者應該抬起頭來看看窗外的天色了。可是，噁舌的人道主義者，請不必因而就口誅筆伐科學家。因為他們常只是大機器中的小齒輪，統治者個人貪欲的犧牲品。也不必對科學鳴鼓而攻，以為昔日芳草已成蕭艾。一條繩子既可拯人於溺，也可勒死仇敵。壞的不是科學，而是人類本身。如果我們再不駐足長思，而一味地「向神挑戰」，結果很可能就是一場「科技的噩夢」。

一面古鏡的話

談停刊雜誌

四

現代詩詩刊與藍星詩刊

邱隆發

五十年代的初期，是台灣現代詩的萌芽時期，在這階段裏，「現代詩」、「藍星」、「創世紀」三個詩社所發行的詩刊，無疑的是培育「現代詩」種子的重要園地。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只剩下「創世紀」詩刊繼續在發行，「現代詩」與「藍星」一系列詩刊（先後發行六種詩刊）都已先後停刊了，本文所介紹的便是這些已停刊的詩刊。（「宜蘭青年」上的「藍星分刊」，筆者無緣過目只好從闕。）

現代詩

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一日創刊

民國五十三年二月一日停刊

共出四十五期

發行人：路逾 主編：紀弦

除了七卷自選詩集與教書外，「現代詩」詩刊可以說是紀弦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了。民國四十年秋，「現代詩」創刊以前，紀弦也曾主編過「詩誌」，這是臺灣最早的一本詩雜誌；當時自立晚報也有一個專門刊載新詩的專欄——「新詩週刊」。不過新詩引起讀者廣泛的注意還是在「現代詩」發行以後。而且「現代詩」這個名稱也是在「現代詩」詩刊發行後才被人如此稱呼的。

「現代詩」共發行了四十五期，從一到四十期都是三十二開的小本子，頁數從二十到四十頁不等；四十一到四十四期變為二十五開，頁數却只有八頁；四十五期又改為十六開。由於脫期之故，紀弦爲了使期數與年數相符，將廿二——廿四期三期合刊及廿七

——卅二期六期合刊。因此四十五期的「現代詩」，實際上只發行了三十八期。

民國四十二年春，紀弦創辦了「現代詩社」，「現代詩」刊也緊隨着詩社的成立而發行，紀弦對現代詩運的貢獻大約都和詩社的發展與詩刊的發行並生的。一至十二期（民國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冬），是紀弦提倡自由詩的階段，也就「詩形的革命」時期，他反對的是「藍星」詩人所寫的「豆腐乾派」的格律詩，強調「新詩」是「理性與知性的產品」。

第十三期的「現代詩」於民國四十五年二月一日出版，這是紀弦掀起「新詩的再革命」的第一章，意義重大而深遠。加入「現代派」的詩人有八十三人之多，至十四期出版時（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卅日出版）加盟者增至一百零二人。除了「藍星」、「創世紀」詩社的詩人外，當時臺灣的詩人幾乎都加盟了「現代派」，聲勢浩蕩盛大，至二十二期（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廿日出版），現代詩社人事調整（發行人路逾；社長林宗源；主編黃荷生）後，「現代派」便形同解散了。

第二十四期（民國四十九年六月一日出版）之後

，紀弦也察覺到現代詩有其偏差之處，因而改絃更張，重新提倡「自由詩」，至卅七期「現代詩」的封底裏正式刊出取消「現代派」的啓事，「現代派」便成爲歷史性的一個名詞了。

藍星週刊

民國四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創刊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廿九日停刊

共出二百一十一期

主編：覃子豪·余光中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繼「現代詩社」之後，一個新的詩社成立了。這便是不需要信條、社章，更不需要設置負責人或社長的沙龍式的「藍星詩社」。這個詩社最初的特色是先出「藍星詩叢」，而不辦刊物。六月間的一次聚餐時，「藍星」發起人之一覃子豪提出報告，說他已經向「公論報」洽妥，每週出版「藍星週刊」一次；當時的「藍星」同人就推覃子豪先行編輯。所以「藍星詩社」的正式與讀者見面，是在公論報上的「藍星週刊」。同時，由於便利投稿，當時

的社址也就暫設在編輯人的寓所。

「藍星週刊」共出二百一十一期，每期都刊在公論報的第六版，約佔半版。一至六〇期由覃子豪主編，六十一期以後，改由余光中主編。在「藍星週刊」二百期的慶祝會上還頒發了「藍星詩獎」給吳望堯、黃用、痲弦、羅門四人。

最後幾期的「藍星週刊」刊出不少余光中、夏菁和紀弦論戰的文章，由於余光中的出國留學，「藍星週刊」至二百一十一期就停刊了，論戰也就不了了之。

藍星詩選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創刊

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廿五日停刊

共出二期

發行人：瑩星 主編：覃子豪

四十六年的夏天，藍星同人在中和鄉夏菁家裏議定要辦一個季刊，由鍾鼎文、覃子豪、夏菁和余光中四人各編一期，後來由於覃子豪籌到一筆錢，因而演

成覃子豪一人獨編的局面。這個刊物的名稱就是「藍星詩選」，每兩月出版一輯：第一輯又稱作「獅子星座號」，第二輯又稱作「天鵝星座號」。一、二輯的封面分別印有獅子、天鵝的圖案。兩輯皆為四十八頁。內容包括理論、創作、翻譯詩論、譯詩、詩人介紹與特寫、國際詩壇動態等。

「獅子星座號」上，刊有覃子豪「新詩向往處去？」紀弦針對該文，在「現代詩」第十九期發表了「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反駁覃子豪的意見，「藍星」和「現代」詩社一場熱烈的論戰，便由此掀開了。「天鵝星座號」，又刊出了黃用「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及羅門「論詩的理性與抒情」兩篇詩論，此外，余光中也翻譯了史班德（Seapher Spender）的「現代主義的運動已經沉寂」一文，以反駁紀弦的文章。這兩輯詩選在論戰中扮演了第一次重要的角色，這點是關心現代詩運動的讀者應當注意的。

藍星詩頁

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創刊

民國五十四年六月十日停刊
共出六十三期

發行人：藍星詩社

主編：夏菁、覃子豪、余光中、

羅門、荅子、王憲陽

「藍星詩頁」是「藍星」一系列詩刊中，維持最久，水準極高，編排精緻的一份刊物。共發行六十三期，第五十五期後曾休刊八個月。編輯數度易手：自創刊號迄十二期由夏菁主編；十三期由覃子豪主編；十四期迄廿七期由余光中主編；廿八期迄四十五期由羅門荅子主編；四十六期迄五十七期再度由余光中主編；五十八期至六十三期則由王憲陽主編。

「藍星詩頁」為十六開的版面，每期通常四版，有時增至八版，它每期的篇幅雖然顯得相當迷你，可是加起來的總篇幅，却相當驚人。每期的內容除創作以外，尚有詩論、譯詩、詩的欣賞與批評以及詩訊等。其中的「詩訊」刊載當時詩壇的重要訊息，保存史蹟，彌足珍貴。

民國四十八年夏至四十九年夏，詩壇內外發生一

場大論戰，這份詩頁自十三期（四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出版）迄十九期（四十九年七月十日出版），每期除了在詩訊一欄中報導論戰的情形外，張健、吳宏一、望翎等亦爲文反駁言議的意見；紀弦也在余光中的力促下在「藍星詩頁」十八期上發表了一篇「表明我的立場」。

藍星季刊

民國五十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共出四期

發行人：藍星詩社 主編：覃子豪

覃子豪主編的「藍星季刊」，在寧缺勿濫的原則下，從民國五十年六月十五日，到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一年半時間內共出版了四期，幾乎是每隔半年纔出一期。

每期五、六十頁的內容包括大量的創作和譯詩，多方面的詩論翻譯、詩人特寫及國外詩壇動態。以一份新詩季刊而言，應當是足夠份量的。

創作之外，譯詩方面有法國的藍波詩抄、羅勃德斯詩抄、伊凡·戈爾詩選、阿瑪維斯特輯；德國的里爾克詩四首；美國的沙安堡詩鈔及傑佛斯詩選；印度的泰戈爾詩選；菲律賓詩選等。詩人特寫方面有里爾克與梵樂希、非詩人未惹、法國詩人藍波等。詩壇動態則有「今日法國詩壇之面貌」、「菲華現代詩運動」、「國際詩人二年會活動與概況」等。

從豐富而多樣性的內容，我們不難看出主編覃子豪先生的苦心經營。可惜的是，這份刊物也隨着覃子豪先生的過世而停刊了。

藍星年刊

民國五十三年詩人節創刊

民國六十年停刊

共出二期

發行人：藍星詩社

民國五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藍星」發起人之一覃子豪先生過世了。「藍星」的巨厦似乎斷了一根擎

柱，「藍星」同人爲了補救這根斷柱，首先恢復了「藍星詩頁」，同時，更進而籌劃一份大型的詩刊，以延續「藍星季刊」的生命。

「一九六四年藍星年刊」，無論在編排或內容上，都是够水準的。詩論方面有羅門的「現代詩創作的基本問題」；詩評方面有張健的「評藍菱的『露路』」；翻譯方面有西班牙、英國、匈牙利等國詩人的作品；詩創作方面則有夏菁、胡品清、吳宏一、高準、張健、葉珊、王淦、藍菱、韻玲、方莘、辛鬱、管管、曠中玉、帆影、王憲陽、李春生、王邴、洛夫、羅門及蓉子等人的作品。

「藍星年刊」出版以後，一九六五、一九六六：的年刊却一直不見推出，直到「一九七一藍星年刊」出版，其間和「創刊號」相隔已有七年之久了。

這本厚達一百廿十多頁的「藍星年刊」，編排在上並不遜於創刊號的「藍星年刊」，但是在內容的調度上則比不上創刊號的勻稱。蕭蕭「羅門的意象世界」、陳慧樺的「論羅門的技巧」及羅門爲自己作品答辯的「從批評過程中看讀者、批評者與作者」，三篇文章即佔去六十餘頁，本期似乎可以稱爲「羅門專號」了。

一九七四年的詩人節過去了，三年來又不見「藍星年刊」的出版，我們希望這份編排與內容俱佳的「藍星年刊」能够再呈現在讀者的眼前。

五個哪吒

明朝「封神演義」第十二回至十四回裏的哪吒，奚崧「封神榜裏的哪吒」，林懷民雲門舞集裏將舞出的「哪吒」，臺視「伐紂」裏的哪吒，張徹讓傅聲演出的「哪吒」！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娟編，其中收錄了奚崧「封神榜裏的哪吒」，林懷民就是根據這篇小說，編出了他即將公演的舞劇「哪吒」！

每冊40元。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陳香■

論金聖歎的批評方法

(三)

⑥關於江南采蓮曲

金聖歎學筆評書的時候，多半戴着有色眼鏡，所不同的，乃是度數深淺（色澤濃淡）的問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應爲其對漢樂府相和曲「江南」的「發前人所未發」之論。

他說：「陳隋間，有江南采蓮曲，是讚歎第七不動住菩薩，惜千年以來，人只作樂府誦法也。彼於第二句，先有田田字；田田者，千佛世界相，菩薩於道場中，不起於座，徧作佛事，卽非由此達彼之法，正是一切佛刹，曼塞一心耳。故下云魚戲蓮葉，東西南北，非是魚有游行宛轉繞彼蓮葉，蓋蓮葉圍繞，魚固不動，然而於十方面已無不到也。」又說：「江南采

蓮曲後半云：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此非一蓮葉在中央，而魚圍繞而戲之也。菩薩蓮葉，曼塞十方，七住聖魚，安住不動；心安住不動故，西有蓮葉，魚卽在東；東有蓮葉，魚倒在西；北有蓮葉，魚卽在南；南有蓮葉，魚正在北也。是菩薩魚，心安如海，於一時中，十方徧作佛事也。」（見唱經堂彙稿頁七六。聖歎雜篇：江南采蓮曲釋）

誰敢相信如此的「發前人所未發」，是金聖歎的「個儻高奇」？而這種「個儻高奇」，却明明只鑽「第七不動住菩薩」的牛角尖，誰又敢相信如此的「發前人所未發」，不是在故意歪曲？

此點，正可引作金聖歎批評方式不足取法的事例之五，理由是：指鹿爲馬，故意歪曲。

⑦關於釋小雅七篇

唱經堂彙稿聖歎外書中，載「釋小雅」七篇，卽：鹿鳴、四牡、斯干、無羊、采芣、黍苗、隰桑等。

金聖歎自己聲明說：「詩之微言奧義，都入易鈔，效小雅七篇，不過隨俗順解耳。」可惜「易鈔」無從詳觀，不知其伸論的是些什麼「微言奧義」。但是，細讀其所批評的小雅七篇，則誰都會認爲並非「隨俗順解」的。

因爲，一方面，金聖歎仍舊把握着「詩小傳」的解題與釋義，只是將朱熹之註全部勾銷而已。所以，與其相信他是「隨俗順解」，毋寧認定他正想更顯得出「領異標新」所在。何以故？在我們今日，任何人一古腦兒摒棄「朱註」，並無所謂；而在金聖歎當時，可就難免要招致荒謬或怪誕之譏了。

另一方面，金聖歎不僅能把握「詩小傳」的解題與釋義，而且還能據以作伸論的張本。這是其超人的聰明之處，也是其表現博洽的得當措施。惟以主觀往往過重，故難免每每又有巧恣之嫌。蓋由於「巧恣」

，所以，金聖歎便就會動輒以「想當然耳」，流爲肯定的「必然」、「確然」，而且信手下筆渲染。

釋小雅七篇，因爲始終偏側於「釋」，於是伸論亦就比評語爲多。例如「隰桑」，原詩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在朱子集註中，只釋：「此喜見君子之詩，辭意大概與善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

首章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次章反問謂那得不樂？三章狀愛之篤。四章言中心誠愛君子，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藏中心，蓋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惟金聖歎的伸論，則謂：「愛故願見，得見故樂。如第一章其樂如何，連自家想不出來。二章云何不樂，如正想不出，再反想，畢竟想不出來。三章德音孔膠，將君子之可樂，與己之樂君子，說到膠固不可別離；然亦只是覺得如此，至其所以然之故，到底原想不出來；若真要寫出來，也不難，只是心乎愛矣四

個字。雖然，要說也有甚說不出，却只是不要說出好。二句三句，欲吐還吞，無限作態，於是又另文終之曰：何日忘之。愛故須見，既見只是愛，見則今日既愛，愛則何日始忘耶。此詩前三章極力說樂，第四章極力不說樂；又前三章極力說樂，却說不出，至第四章，極力不肯說愛，却說得盡情。樂府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從此變化出；又心說君兮君不知，亦從此變化出。」（見唱經堂彙稿頁一二二。釋小雅）

兩相比較以觀，則金聖歎的伸論固然詳賅，但不過也是渲染而無所發明，且渲染又多半跡近臆度，尤其是末尾所指的樂府「思公子兮未敢言」和「心說（悅）君兮君不知」，是由此詩第四章所變化出來，更屬牽強附會。那麼，楚辭中的「思公子兮未敢言」，豈不正已變化出得更早？

伸論隲桑，金聖歎竟沒有滲入「領異標新」的見解，這真是罕見的例外，對其他六篇，則全否。像：

對鹿鳴篇，金聖歎一則說：「七、八句，一人字二我字妙。」（按：原句謂「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再則說：「疊一句鼓瑟鼓琴者，要寫出此時我忘

嘉賓是人，嘉賓亦忘我是我，將首章人我二字頓掃，即此時之和可知；和則樂，樂則久。」（見同上頁一一五——一一六）

對四牡篇，金聖歎一則說：「載飛載止二句，正與駢駢字相映成苦語。駱馬行者周道，行周道者駱馬，首章咏周道，是苦去路之長，二章咏駱馬，是苦長路之必不得不去。」再則說：「妙絕（按：原句謂「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在說破父母缺養後，反加鞭策馬，駸駸前進，以示終不敢以人子之私情，而廢人臣之公義。」（見同上頁一一六——一一七）

好了，諸如此類，實在不必再引了。然則，何以會說金聖歎的這類批評方式，是主觀、是巧恣、是領異標新？因為，其純係以批評者的獨到見解，去一一規範被批評的作品甚至於作者。也就是說：以主觀的「想當然耳」，去扣客觀的「必然」或「確然」。

此點，正可引作金聖歎批評方式不足取法的事例之六，理由是：但憑臆度，即欲自圓其說。

⑦關於釋孟子四章

金聖歎對任何詩文的評釋，除了喜歡但憑個人的臆度，即欲自圓其說而外，還喜歡翻來覆去的咬文嚼

字。咬文嚼字，有精細玩味的好處；但不容浮濫，亦不該認爲自己愛如此咬嚼，就硬硬叫人家也必須如此咬嚼，否則，便以爲人家迂、醜、不可教。因爲，精細的玩味，並不同於吹毛求疵。吹毛求疵是消極的，如果從批評的立場上說，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的。精細的玩味之後，貴在能作啓發性的指點，這纔是批評的誠摯態度，也纔有批評的純正意義。反之，如果由於咬文嚼字，自己雖然是精細玩味過了，並無明朗的啓發性指點，却又硬硬要叫人家去囫圇吞棗，則人家倘不責怪其爲吹毛求疵，也將必會疑惑其爲強詞奪理。

金聖歎既喜歡翻來覆去的咬文嚼字，浮濫就極難避免；而其所以會成爲浮濫，乃由於不能在在處處都作啓發性的指點。所以，不是形同吹毛求疵，便是類似強詞奪理，再加以喜歡但憑個人的臆度，卽欲亟亟於自圓其說，因而，其批評態度纔會往往徯向歪邪，其批評意義纔會常常變質或貶損。

唱經堂彙稿中所輯入的「釋孟子四章」，便是最適當的見證。文長，這裏只想憑其句讀及批釋，來討論第一章。

金聖歎一開始就說：「大凡一部書初開卷，必有壓面第一章，如織錦人，先呈花樣。如拳棒人，先吐門戶。今此則正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之壓面第一章也。一部七篇，純說仁義，純說仁義可以致於王道。故此章見梁王，劈面大聲，便叫仁義，便見生平一肚皮真才實學，更無第二人可以挽行奪市，便見以下作書七篇，只是這個花樣，只是這個門戶。」（見唱經堂彙稿頁一二二。聖歎外書：釋孟子七章）

（筆者按）一開口就以遊戲詼諧的口吻，見地固未錯，孟子是亟欲以仁義致於王道的。然而，批釋的態度却未免過於輕佻。

「孟子見梁惠王。」（金聖歎批釋說：不是梁王要見孟子，是孟子自見梁王，正是一肚皮仁義可以致於王道，連夜要發揮出來，全不顧他抱玉自薦之嫌。）「王曰：叟。」（金聖歎批釋說：不是尊敬孟子之詞，亦不是奚落孟子之詞，乃是反借梁王口中，寫出一肚皮仁義人，此時已是晚年。）「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金聖歎批釋說：王開口先呼叟，孟子亦開口先呼王，應對之禮也。）「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金聖歎批

釋說：接口便截住他利字，然後輕輕換出自己胸中仁義字，下另開作兩節詳辨之。）（見同上頁一二三）

（筆者按）上面的四段批釋，便都是但憑其自己的臆度，而又都是在自圓其說的咬文嚼字。現在，且再看看金聖歎如何「另開作兩節」的「詳辨」？

他說：「看梁王口中有一個亦字，孟子口中連忙也下一個亦字，真是眼明手疾。蓋梁王利吾國三字，全是連日耳中無數遊談人說得火熱語，今忽地多承這叟下顧，少不得也是這副說話，故不知不覺，口裏便溜出這一字來。孟子聞之，却是喫驚，奈何把我放到這一隊裏去，我得得千里遠來，若認我如此，我又那好說話，遂疾忙於仁義上也下一個亦字。只此一個字，早把自己直接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後也。看他耳朵裏，箭鋒直射進去，舌尖上，箭鋒直射出來，是何等精靈，何等氣魄？後來經生只解於利字仁義字，赤頸力爭，却全不覷見此二個字。」（見同上）

（筆者按）所謂「此二個字」，即是兩個「亦」字。金聖歎這首節的「詳辨」，便就是「詳辨」在這

兩個「亦」字。其譏「後來經生只解於利字仁義字，赤頸力爭，却全不覷見此二個字」，就是硬硬要叫人必須如此咬嚼纔行。他說：「梁王口中一個亦字，便把孟子看得等閑；孟子口中一個亦字，便把自己攆得鄭重。梁王亦字，便謂孟子胸中抱負，立談可了；孟子亦字，便見自己一生所學，迂遲難盡。只這兩亦字，針鋒不對，便已透露王道不行，發憤著書消息。」（見同上）

（筆者按）金聖歎這次節的「詳辨」，其實仍在反覆但憑其自己的臆度，而又在自圓其說的咬文嚼字而已。詎料兩節猶嫌不夠，於是，又接了一條「道樹問」的尾巴。

他說：「道樹問：別有書云，夫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可見利只是利益字。如何孟子於下節，却把作富強字？只今試代梁王細貼語氣，利字畢竟輕輕用來，必若硬要他認作富強字，語氣不通，教人如何服？答：孟子下節，也並不曾把利字當作富強字，其所以必欲力爭者，蓋為仁義心地公，利字心地私；仁義氣候遲，利字朝不待夕。孟子滿肚皮王道，與當時之人水火不謀，只是爭這個道理。」（見同上）

（筆者按）這條尾巴，顯然是下節的楔子；不過，竟又用以「試代梁王」作「細貼」的「語氣」，則反而像是遮掩吹毛求疵的塵子，恐被譏的「後來經生」，會「覷見」其咬文嚼字的牽強。現在，再看看金聖歎如何批釋下節。

「王曰，何以利吾國？」（金聖歎批釋說：謀上王口中語也。）「大夫曰，何以利吾家？」（金聖歎批釋說：看他全不顧王。）「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金聖歎批釋說：也不顧王與大夫。）「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金聖歎批釋說：利字當面變作危字。）「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金聖歎批釋說：看他危字，還不盡興，偏要說出弑君二字來，又偏要的的確確說出來，恰似親眼見過幾遍。）「萬取千焉，千取百矣，不為不多焉。」（金聖歎批釋說：百忙中，又忽作遊戲語，筆法飛舞。）「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金聖歎批釋說：兩不字好，算入他心窩裏。）（見同上頁一二四）

（筆者按）上面的七段批釋，雖有「還不盡興」及「筆法飛舞」等字樣，但事實上却是輕輕帶過的，

所以，接着纔須再作兩節「詳辨」。

他說：「一國中如王，如大夫，如士庶人，交口說利，而未幾被弑，恰是為頭曰何以利吾國之王。看他文字，便如千把刀一齊戮。」又說：「明明是利字，不消一二語，倏忽變作危字，一變又竟作弑其君字，已又變作不奪不蹙字，越變越怕，越變越確。」（見同上）

（筆者按）這兩段話，看似「詳辨」，實則仍屬咬文嚼字，而且已顯出了浮濫的迹象。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金聖歎批釋說：看他上節作風毛雨血之筆，此節另作祥雲瑞靄之筆。）（見同上）

（筆者按）金聖歎既以上面兩句為一解，其批釋自亦不會以兩句而道盡，於是，便再繼以一段「詳辨」。

他說：「不正說仁義必有如何好處，却只云未有，蓋是要王深信其理之必然，而不可驟圖其事之果然也。何則？仁義則王道也，王道無一二年之功，故一入門，口未及開，便先爭亦字者，正以此仁義者全是氣候中事，使如梁王口中亦字，則必須且夕之間

，立有報効，方始快心。夫孟子平生所學，則豈有如是之事哉？親亦君也，自仁視之則爲親，自義視之則爲君，入骨入髓之謂不遺，趨事赴功之謂不後。言利者其禍疾，故寫之亦用疾筆，看他將兩字又分作兩句，用兩未有，兩者也，迂遲對立，只此便是化工文字。」（見同上）

（筆者按）這段「詳辨」，可謂「仁義」的反覆咬文嚼字；但亦僅僅及於咬文嚼字，而又岔開到「文字」的「化工」上，儼然「孟子平生」的「所學」，則全在於此，真是本末倒置。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金聖歎批釋說：「一節辭氣太利害，一節辭氣太迂遲，於王爲難堪矣，故又呼王一聲。」）（見同上）

（筆者按）這同樣是反覆的但憑自己的臆度，反覆的作自圓之說，所以不得不接下去，再來一段像歸納的「詳辨」。

他說：「前一振，後一繳，用二語顛倒，而成文字，又整齊，又變動，此人所同知也。豈知前先接何必曰利，是劈面便搶，此倒找何必曰利，是帶口輕拂；前徐稱亦有仁義，是特換新題；此緊承亦有仁義，

是趁熱便趕。前不得不前彼，後不得不後此，總是化工文字也。非錦心繡口人不知，非冰寒水冷人不知。有意無意，又寫一亦字，分明引王作一路。」（見同上頁一二五）

金聖歎諸如以上翻來覆去的批釋孟子第一章，除了極盡咬文嚼字之能事，甚至於顯露出浮濫迹象，誰能領略得到其有所創見？誰復敢相信其有什麼啓發性的指點？

孟子第一章，早被公認爲孔孟學說的基本，也是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的中心思想所在。孟子見梁惠王，是因爲梁惠王於遷都後正大招賢士，力求振作。當時秦用商鞅，國富兵強，梁惠王就是受其壓迫纔不得不遷都於大梁的。所以，梁惠王一見孟子，便急急問以「利」；所謂「利」，乃指富國強兵之術，也即是以侵略征伐爲榮的政策，如商鞅之相秦。但孟子主張的是「王道」，「王道」所重的是「仁義」，是要憑仁愛和平正義，以德治平天下的，與當時之以勸力服人者，旨趣截然不同。因而，孟子回答梁惠王的第一句話，纔會說「何必曰利？」這完全是針對當時諸侯的缺點而發。但金聖歎却既指孟子似恐「撓行奪市

」，乃與梁惠王針鋒相對；又一味喋喋於幾個「亦」字，幾個「未有」字，幾個「者也」字之「筆法飛舞」的「化工文字」，真是豈有此理的巧恣，真是強詞奪理的批釋法。何況，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根本不是孟子的親手筆，而是像論語一樣，係後來門弟子依照其學說而記述的。金聖歎喝采其「筆法飛舞」，力捧其為「化工文字」，一來表錯了情，二來有如「盲人摸象」（典出涅槃經），剛觸到牙，便大聲喊說像蘿藤根。

此點，正可引作金聖歎批評方式不足取法的事例之七，理由是：巧恣，強詞奪理。（下期續完）

年度小說選

已由本社全部出齊

32開本，封面三色套印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

201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三版） 35元

隱地編

202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四版） 50元

隱地編

203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三版） 35元

隱地編

204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三版） 40元

鄭明燭編

205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再版） 30元

思兼編

206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再版） 50元

林柏燕編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直接函購九折，書評書目訂戶八折，

六册合購一九〇元（含掛號費）



排先列後依姓名筆劃次序



朱介凡

朱介凡，湖北武昌人，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生。軍校高教班第二期畢業。曾任記者、報刊主編、臺灣新生報撰述委員等職。民國十八年開始寫作。

民國元年的秋季，朱介凡出生於湖北武昌漢陽門外的筷子街。有個十分幸福的童年，家教固然嚴峻，却也得到曾祖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寵愛。十二三歲時，讀到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世界」，使他首次接觸了新文藝，十八歲便寫下了他的第一篇作品——那是在四川萬縣，任蜀東新聞報編輯時發表的一首詩。不久，又在南京為青白報寫了他的第一篇散文「生活的血跡」，從此展開了他日後綿延不絕的著述生涯。

在煙台海濱學園室的讀書生活，由文學擴展到哲學、社會科學。同時也開始剪報，蒐集資料，鏗而不捨的對於中國諺語作集錄、整理、研究和纂述的工作。從民國十九年起迄今，幾乎跨過了半個世紀，他所下功夫之深，在目前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他目前正在集中全力，想要把這四十幾年來所從事的諺語研究工作做一個總結。他說：「『中國諺語志』這本大書——估計總有三百

萬字——寫完，預計還得五年工夫，但是文史方面和謠俗上的課題，研討的興致一旦洶湧起來，仍然不能不丟下諺語工作，來為這方面論文的撰述。」

至於文學方面，只有在按捺不下去的時候，才寫寫他最心愛的「秋禪隨筆」，這個隨筆從民國二十九年迄今，未曾中斷過。然而對於寫小說，他認為最能使作者在一個創造的世界裏快然來去，是相當的享受，也是一種意志自由的境界。

朱介凡目前有一子一女，他十分寄望他們能承繼衣鉢，也能從事諺語的研究工作。



陳紀澄

陳紀澄，河北省安國縣人，民國前四年三月二十日生，北京民國大學、哈爾濱法政大學畢業。曾任參政員、報紙記者、編輯、特派員及銀行經理。現任立法委員。民國十二年開始寫作。

陳紀澄，自中學時代就開始寫稿，第一篇作品是首小詩，投給了北平晨報副刊。民國十七年任哈爾濱國際協報編輯，二十年任天津大公報特約記者，兩年後，陞為該報編輯，迄民國三十五年任漢口、重慶大公報編輯與特派員止，前後共達十五年之久。但他本人却是一名道地的「交通員」，勝利後曾在北平、鄭縣、瀋陽及桂林這四地郵政儲金滙業局任副理、經理的職務。民國三十四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三十五年任哈爾濱市府文化指導會的主任委員。三十七年當選立法委員，以迄於今。並從三十九年起，參加中國文藝協會工作，至今仍司其職。

民國四十八年以後，由於身為國際筆會會員，又是中央日報的董事、教育部的學術委員，以及其他種種的頭銜，屢次外遊。他參加過第三十屆、三十五屆、三十七屆和三十八屆的國際筆會，並出席了亞洲作家第一、

二、三次會議，並受美國、德國政府等邀請，四次訪美，四次訪歐，一次訪菲。目前陳紀澄先生正為文壇寫「有情歲月」，為聯合報寫「華裔錦冑」，同時還打算進行「松花江一世紀」的長篇及「易妻記」、「第三次死亡」及「三隻羊」等三個中篇的寫作工作。

曾燕萍



曾燕萍，湖北省雲夢縣人。筆名嚴平。民國前二年八月五日生。北平中國大學畢業，現任國立藝專心理學教授。約民國十九年開始寫作。

一個人的思想興趣常常根植於孩提時期，目前雖屆望七之年的曾燕萍，一談到他之所以對舞文弄墨發生濃厚的興趣，亦不免津津樂道於「小時侯」。尤其當時祖母和老師都是形成他初期人格的助力。他說：

「回憶孩提時期，經常依偎在老祖母膝前，學唱兒歌，這些兒歌的內容，全都是我國四言古詩。等到開始唱七言詩時，我已記牢不少詩歌了。」

「學齡時期，我的作業很受詩歌的影響，因此常被老師提出來作為勉勵同學的資料。」
在記憶裏，他的第一篇處女作——北海月夜，在當年大公報副刊「小公園」刊出後，就正式踏上了寫作之路。他說：

「記得是民國十九年的暮春，和同學結伴，由北平赴天津的西沽看桃花，歸來坐在火車上，買了一份大公報瀏覽，不知什麼原因，當讀到副刊小公園的散文小品時，對之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從此，正如臨流垂釣一般，一筆在手，向當時的作家們學習，也開始心摹手追起來……」

此後一篇接一篇的，沒有間斷過。

二十六年後，抗戰軍興，走一處寫一處，寫作內容，也由文藝小品，抒情散文，而詩詞，而論著。

一直是研究心理學的他，五十二年，一方面在大專院校任教，另一方面也繼續在報章刊物上發表文章。其中以五十九年結集出版的「人生散記」深受讀者的歡迎和激賞，從本書裏，處處可以看到他對人際適應上的卓見，對人生的刻劃也極其親切而深刻。他說：

「我常感到，人生如一條長河，有細流，亦有急湍，有人舉網得魚，有人終日空守，毫無所得，有人則安然旁觀，徒有羨漁之情，又有什麼用呢？因此退而結網者，大有人在。」不過他的希望不大，他說：「結網未免小題大作，還是單線垂釣吧！雖然捕魚的技術不高明，好在拙者臨流，常有一得之俸。」

平生深羨放翁「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斯亭」的壯志。所以他願意珍重餘年，誓秉風雲健筆，書寫光明，歌頌人生。

作家書目

姓名	書名	類別	出版者	出版年月	定價	開本	頁數	已印 版數	有 存書	備 註
朱介凡	人性、黨性、階級性、民族性論	政治學	改造出版社	四〇、六		卅二	六四			
朱介凡	另一個戰場的勝利	報導	中國新聞出版公司	四二、十二		卅二	四四〇			
朱介凡	諺語甲編	語	新興書局	四六、四		卅二	二四一			
朱介凡	我歌且謠	語	世界書局	四八、六		卅二	一七二			
朱介凡	臺灣紀遊	遊記	復興書局	五〇、四		卅二	三九三			

朱介凡	聽人勸	語	世界書局	五〇、十	卅二	三六一	
朱介凡	擺江	散文	新興書局	五〇、十	卅二	四七〇	
朱介凡	中國風土諺語釋	語	新興書局	五一、十二	卅二	一七九	
朱介凡	方言記事示例	語言	志成出版社	五二、六	卅二	二〇〇	
朱介凡	五十年來的中國	文學史	正中書局	五二、八	卅五	三七〇	
朱介凡	俗文學	文學	新興書局	五三、十二	卅二	七六八	
朱介凡	中國諺語論	語言	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	五四、八	卅二	二〇二	
朱介凡	心潮	散文	商務印書館	五六、八	四十	二一七	
朱介凡	泡沫	兒歌	臺灣書店	五六、九	二十	三六	
朱介凡	雞兒喔啞啼	文學批評	商務印書館	五八、五	四十	一六七	
朱介凡	大陸文藝世界懷思	飲食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六一、七	四十	六八五	
朱介凡	中國歌謠論	語言	中華書局	六三、二七·五	廿五	七一八一	有基價
陳紀澄	荻村傳	小說	重光文藝出版社	四〇、四	卅二	二二二	有
陳紀澄	寄海外寧兒	散文	重光文藝出版社	四一、十二	卅二	一〇七二	有
陳紀澄	報人張季鸞	傳記	重光文藝出版社	四六、九	卅二	一六八三	有

與婁子匡
合著

陳紀澄	華夏八年	小	說	重光文藝出版	四九、五一〇〇	廿五	九二四	
陳紀澄	在柯峯	遊	記	重光文藝出版	五一、二一	五卅	二一三三	有
陳紀澄	美國訪問	遊	記	重光文藝出版	五四、四一〇〇	四十一	一九六二	有
陳紀澄	美國的新聞事業	文化研究	記	重光文藝出版	五四、七二五	四十二	二五二一	有
陳紀澄	西德小駐	遊	記	重光文藝出版				
陳紀澄	歐洲眺望	遊	記	重光文藝出版				
陳紀澄	歐遊剪影	遊	記	重光文藝出版				
陳紀澄	瞭解琉球	遊	記	重光文藝出版				
陳紀澄	西班牙一瞥	遊	記	商務印書館				
陳紀澄	新疆鳥瞰	遊	記	商務印書館				
陳紀澄	東北勘察	記	遊	報 記天津大公				
陳紀澄	齊如老與梅蘭芳	傳	記	傳記文學社				
陳紀澄	白霜湧路	傳	記	傳記文學社				
陳紀澄	第一、二次亞洲							

册上中下三

- | | | | |
|-----|----------------------|------|----------|
| 陳紀滢 | 作家會議概況及國際筆會第三十五屆大會紀事 | 傳記 | 重光文藝出版 |
| 陳紀滢 | 赤地 | 小說 | 重光文藝社出版社 |
| 陳紀滢 | 賈雲兒前傳 | 小說 | 重光文藝社出版社 |
| 陳紀滢 | 賈雲兒後傳 | 小說 | 重光文藝社出版社 |
| 陳紀滢 | 有一家 | 小說 | 文壇社 |
| 陳紀滢 | 藍天 | 小說 | 中央文物供應社 |
| 陳紀滢 | 新中國幼苗的成 | 小說 | 重慶建中出版社 |
| 陳紀滢 | 春芽 | 小說 | 上海建中出版社 |
| 陳紀滢 | 夢真記 | 小說 | 中央文物供應社 |
| 陳紀滢 | 文藝新里程 | 論 | 中央文物供應社 |
| 陳紀滢 | 百年來中國文藝的發展 | 論 | 建設雜誌社 |
| 陳紀滢 | 常春藤盟校及其他 | 文化研究 | 重光文藝出版社 |

陳紀澄	美國的圖書館	文化研究	重光文藝出版社	五一、八	五五	廿五	三三二	四	有
陳紀澄	美國的博物館與陳列館	文化研究	重光文藝出版社	六〇、十	一八	四十	一八二	一	有
陳紀澄	時代雜誌四十年	文化研究	重光文藝出版社	六一、一	二八	卅二	一九四	一	有
陳紀澄	讀者文摘是怎樣辦起來的	文化研究	重光文藝出版社	六二、一	二〇	卅二	二〇八	三	有
陳紀澄	普林斯頓大學蓋斯特東方收藏	文化研究	重光文藝出版社	六二、一	二八	卅二	一九四	一	有
曾燕萍	犯罪心理學	應用心理	陽明雜誌社	六一、一	二〇	卅二	二〇八	三	有
曾燕萍	愛情的奧秘	應用心理	大江出版社	六二、一	二八	卅二	一九四	一	有
曾燕萍	他與她	應用心理	自由青年社	六一、一	二〇	卅二	二〇八	三	有
曾燕萍	心理漫談	應用心理	三山出版社	六二、一	二〇	卅二	二〇八	三	有
曾燕萍	心理的檢討	應用心理	三山出版社	六二、一	二〇	卅二	二〇八	三	有
曾燕萍	人生散記	散文	大江出版社	五九、六	一八	四十	一五九	四	無五版已付印
曾燕萍	情緒與健康	心理衛生	臺灣生教所	五五、四	六	四十	一五八	一	非賣品
曾燕萍	人生散記三集	散文	啓德出版社	六三、五	六	卅二	一三一	一	有

國人對於神話一向有著很深的誤解，以為神話僅是不經的荒誕之談。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史記對這些貌似荒誕的神話亦多付闕如；因此，神話的記錄不多，且有意排斥，故散失甚鉅。晚近國際間文化交流，方知希臘、埃及、巴比倫神話之豐盛，且構成其文化中一重要部分。對比之下，國人多以為我國神話僅存片斷，實不足與希臘諸國比，頗有自卑之感。但由於近幾十年來中國學者之努力，對神話資料之搜集及整理，自玄珠之中國神話研究至袁珂之中國古代神話出版，方知中國神話實不如想像之片斷零碎。

回顧西方對神話的着力研究，亦不過一兩百年事而已，而成績斐然，理論衆多。或以為神話源於古史，或以為神話其源為一而傳播各地，或以為源於語病，或以為僅屬消閒。上述諸理論未能通用於神話之全部，每多缺失。晚近理論，Cassirer (1874-1945) 採取文化哲學的觀點，提出神話的變形律 (Law of

我國神話研究

洪添古：書目提要

metamorphosis)，以為神話是文化的最深層部分，是人類心靈自動的反映，神話應作字面解釋，因神話在原始人以為真實，是客觀現實的呈現。Frazer (1854-1941) 與其同路人組成的所謂劍橋學派—Cambridge School 認為神話與祭禮 Ritual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表現了人類的基本需要，他們所提出的 Sacred King 的理論，影響很大。Freud (1856-

1939) 與 C. G. Jung (1875-1961) 所提倡的心理學派，用情意結和原始類型 Archetype 來解釋神話，獲得普遍的接受。要之，諸派皆注重神話的功能，而並非在故事上。如此說來，我國神話故事性雖或不足，而其意義性（表現的功能）則未必遜色，中國神話之研究，實大有可為。關於中國神話之研究，多受西方神話理論之影響，方法多用比較，以希臘神話及其他神話作借鑑以整理中國神話。用力之處，多在搜集資料、還原資料、整理系統上着手，對 Cassirer, Frazer, Jung 諸氏的理論，應用尚少，即多注重故事的陳述而少注重其功能之表現。中國神話之研究，第一本奠基之作，是玄珠的「中國神話研究」，資料方面肯定了「九歌」、「天問」、「山海經」的神話價值，整理方面大略地把片斷之神話資料演為較長篇之綜合陳述並指出神話之系統，方法方面多以古史為神話而還原之。鍾敬文「楚辭之神話及其傳說」，杜而味「山海經神話系統」，蘇雪林「屈原與九歌」，張壽平「九歌研究」，皆為專書研究，可看作第一類。袁珂之「中國古代神話」，用力處是諸神系統及片斷連綴，可看作是第二類。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雖以史為依歸，但可看作是把古史還原為神話並賦予系統；森安太郎「中國古代神話研究」包括單篇論文十二篇，是着力於把古史還原為神話，可看作為第三類。文崇一「楚文化研究」雖重點在文化，但其中有神話一章，且談及楚族來源及政治二部制時，以神話作據，故亦得歸入神話研究書目中。綜觀各書，重點多放在資料整理、故事貫穿、諸神系統上，對神話功能多未注意，實為一缺失。方法上用古史還原為神話，當為正確；酌用比較方法，以希臘等神話作借鑑，亦是可取。唯杜而味、蘇雪林諸氏，以小同蓋大異，強加系統，實有待商榷。強為系統，為近人治學一大特色，如運用不當，或亦可目為一大缺失，如周世大以為易經中行一人作，李辰多以為詩經尹吉甫一人作是。下面諸書提要中，除介紹原書內容特色外，評述頗多，或稍違體例，然釐辨得失，用意至善，敬請諸書著者見諒及指正。

中國神話研究

玄珠

民國五十八年臺北版。新陸書局。一二六頁。

(最初發表於民國四十年)

此書是對中國神話作通盤研究的開路著作。據作者自述，此書是據安得烈·蘭 Andrew Lang 的人類學理論來對中國神話材料的初步整理。全書共分八章，即：「中國神話的根本問題」，「中國神話的保存與修改」，「中國神話的演化與解釋」，「中國初民的宇宙觀」，「巨人族與幽冥世界」，「自然間的神話及其他」，「帝俊及羿禹」，「結論」。前三章中，所討論的是發源上、整理上、諸神系統上的基本問題。其中，他提出了四項重要的意見。其一，他認為中國神話經過了保存、修改、演化與解釋，原始面目一再地改變。其二，他認為中國神話是綜合了北部（如女媧神話）、中部（如九歌神話），及南部（如盤古神話），提供了諸神系統依地域分野的理論。其三，他肯定山海經是中國神話最原始的保存庫，提供了中國神話的正確資料。其四，關於中國神話現僅存零星的理由，他認為並非僅如郭氏所謂缺乏玄想及儒家之排斥，而認為最主要是神話的歷史化以及當時沒有激動全民族心靈的大事件。他提供的理由雖沒能達到使人完全信服的地步，尤其是所謂缺乏大事件，更未為公允，如公劉及盤庚事，實為可歌可泣；然目前尚缺乏使人更信服的假設。後四章分別論述初民的宇宙觀、幽冥世界、自然神話和諸神世系。這四篇專題討論，次序的安排沒有必然性，且相互間缺乏關聯。論述中，多用比較方法，受希臘神話的影響頗多，他把崑崙與奧林帕斯山並提，夸父與巨人族並論，把九歌中之山鬼看作 nymph，把盤古開闢神話與北歐開闢神話相較等。這些比較雖或簡陋而膚淺，亦提供了一些比較神話的可能課題。至於諸神系統問題，作者先假設伏羲、黃帝、帝俊為諸神之王，而認為帝俊的可能性最多。作者於前曾分中國神話為北中南三系，於諸神系統中卻沒有運用此地域分類法而細分諸神系統，實為思辨上之缺失（楊寬即分為東西二系）。結論中啓發性最大的，是重覆其神話歷史化之說，認為如能將一部古代史還

原爲神話，便可重建中國神話及其系統。以上諸理論，對稍晚的中國神話研究者影響及啓發最大，幾乎成爲了研究的奠基石，以後的學者，多未能越其藩籬。中國神話學者由於資料片斷及起步較晚，多以西方之神話研究作爲借鑑，以整理中國神話。應用得宜，得收他山之石的效果，但運用失當，一味附會推衍，亦難免削足就履或張冠李戴。此書用力處多在資料的搜集還原與諸神系統之假設上，對神話之功能研究，尙付闕如；稍後學者亦局限於此，實爲美中不足處。

楚辭中的神話和傳說

鍾敬文

民國十七年（十八年）版（中山大學民俗叢刊內）

此書是對楚辭作神話研究的第一本。書前有容肇祖序，容序中提出神話傳說可分士大夫與民間兩方面，如神話中之人物，士大夫以爲是古代的官，民間則以爲是大自然的神。書後有附錄，包括「本文在大江中發表時題記」，蘇雪林「九歌的分析」，玄珠「楚辭與中國的神話」及「致大江編者論中國神話」等諸文，是當時的重要神話論文，可見其時對楚辭研究的一斑。玄珠二文，是對楚辭內容的澄清（如肯定招魂大招是原始社會招魂的遺制，九歌爲神話，天問是對神話中不合理質素之感想，與屈原底君臣諷喻無關）及對鍾敬文該書之商榷（如嫦娥奔月爲原始神話之置疑，尊收、顛頊爲水神之置疑，羲和爲神話名東君爲祭享名之置疑等）。此書本文爲七章，即：「小引」、「釋取材」、「自然力及自然現象的神」、「神異境地」、「異常動植物」、「神仙鬼怪」，「英雄傳說及其它奇蹟」。他這種分類，是據玄珠的分類而略有變更，但這種分類，頗有問題，看出作者對神話的認識未深，如所謂奇蹟、神仙鬼怪等名號，實與神話未符。神話往往超乎人力，故無所謂奇蹟；神話中人物亦有別於道教中修煉而成仙人者。由於他對神話的認識有所匱乏，各神話的分入各類情形亦大有問題。如他把九歌中的日神、月神、風神、雲神、山神、水神歸入自然現象裏，而把山鬼國殤歸入鬼怪裏，實

有所未當，蓋山鬼並非僅如後世出沒山林的魑魅，國殤無論解作爲國殉職之戰士或獵人祭（凌純聲主此）的遺留，皆不得視爲鬼怪；他如把女歧、女媧等古代神話人物與赤松王喬等仙人並列而入神仙鬼怪類，更屬未當；又如神異境地中分爲崑崙系天境系，而天境系除包括咸池等天境外，尚包含羽人之國及土伯，亦屬未當。羽人之國爲遠方殊異之境地，可稱爲原始人對遙遠樂土之企望，土伯爲幽司，皆應分開。總之，本書爲草創之作，作者對神話之本質及各神話人物的特質未能充分把握，無足深取者。

中國上古史導論

楊寬

原稿民國二七年改定，收入呂思勉編古史辨第七冊內。古史辨第七冊出版於民國三十年。臺北萬年書店重印。

此書目的雖放在上古史的研究上，由於其手段在還原古史爲神話，而其中討論諸神系統及其分化，故今列於中國神話研究書目內。作者自云：「本書所論，僅將古史傳說還原爲神話，特初步之研究耳，故名爲導論」。書中雖沒明言受玄珠神話歷史化之啓示，但從註脚中知其曾閱讀此書。神話衍爲古史傳說之原因，是由於祖先廟號神祇稱號後衍爲古史帝王之稱號，故神王一變而爲人王，而神話一變爲古史。「后」「帝」「皇帝」「皇」本爲神祇稱號，因古人祖先廟號襲用神祇稱號，古人神視其祖先，故得演變爲古史中帝王稱號。作者分神話爲東西二系，東系爲東夷神話，即殷民族神話，西系爲西夷神話，即周民族神話。後周滅殷，兩系神話即有所相混，而殷神話每多被毀謗。其初，各地有各地之神，各神各有其地域，亦有其族類。周人勝後，對殷民族每多詆謔，對其社神亦如是。如羿本爲英雄，周則詆謔爲淫佚之君。但對東夷之上帝——帝俊、帝嚳、帝舜（皆上帝之分化），則沒有詆謔；因爲，其時之宗教觀念，社神是邦國之神，以國分，上帝唯一，沒有邦域

的分別。據此，更謂天間多因東西二系神話之衝突矛盾而發之疑問。除上述神話衍為古史的神祇廟號之理論及東西二系神話及周人對殷人神話詆謾二理論外，作者另一建樹，是肯定諸神往往為一神之分化，而努力還原為一。如認為帝俊帝嚳帝舜本東夷上帝之分化，丹朱驩兜朱明祝融為一傳說之分化，據此理論而得將片斷紛雜之衆神話傳說歸為一。其結論歸納古史中聖帝賢臣之原形如下：一、本為上帝者：帝俊、帝嚳、帝舜、大皞、顓頊、帝堯、黃帝、泰皇。二、本為社神者：禹、勾龍、契、少皞、后羿。三、本為稷神者：后稷。四、本為日神火神者：炎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驩兜、閼伯。五、本為河伯水神者：玄冥、馮夷、鯀、共工、實沈、臺駘。六、本為嶽神者：四岳、伯夷、叔由、皐陶。七、本為金神刑神或牧神者：王亥、蓐收、啓、太康。八、本為鳥獸草木之神者：句芒、益、象、夔、龍、朱、虎、熊、羆。綜觀全書，其理論、方法、系統皆有一條不紊，取材亦復豐富，可謂自成一家之言。然而，神話之學無涯而繁複，未必一如本書所述之簡單一貫，故每多爭論。顓頊與堯為周人西戎上帝之說，董書業即有所置疑，又如朱虎熊羆為鳥獸草木神之說，實不如此圖騰解之。此書名為導論，粗具規模而已，實有待進一步之辨審離析。（古史辨中尚有論文多篇，皆以神話衍為古史為理論基礎，而體制不及楊寬此書，不贅）

中國古代神話

袁珂

民國四十六年增訂版。香港龍門書局有售。三二三頁（四十年初版）

此書是迄今內容最為豐富敘述最有系統的一本中國神話。全書分十章，即：「導言」，「世界是怎樣開始的」（上、下），「黃帝和蚩尤的戰爭」，「帝俊帝嚳和舜」，「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鯀和禹治理洪水」，「遠國異人」，「夏以後」（上、下）。從天地創始而及於諸神而終於帶有神話色彩的商周帝王。本書最大的特色

，是利用了最豐富的資料，包括語源上的，典籍上記載的，古祠堂畫刻繪的，綜合了前人的各種意見，把片斷鱗爪的神話資料加以暢通連綴成爲活潑暢達依時間順序的故事敘述，有類於 Hamilton 在其所著 Mythology 中對希臘神話的處理，用力之深與勤令人驚嘆。中國神話之片斷零碎向爲學者所自慚，此書一出，令人耳目一新，足以糾正中國神話零碎不足觀之錯誤觀念。作者對不同的資料加以精密的選擇，如后羿之死，有被逢蒙射殺及爲家臣寒泥所殺二說，作者以前說較爲原始而採用；對相互啓發的神話加以併述，如述及伏羲與女媧的兄妹兼夫婦關係時，不但採用古書記載及祠畫作證，並將廣西融縣羅城侬民的傳說並述，互相印證；對片斷窒礙之處，則加以貫通，如后羿從天降以救民，論理不必求不死藥，作者則以爲九日爲帝俊諸兒，后羿射殺九日觸怒上帝而喪失神的身份。諸項調解，雖未必能一一使人信服，但足見其用力所在。就學術言，全書最大缺失，或在於作者對故事之重述，加入作者許多筆墨穿插，過於文藝化與合理化，有失神話的原始型態；幸而，每章末有詳細的資料來源，價值極高，可供學者參證。退一步言，即使稍失學術之嚴謹性，然使中國神話成爲感人可讀的故事，利於推廣，亦功不可沒。

山海經神話系統

杜而味

民國四十九年。臺北華明書局。一五六頁。

此書是對山海經一書的專門論著。作者以爲全書是一系統完整的月山神話。作者在序中謂：「經中的月山、月神、以及無數的草木鳥獸蟲魚等都是一個神話系統，都屬於一個月山神話的範疇」，但論證貧乏，僅謂山海經與周易有關係，周易爲雜亂月象，則山海經亦必爲月山神話及其他零碎資料而已。作者據此尙未證實的前題，即目山海經爲月山神話系統而逕述正文，距離學術要求頗遠。書中分十編：即：「四季與方色」、「論月

山」、「論神話數字」、「論月獸」、「夜月與鳴聲」、「人物與長生」、「月神」、「論至上神」，「與山海經相關書籍」，「尾語」。初看洋洋灑灑，有迫人信服之勢，然冷靜釐析，則殊屬不然。作者以結論作前題，以有色眼鏡觀山海經，故一山一神一獸一草一木皆與月有關，然事實上，皆未免與月有關，作者於各現象中強加一「月」字規範之而已。如談及山海經的四季問題，作者即首下結論，謂「南山經敘述的是夏天的月亮，西山經敘述的是秋天的月亮，北山經敘述的是冬天的月亮，東山經敘述春天的月亮」，然細察該章文字，僅足以證明南山經為夏天景色，西山經為秋天景色，北山經為冬天景色，東山經為春天景色而已，實與月亮毫無相關；東南西北與春夏秋冬相配，自屬自然，何必為月山？談到方色問題時，作者指出南紅、西白、北黑、東綠，然方位與顏色相配，何必必為月山？談及陰陽時，作者以「其上」釋「其陽」，「其下」釋「其陰」，殊可商榷，蓋山海經中另有「其上」「其下」諸詞。論及神話數字時，作者謂一、三、四、五、七、九皆為月亮神話數字，如此說來，二為四之半，八為四之倍，六為三之倍，九位數字皆包含其中，何者為非月亮神話數字？可謂不思；且諸數字實未必與月亮有關，作者之論證殊為牽強。一字代表上下弦月，已未必盡然；三字作者謂亦指月形，但文中沒確言為何月形；五指指月色五彩繽紛，更屬臆測。月經周期為二十八，故四與七為月亮數字或屬可信。作者除用二十八天月經周期外，又謂月亮在陰曆為二十七，故三及九亦為月經數字，與此二十八天相矛盾而亦並善之，可見作者之一味附會。再如討論月山名稱時，作者指出山海經中山名與實際山名相應者不多，但據此實不能推論諸山必為月神，僅能推論諸山為神話之創造為烏有之山而已。作者又指出，以獸名山者有六十餘條，以鳥名山者近二十條，以草木名山者約五十餘條，以山名者一百數十條，以神人名者三十餘條。上述歸納，只能證明山海經中諸山形狀如諸獸，或多長某草木，或某種人曾居而已，何必為月山？作者毫無證據，即謂：「月亮神話在山海經中整個的彼此相關，獸有鳥的成分，即草木也有時和鳥獸相關；山有水的成分，水有山的成分，因水自山出，水中又有和山相關的東西，所以整個的山海經都打成一片了，還不是一部有意的神話系統嗎？」據此僅能證明山海經中一山一草一物皆著有神話色彩，表現初民的宇宙觀而已，何必月亮

神話？其他諸章所論，亦大致如是，「月亮」一詞，實爲作者強加。作者目山海經爲月山神話者，實由於崑崙一詞之故。作者於序中引山海經「崑崙月精」一語，卽疑崑崙山可能爲月山神話（作者於此用可能二字，但正文中卽以之爲前題）；於「月山名稱檢討」中，指出南山是終南山，也就是崑崙山，但古傳說崑崙在西方，進而謂「月生於西」，而謂崑崙指月亮；於「崑崙問題」中，引 Palau, Ceram, Samca 諸島土著稱月亮的讀音近似崑崙；據此說，崑崙原義爲月，或屬可信。但作者卽據此謂山海經每一座山都是月山，毫無疑義，以一概全，實屬大謬。作者進而謂本質上本有一月山一月神，他山他月神皆爲其分化，其他鳥獸、植物、諸神皆可納於月山神話之系統中；作者更進而竟謂月神之上，有一無形至上神，卽爲上帝，山海經中黃帝、句芒諸帝神爲上帝神之分化，而遂其一神先於多神之願，其宗教動機昭然若揭，可堪一笑。作者自序中，曾謂先有以山海經爲月亮神話之動機，然後購書閱讀，但連續數日，皆找不出與月亮神話相關的痕跡。其後崑崙月經一語及古波斯文稱月亮爲 *Surrah* 而推衍爲月山神話。足見其初觀正確，其後則由於以一概全，走火入魔，泥足愈深，以至推衍爲此不經之論。然廢去「月亮神話」一詞，其歸納之功，亦誠足參考。

楚文化研究

文崇一

民國五十六年。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二。一七〇頁。

此書爲楚文化的綜合研究，然書中有「楚之神話與宗教」一章，而於他章中，亦間以神話佐證，可謂神話應用於文化史上的嘗試之作。全書分六編，卽：「楚民族之形成」，「楚的經濟制度」，「楚的政治組織」，「楚的社會結構」，「楚的文化與藝術」，「楚的神話與宗教」。論及楚民族形成時，作者引用神話以明其演變。謂獸祝融演變爲神祝融，再演變爲人祝融，成爲楚民族之始祖。祝融八姓，楚卽出於莘姓。又謂祝融卽陸

終，陸終六子，季連半姓，爲楚之祖。祝融八姓，陸終六子，皆爲一事之異傳。論及楚民族及其政治組織之二部制時，除引五帝本紀：「顓頊崩，而玄囂（少皞）之孫高辛立」，而顓頊與少皞不同族以證明其爲二部制外，尚引重黎絕天地通之神話作證，實爲作者一大創見。謂少皞執政時，宗教上主民神不雜，轉入九黎執政時爲民神雜糅，再回到顓頊（重黎）執政時重主民神不雜，轉入三苗執政時又主民神雜糅；傳至堯，則取折衷辦法。據此以證明楚族本爲二部制，其政治轉移爲二部輪值，而其宗教思想亦互爲更迭。討論楚神話時，作者強調民族性地域性及文化功能，分神話分類爲四，卽：天地神話（如重黎絕地天通），自然神話（如東君山鬼神話），神怪神話（如委蛇、封豨），英雄神話（如祝融、后羿）。又楚國神話中，可分爲「本楚」神話與「非楚神話」，如重黎絕地天通爲本楚神話，楚辭中所載女媧補天鮫化黃熊爲非楚神話，自北方傳來。對個別神話的研究中，可稱道者爲據招魂大招以證明楚人觀念中天堂地獄本無別，皆無恐怖之地；又比較北太陽神羲和楚太陽神東君，北雲神豐隆楚雲神雲中君，以見南北神話之同異。諸神中，對后羿神話論述最詳，羿有夷羿、仁羿、后羿、帝羿諸異名，作者之建樹在指出羿爲南人，爲楚人的可能性最大。其理由如下：山海經海內南經大荒西經所載羿爲民除害事在南方；淮南子本經訓及海經荒經所述爲一事，且所學桑林其地屬楚；天問及本經訓言羿射日，當與南楚之旱災有關。作者又指出，羿的活動時間很不穩定，從堯舜以至夏周，都有其踪跡。作者謂羿本亦爲獸，則尙有待商榷。

九歌研究

張壽平

民國五十九年。廣文書局。三一八頁。

本書爲研究九歌之專著。據作者自云，本書之主要理論是據凌純聲「銅鼓圖文與楚辭九歌」及「國殤禮魂

與馘首祭泉」二文所揭示之「九歌爲濮獠民族祀神樂舞」之說而成。全書五編，卽：「總論」，「九歌之名稱性質時代及其作者」，「九歌之體例」，「九歌內容之分析」，「九歌校釋」。凌純聲謂沅湘之間，古爲濮獠所居地，屬印度尼西安系，九歌諸神與印度尼西安系各族祀典相較，體制相同；九章祀九神，該九神爲東南亞古代文化特質之一，如婆羅洲 *Milanaus* 族的神偶爲九個，花蓮南勢阿美的里漏社信奉的神，除祖靈外是九神，與九歌中之九神性質相同。張壽平據此以釋九歌，謂九歌九篇，以東皇太人居首，其下兩篇兩兩相次，計四組；附國殤、禮魂二篇，亦成一組。各篇篇次，概依其所祀神鬼之尊卑親疏而定。東皇太一卽天帝，在天神中最爲尊貴，爲南楚濮獠民族所奉創造神。東君爲日神，雲中君爲月神（凌純聲以爲雲神。張壽平據阿美族等多信奉月神，又日月相對，故以爲主祀爲月神；雲神乃因雲與月的密切關係而牽及）。二神同隸天神，又爲其族之保護神。湘君、湘夫人同爲沅湘之神，又沅湘爲其族居地，二神卽其族社神。大司命、少司命同爲司命之神，主生人壽夭，善惡果報，爲天帝部屬，非獨立主宰，位不甚尊。河伯、山鬼爲一般山岳河流之神，九神中最爲卑微。國殤、禮魂皆祀人鬼；國殤乃祭泉之遺制，所謂死於國事者，爲異族被獵之人頭；禮魂本作祀魂，爲本族安然去世者。此書於論述中，除運用比較神話的方法中，尙多史證與內證，而印度尼亞安系與楚民族關係密切，故其所說可信性極高。作者除論述九神身份外，並進一步歸納九歌中的鬼神觀。謂：一、諸神之間亦有尊卑，一如人類社會。二、諸神有陰陽之別，一如人類之有男女。三、諸神亦有情感與理性，一如人類。四、諸神非萬能。五、諸神皆爲善神，其於世人，善者佑之，惡者禍之；近則親之，遠則疏之。六、東皇太一爲天帝，一如人君；其屬下大司命司陰陽循環、人命壽夭，少司命司人子嗣有無，保護嬰穉之成長，又兩神皆兼司善惡果報，一如人之有官守。七、湘君與湘夫人爲一方之神祇，猶吾人之有地方行政長官。八、人死爲鬼，卽成爲保護其社羣之靈質。九、獵來敵首，便可招其魂魄，使保護己族之社羣；剛強勇敢之敵人，死爲鬼雄，其首愈見可貴。十、對於諸神之祭祀，當依尊卑親疏定其先後。總之，諸神鬼，乃相當人格化、社會化、理教化，而非甚爲怪誕者。見解平實而一掃淫祀之說，相當可取。

中國古代神話研究

森安太郎著 王孝廉譯

原著昭和四十五年（公元一九七〇年）出版。

中譯本，民國六十三年。地平線出版社。二五〇頁。

此書並非對中國古代神話之綜合研究，而僅是十二篇論文之彙集，每一論文多以一神話人物作主要研究對象。每一論文末有一概說全文的摘要，便利閱讀參考。十二篇論文之安排，依發表先後逆排，大致而言，較晚者較爲圓熟。論文題目如下：「祝融考」，「殷湯與夏桀」，「河伯馮夷」，「蘇禹原始」，「舜的農神性」，「鳳與風」，「獄神考（羊神考）」，「黃帝傳說」，「伯夷叔齊考」，「數巫龍」，「恒字考」，「顧命考」。作者以爲祝融爲從天而降之火蛇，即閃電神；湯爲太陽神而桀爲暴雷；河伯馮夷乃蒲夷之魚的蒲夷音轉而成；蘇禹本義爲魚而衍爲洪水神話，舜爲農神亦爲春神，鳳爲風神的鳥而與東方部族關係密切，羊爲山神並與鬼有關，黃帝爲雷龍而爲雷雨之神，伯夷叔齊本爲狐狸，數字與八卦有關，龍與女陰有關而殷代之巫司天文數之職，恒字本義爲說天象的常則。據作者自序，認爲神話衍化爲古史，故諸篇文字之目的，在還原古史爲神話。其方法是將正史、經書和緯書中，對這些歷史人物的許多怪異記述的斷片加以集合，用文字學、音韻學、考古學等方法整理而加以實證的解釋，將原初神話的形姿做再構成的工作。方法與構想雖屬確當，唯文中推衍過程及結論實未能使人信服，可商榷之處甚多。錯誤原因，主要有二，一爲音韻學之運用不嚴謹。音近義近之說僅爲訓詁學上之一種假設，僅能適合某些現象，尙要有諸多文證方可，否則旁轉對轉輾轉而用，何處不可附會相通？聲母不外五類，喉牙口齒唇而已，韻母亦不過元音高低閉合而已，單以聲音相近即以爲相同，則中國文字不得過百，豈爲合理？以「殷湯與夏桀王」一文爲例，作者證明桀契爲一，契讀如 *kiad* 或 *siat*，桀讀如 *kat*，即謂契桀兩字可以變爲互通音，殷的始祖契和桀王可以變爲同一所指，夏的暴雷桀王在另一方面變爲

使人畏敬的雷神殷商之祖契。如此單靠音近，當無法使人信服。一為偏於小節而忽略大體。論文中往往注重小節而輾轉推衍，忽略大體上之迥異，甚或不顧正史者。以「殷湯與夏桀王」一文為例，由於其以為商契即桀王，其本體為雷龍，而作者又以為湯王為太陽帝，而作者僅據電火是雷所生的，謂古代人可以想像太陽是一種火玉，為雷神所生，即武斷推論，以為雷神龍契的下一個延續當然是太陽神湯，而罔顧史記及甲骨文所載從契到湯王、從昭明到主癸的十餘代。如此草率推論，錯誤乃屬當然。此書諸論，多從險處下手，好作新見，有欠平允，僅足參考而已。書前有王孝廉譯序，介紹日本漢學家對中國神話研究的概況，簡明扼要。

屈原與九歌

蘇雲林

民國六十一年。臺北廣東出版社。五〇八頁。

本書分上編屈原評傳與下篇九歌。上篇重點雖放於屈原身上，而其中「屈原的學術思想」實為下篇理論基礎所在。作者以為中國古文化曾兩度接收域外文化（作者所謂西亞文化）影響，一為夏朝，一為戰國時代。戰國時候鄒衍、公孫龍皆為域外學者，挾西亞文化而來。原因作者以為是阿歷山大大帝侵略歐亞非三洲，故學者東來以求安頓。齊稷下即為其安頓之所。屈原使齊，接受新知識，故天問、九歌盡源自西亞神話。下篇即以九歌中所祭祀的神，為九重天的主神。西亞於巴比倫文化時，有七星壇之設，祭祀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又謂希臘文化曾受巴比倫文化影響，阿里斯多德時代天已擴為十重，即除上述七重外，外加恆星天、動因天，連地計算在內，為十重。進而謂古中國既受西亞文化影響，則九歌中之主神實為九重天的主神。比附如下：日神（太陽）為東君，月神（太陰）為雲中君，水星（辰星）之神為河伯，火星（熒惑）之神為國殤，木星（歲星）之神為東皇太一，金星（太白）之神為湘夫人，土星（鎮星又作填星）之神為湘君，第八重天主星為蝕其神為

大司命，第九重天天主星爲慧星，其神爲少司命。又以爲山鬼代表地球本身，禮魂爲送神曲。進而謂：「上述諸神，各有其主名，亦各有其故事，且均來自西亞，地位均甚尊崇，幾乎每一位神都具有創造主的資格，其祭祀傳遍世界，不但世界所有大神均此九神所衍化，即我們中國所有山林總總之神道，也不出這幾位神的範圍」。竟將全世界神話及全中國神話均納入九重天神內，抱負可謂宏大驚人。不過，細察全書，幾乎無一立論爲必然，只是可能而已，而作者即一再推衍，蔚成大國。作者先假設所謂西亞文化爲最古，然後向各方傳播，神話系統亦如是。但此傳播學說，實未允當，古文化源於一或源於衆向無定論；即使源於一，處於今日考古學上尙沒能確定中國、印度、希臘、兩河流域何者文化發源最早之時，如何確定必爲西亞？謂中國古代曾受西亞文化影響，亦未能使人信服；夏代文化特徵或偶與西亞文化相類，安見必爲西亞傳來？蓋人類有其共通性，其影響人生者亦不過若干相同條件，其文化自當類似。作者以甲骨文中「貞帝於東」，「貞帝於西」之語，以爲即五方之帝，未必妥當。即使爲五方之帝，何必必受西亞影響？東南西北中等方位觀念，何民族沒有？至於戰國時曾受西亞文化影響之說，亦僅屬臆猜耳。鄒衍史記已明言爲齊人，何必爲域外學者？左傳禹貢爾雅周禮既有小九州之說，擴大爲宇宙觀而成爲大九州之說，有何不可？五德終始在鄒衍而言，爲宇宙論，謂五元素消長變化，後爲政治家所借用於君王變遷，何必必指五星？何必來自西亞？又如謂夏朝即有五行觀念，更何必自西亞來？作者謂戰國文化勃然而興，謂必自西亞來，謂戰國前文化低落，豈爲允當？可認之殷代甲骨文文字已有三千，其文化當繁然可觀，歷周代八百年農耕社會，文化根基當深厚，一遇社會體制變遷，智者自能各倡其理論，而成百家爭鳴，何必自西亞來？五行之說，或指金木水火土五行星，或指金木水火土五宇宙元素。五行相剋之說，當指宇宙元素言，五星如何相剋？五星與日月爲七曜，但未必即產生七重天神話，及擴至九重天宇宙觀，亦未必產生九重天神神話。中國諸神話人物中，從內證而言，實沒法看出與九星相關之處。就九歌而言，而文辭更未涉及星座，何必必爲九重天神？湘君湘夫人明爲沅湘之神，歌辭中有遡洞庭，投佩澧浦，沅湘無波諸語。作者竟辯稱：「他們既係神靈，自可隨意游蕩，他們在洞庭沅湘間留下行踪，又何足怪？」但爲何言

洞庭沉湘而不言他地？其為該地神祇甚明。作者謂西亞九重天主神幾乎皆具有創造主的資格，九歌中諸神除東皇太一外，實看不出其為創造主的身份，其不符合處甚明。又西亞水星為尼波而非水神哀亞，而作者以河伯為水星主神，可見亦不全然吻合。足見九歌所祀諸神，為西亞所祀九重天主神之說未確。作者除以九歌諸神比附九重天主，又以諸神話人物比附九重天主神。以夏禹及伏羲等上帝神與木星主神馬杜克相比，顛頊伏羲蒼頡與水神哀亞及水星主神尼波相比，雖未必盡如作者所述，為西亞神話之衍化，但相互之事蹟反較九歌諸神與九重天主神為近，誠足參考，但得待進一步之考察。蓋言之，西亞文化曾傳入中國是一回事，九重天神話從西亞傳入是一回事，中國有九重天祭祀是一回事，九歌中九神即為九重天九神是一回事，中國諸神話人物與西亞九重天主神性質相近是一回事，不得混為一談。作者思辨未精，據小同而略大異，以假設作結論，以結論作前題，一味推衍，差錯自所難免，而用力之勤且深，雖未足以為確鑿之論，但亦足以視為一新穎之假設，值得作進一步嚴格之考察與求證。

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廿六日

訂閱一年者贈閱後浪詩刊一至十二期

詩人季刊

創刊號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重要內容

■ 蕭蕭的「從紀弦到蘇紹連」連載

(內容為二十年來現代詩史總檢討)

■ 洛夫·羅門·林煥彰的最新詩作

■ 余光中序林興華詩集

■ 管點評「星期集」(林興華詩集)

■ 每季好詩選評(專欄)

另有許茂昌、慕隱、李仙生、莫渝、林興華、蘇紹連、司徒門、汪啓疆、陳珠彬、蕭文煌、陳義芝、掌杉等人的詩和評論。

• 編輯部：臺中縣沙鹿鎮文昌街48號

• 售價：每期十五元，一年四期五十元

• 帳號：郵政劃撥二四一九九洪醒夫

我讀「拾掇那些日子」

聿戈

作者：施叔青

六十年三月，志文出版社印行

「讀妳的小說，一直就有一種變形的感覺。……尤其是女人。它的變形，病的微醺，和人性意義上的曖昧，是很能貼切的形容出妳筆下的人物的意義。」——施叔青的姐姐給她的信。（前記頁一）

施叔青出版過兩本小說集，其一「約伯的末裔」，其二「拾掇那些日子」。本文僅就「拾掇那些日子」中的七個短篇故事來討論。在這本小說集中，「那些不毛的日子」和「火鷄的故事」是描寫她的家鄉鹿港和她童年生活的回憶，是自傳體式的短篇小說，寫得零零碎碎，但具有真實感，道出了作者在這種鄉土環境中的成長過程。

另外五篇作品，施叔青運用客觀的表現方法，來表白作者對鄉土的繫念和心中的執著。

自傳體小說，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作者的成長背景；虛構小說則另成一種新生命，值得當做一種文學批評的客觀對象，來剖析作者的風格。

1 性的掙扎

在「壁虎」一文中，施叔青顯露了少女時期對「性」觀念的掙扎。據施叔青自己說，這是她的第一篇創作（前言，頁一），寫於二十歲左右（五十四年發表於現代文學）。「壁虎」顯為一種象徵，道出生長在嚴格的倫理道德家庭下，子女的背叛性的「性」的需求。

故事的開端是女主角說她因為心情納悶而結婚，婚後在丈夫體貼的愛撫下而變得豐腴美麗。然後，當她看到壁虎，一種赤裸裸的動物，記憶便叫她痛苦，而開展了這篇故事。

時間倒流，作者讓我們進入女主角的少女時期。豐滿胴體的大嫂與倒懸的壁虎，在女主角的眼中，成爲一體。她大嫂的眼光中，永遠熾燒着一種渴求什麼似的饑餓，而她自己，到後來也過着她從前所不恥的壁虎生活。

這篇小說，揭露她對男女間情慾生活的「不可避免性」的痛苦。一方面她恐懼那種強烈的官能享樂，另一方面她却憧憬那個溫柔的搖床。這種精神上的矛盾情結，或許是一般深受道德信念束縛的少女，最真實的描繪吧？

施叔青爲強調她的小說人物（大嫂）的情慾特徵，安排了一個古典名歌劇「浮士德」欣賞會。在家人聚精會神的陶醉在精神享受的時候，大嫂神經質的吼叫起來：「我不要這些，我要滿足，啊啊！我可要官能的快活呵！我們確是只有愛慾和青春呀！」這部分由對白看起來表現得相當強烈，但在全文中却是一個敗筆之處。一般人，在正常的情形下，絕對不會說出那種沒有修養的話，那怕她是一個蕩婦也不行。所以，這種表現很不真實，過份抽象了，很難爲一般讀者接受。

2 巴扎洛夫與阿爾卡狄

「拾掇那些日子」是作者一段戀情的描寫，也是作者思想成長的過程。在這篇愛情故事裏，

我們看到的不是愛情纏綿的場面，而是一種年輕人思想的蛻變。在男女主角的對話中，我們似乎目睹巴札洛夫和阿爾卡狄兩個影子。

男主角的言行，很像屠格涅夫小說「父與子」中的虛無主義者巴札洛夫。他是一個自貧窮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小挨餓、受歧視，而靠毅力長大成人。他對生命有深遠的洞察力，具有文學、藝術、音樂方面的嗜好。可是，他反對舊傳統的一切倫理信念，包括婚姻生活在內。他的生命本身是一種向傳統的反叛，同時是一種無助掙扎的絕望。

他的個性呈現極度的矛盾，有時議論恢宏，有時却流露出灰色的思想，顯示對生存本身的厭棄和沮喪。他反對婚姻生活，為着是能夠滿足他那狂縱的慾念生活。他要無拘無束的過日子，尤其是性的解放；他希望掌握自己的前途，作一個自我世界的主宰。但是，他知道這點是命定地無法實現，於是他就虛無了，飄在倔強的自我固執與無根生活的死谷間。

女主角，可能代表着成長中的作者。她對男主角的愛情，其實就是一種崇拜。在本質上，這種崇拜感，頗像「父與子」中，阿爾卡狄對巴札洛夫的崇拜一

般。只是在本文裏，是一個女孩子對「新巴札洛夫」的仰望，演變成一篇愛情故事。

她在「寫小說打發日子」的心境下，遇見了男主角，把她的心帶出深鎖的閨房、古老的意識傳統。她驚愕於他的灑脫，超俗的氣概，她為他所受到的窮困所吸引，她為他的反叛性所迷惑。她在她心目中是一個思想上的哥哥，是一個崇高的偶像。她把自己的小說、感覺、最後是一種模糊的愛情，向他呈現。真的，這種精神上的膜拜，在她意識裏形成了幼稚的愛苗。

兩個人就在這種情境下，交往了一段日子。他們的聚會、通信，都花在討論文學創作和批評人生的問題上。她愈來愈發覺他的隱憂，他對生命的無可救藥的絕望。最後，她聽到他的敗德事情，心中的整個偶像開始崩潰。

在他慢慢撫琴的神情下，她看到了他的衰老，他的複雜性與多面性，一種貞潔的少女心懷受到刺痛。頓時，精神上的偶像粉碎無遺，她急急的離開他。

故事的結尾寫得很好，很感人。在歡送畢業生的晚會上，她唱了一首好聽的法文歌，回家途中，又哼

起那首歌，哼着，哼着，心裏繫念着他，但猛然發覺那是一首送別的曲子。這點，襯托出她心中的哀傷，點出這段戀情的失敗。最後，她在雨中淚流滿面的走着，斷斷續續的哼那首歌，讓讀者的心好像浸溺在雨中驅歌的憂鬱裏，給人無限的關注和深思。

3 孤城

生活在廣闊的自由天地裏，尤其是象牙塔中的知識分子，很少人想像到窮困和不幸。他們不知道這個社會裏，還有許許多多的畸零人，默默無聞地與他們呼吸同樣的空氣。施叔青，鹿港出來的施叔青，把她靈魂深處的愛心，藉着「曲線之內」的一羣殘廢孩童的生活，傳達給大學校園裏的天之驕子。

侯瑾是一個社會系的學生，她來到盲童院爲的是找一些寫畢業論文的資料。但是，當她目睹那羣不幸的孩子和看護小姐們所表現的愛心之後，她整個心胸爲盲童院孤獨的悲愴所感動。這羣小生命的掙扎，像一把利刃，直刺她天真底心，使她感覺隱隱作痛，終於「病倒」了。

一般人對殘廢者抱持同情心，侯瑾却領悟出自己心靈中的殘廢。一般人拿殘廢者的表演，來顯揚他們的愛心，而侯瑾却難以忍受人們對殘廢者的折磨。在她眼中，這種與生俱來的殘缺，是造物主對人的最大侮辱，是一種永生的苦折。她對盲童們，何止是同情心而已！她感到自己就如他們一樣，那樣的殘缺不全，那樣地在衆人的嘩笑下，蠕蠕偷生。

盲童們在黑暗的天地裏，仍不懈地向生命挑戰，不斷地成長着。他們的身體陷於「曲線之內」的孤城裏，但他們無畏地扮演人們要他們扮演的角色，他們的心是健全的，他們成長後將有健全的意志。侯瑾的痛苦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她悲憫這些不幸的孩子，一方面她對自己心胸築起的孤城感到悲傷。

走出盲童院，她病了！因爲她意識到自己就要走進另一個更大、更畸形的心靈孤城。

4 倒放的天梯

這是一篇表現得很獨特的小說，施叔青在這裏，運用高度純熟的寫作技巧，讓故事的發展，由一位年

輕實習醫師的幻想中推演出來。全文的內容和精神，充分地點出了「倒」字，它叫讀者循着倒放的天梯，一步步地登上作者的理念世界。

故事的開端，是一個醫學討論會。在院長分析病情的時候，一個實習醫師，把他敏銳的思潮，透過一張病患潘地霖的倒懸漆吊橋的照片，沉浸在一種天空、深淵、黑色大鳥，日影……水波……的想像世界。

接着，施叔青以兩則那個實習醫師的狂想，把我們推到故事的核心部分，推進她深邃的思想根源。第一則狂想，是流浪者潘地霖，隨着一羣油漆工人，來到深山中的吊橋下。沒有人敢上去漆這座吊橋，潘地霖一開始也不敢上去漆。在衆人的侮辱下，他的血液沸騰，一剎那間的感應，叫他懦弱的心強壯起來，他突然意識到，他不能萎靡下去，他要做一個強者。這座吊橋在他眼裏，成爲倒放的天梯，他要攀登它，他要征服它，彷彿他這一生就是爲着這一刻而活。於是，轉黯的天空，呈現一片莊嚴。

第二則狂想，託辭潘地霖的獨白，來表達作者對灰色生命無可奈何的衝刺。

油漆工人們走了！吊橋帶着異樣的安靜，怡然跨

跨於兩個山窪之間，潘地霖驚懼於那種恰悅，想從它尋出一絲道理。他認爲踏上橋板，一階階可通往天堂，吊橋成爲一種人生逆旅必須度過的過程。

但是，爲他倒懸於吊橋下，軀體下的深淵叫他恐懼，好像身處於沒有人類的恐怖中，他感到現實是一種闇黯的夢幻，一種不停的下墜，直到毀滅。這是施叔青對人類徒勞無益的掙扎的一種領悟，一種顫慄。

而潘地霖已置身此地，他覺得他那一點微小的人生價值，就在漆完這座吊橋。他知道這是一種戰鬥，他若不擊敗憂懼，憂懼便吞噬他。他的遐想，夢魘，時時困擾着他，而太陽光所發散的一股奇異的活力，使他的熱情亢奮，堅定他奮鬥的毅力。

當他幾乎完成漆橋工作的時候，他猛然想到自己只不過是被別人用線牽動的傀儡罷了！這種重大的發現，對他來講，是非常無情的打擊。他看清了自己一副塗漆的面具之後，一切的勇氣，一切的鬥志，全飄到九霄雲外了。

他渴望爬下這具倒放的天梯，一步步的走下來，走進人羣，不敢再奢望一階階的踏上天堂。天國的樂園是無望了！他只要做個平凡的個人，但他發覺不管

他如何的奮力、掙扎，始終停留在擺盪的吊橋上，無法接觸地面，重回人羣。

他於是瘋了。

施叔青藉着這位悲劇性的角色，吐出她內心濃烈的淒愴：「終究，我是個被人用線牽的傀儡，擺盪於深淵之上，一無依歸，既然這就是我，那麼讓我把自己扮演成一個更逼真，更稱職的傀儡吧！」

5 無根的思想

施叔青對於年輕一代徬徨，無根的虛無思想，已在「拾掇那些日子」一文中，露出淡淡的憂慮，到「擺盪的人」一文，她心中的疑慮成爲事實，巴札洛夫的典型，顯得更強烈，更爲病態。

「擺盪的人」寫的是一個留美的劇作家，他回到臺灣，爲尋找他的寫作題材。他以一種觀光客的眼光，審查他的祖國，而他所接觸到的一切人、物，使他感覺陌生。在他的意識裏，時時刻刻拿美國的富庶、陽光，來和故鄉的貧瘠、陰暗對比，所以，在他聽過，走過有關故鄉衰老的一切，被人遺忘的舊傳統，他

竟一無所獲。正如他(R)對於萌所說的：「如同面對一面白牆，我到過的那些地方，遇見的那些人，全都沒讓我找到一絲靈感。」

猛然，他發現自己生長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這種驚醒，使他覺得自己是故鄉的異鄉人，他存在的一切，和故鄉，甚至和別人，都沒有絲絲關係。

一個女孩送給他的小布偶，在他惡夢之後，給了他一種安全感。施叔青運用這兩個小布偶，代表了她的家鄉，代表傳統的我國社會。

施叔青這本小說集，運用熟練的寫作技巧，來表達她對現實社會的感受，她對人類善和美的渴望。在分析了她的五篇小說之後，我覺得她的小說除了顯露出一般年輕人的不安、焦慮、靈性墮落外，她更給了我們一種暗示：故鄉是可愛的，我們在此着根，在此成長，唯有靠着這片泥土而呼吸，才能屹立無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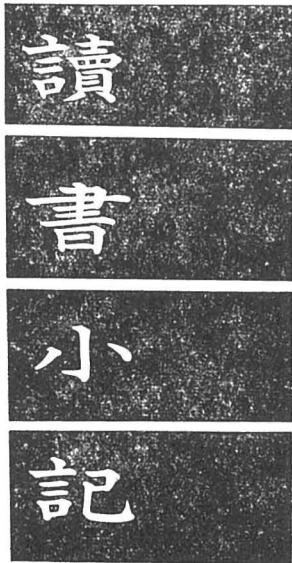
施叔青以樸素而流利的文筆，把她那些經過鹿港長久薰冶，而在心胸醞釀已久的鄉土慕情，藉着懷念，使我們重拾那片精神上失落很久的荒原。

——一九七四、八、二九夜刪校，稿成

過份強調讀書是種享受的人，我認為，那也正如同癮君子沉迷於煙或酒，尚無法也不願戒除的心情一樣。對於某一個人，讀書一旦真的成了種享受，那他必定已經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一種習慣的養成，該是多少辛酸、多少毅力，和多少嚮往的憧憬堆砌成的。

以我個人的自知之明，我絕非讀書料子，也很難養成任何習慣。在運動方面，乒乓、籃球、游泳、溜冰、騎馬，我實在樣樣都可以成爲縣級選手，但終因無恒心，沒毅力，趕不上成習慣，便被刷了下來。學樂器吧，小焉哉口琴，小學時代就曾在臺表演過，一晃眼，快四十年不上口了。十五、六歲時，熱衷於笛、簫，和鋼琴，都達到了替人伴奏的水準，可也早就丟了。我甚至還學過鋼琴，這還是七、八年前的事，只學了三年，實在學得苦不堪言，就停了。讀書更差，小學

、中學、大學，甚至軍校，不管怎麼解釋，我就是沒畢業，拿不出任何一張文憑。讀英文、讀日文，我不知道下了多少次決心，立下了多少個宏願，可從不曾持續過三個月。日文讀不好，還情有可原，因為我在抗戰時期淪陷區讀過兩年書，上日文課時，同學們和我盡可能溜之大吉。但是，讀英文又該如何解釋呢？事事我都沒有能養成習慣的最好證明，莫過於抽煙了。打從高中一年級開始，因為排演話劇我學習了抽煙，一直到現在抽了三十多年的香煙，可仍然上不了癮，成不了氣候。我可以一支接一支地抽，抽上十支



• 胡子丹

八支不打緊，我也可以整整一天，整整一個月不抽。

我曾經斷斷續續，下苦功讀過一陣子英文。說來好笑，那是在受訓的一段日子裏，我必需勤習英文，因為訓練單位命令我教新生的英文，爲了現買現賣，我在兩年之內，居然一字一句地讀完了三本文法書，記得那是「實驗高級英文法」、「林語堂文法」，和「渡船」。一本是形式文法，一本是觀念文法，「渡船」則完全討論動詞。這對我後來到了臺北當家教，和在補習班教文法課時，有了莫大的幫助。另外我把從初一至高三的英文課本，以及「大一英文選」，也全部讀完了。這樣即學即用，未上課前死背死啃，進了教室，居然口若懸河，例句朗朗而出，隨手便寫到黑板上。回憶那一段時光，拼命讀英文，原動力當然是死要面子，再者乃是接觸到生活的現實面，你不上課堂教書，便得去做勞力的事。我當然狠命約束自己乖乖就範。至於英文會話，二十多年前，因爲和老美在同一艘船上工作，「也死」「活該」地整日價亂扯，見到外國人也不害臊。事隔多年之後，到了臺北，人生地不熟，陷入了渾身只有衣服一套的困境，有幸撞到了一個蒸餾水推銷員的工作，每天跑天母、陽明山一帶外僑住宅區，硬着頭皮挨家挨戶按門鈴，比手劃腳地講番話，幾個月下來，總算磨出了點成績。半年後一改行，又閉起了嘴巴。

從小學到軍校，最使我頭痛的是數學，赤字數學成了我的專利。可是，做夢也沒想到，我居然當起了數學家教來，而且，還是教考大學的女學生。那也是剛到臺北，走投無路的時光，碰上了一位好友，那年是他師大的第四年，功課忙是藉口，我心裏明白，同情我的現狀是主要原因，把這個家教讓給了我。整整三個月，每週三次。每次上課一小時，我的準備工作起碼是五個鐘頭，而且，第一個鐘頭的課，整得我奇慘，我作了整整一個禮拜的日夜準備。如果這也算作讀書的話，這管什麼用？只是證明了什麼人對什麼東西都可以學，至於能否學而有恒、學以致用，則是另一個問題。

讀書的意義，如果只限定在看小說，那我可算是讀書人之一。我的家庭，不是書香門第，這點絕不能吹牛，祖先幾代，也沒聽說有中過舉，當過官兒的。父親是買賣人，母親舊式婦女。小時候，好像對做生意的人，

多多少少有着份敵意，「無商不好」的觀念，牢牢銬住了我們那一代的年輕人。天曉得，走了大半生冤枉路，現在還不是在做生意。父親似乎看準了這一點，談不上代溝不代溝的，從沒勉強過我們哥兒仨繼續他那一行。記憶中的哥哥鬢時髦，籃球校隊、壁報投稿，他都有一手。我們一共兄弟姊妹五人，我居中，上有兄姊，下有弟妹。母親給我們水果或零食時，便分別放在我們個別的抽屜中。哥哥常常在校練球，寫壁報什麼的，回家往往較遲。所以我常常打開他的抽屜，弄他一點吃的，起初發現有很多「繡像」的書，一邊吃，一邊便順手牽羊地看看什麼唐伯虎、薛仁貴的。後來食髓知味，便不找吃的而專找看的了。三國、紅樓、水滸等等；一本本地看，囫圇吞棗，不認得的字，看不懂的句子，就隨它瞞了過去，貪圖那曲折的情節，熱鬧的故事，簡直越看越過癮，越看越上癮了。書包一丟，便在哥哥抽屜找，慢慢連書包裏也塞上一本，上課時候偷偷地看。老師知道了，哥哥知道了，一向不太注意我們讀書的爸爸媽媽也知道了。這次爸爸真的光上了火，再不准看任何閑書。我直似被打下了十八層地獄。怎能一天不看閑書？大仲馬小仲馬，都早已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也為少年維特流過大把大把的眼淚。總算媽媽同情，每天准看一小時，是放學後到晚餐前這段時間內。一直到高中，我參加了課外活動，每天總有一兩個小時不是開會討論，便是各種活動，我一概不理不睬，會議桌前，球場的草地上，我照樣閑書一本，這時候我已經進步到看什麼什麼的ABC，什麼什麼的入門一類理論性質的書。所有的功課的成績都直線下降，獨獨國文課的分數却意外的好，尤其是作文，經常被多烘老師當堂誇獎。

真正沉迷在小說中的一段往事，至今記憶猶新。三十七年秋天，我服役海上，奉命由上海到菲律賓去接艦球，晚上的節目，無非是看電影或是跳舞。當時高雄沒舞廳，我們海上人到了「凱歌歸」或其他較大的舞廳，寶島姑娘們便纏着我們教跳舞。我不知道從那兒借來了紀伯倫的全集，一本一本，厚厚沉沉的，「船的來臨」、「啼笑集」、「砂沫集」、「先知」等等，完全把我給迷住了，一如發現了至寶，看着看着，便進入了情況，入了迷。因為借閱時間有限，開航日子在即，白天裏，我弄了個橡皮艇，划出港口，任它隨波逐流，漂到東

來漂到西，我則在艇上和紀伯倫神交。西子灣的浪頭很大，若是小艇翻身，我就要隨着滅頂，但是我早準備好，把紀伯倫藏在塑膠袋裏看着，只要一不對勁，我只要兩手一合攏，書便被摺起來，緊貼在穿了救生衣的胸前，便萬無一失了。過了黃昏以後，我就爬上艦橋，手中一杯熱咖啡，頭頂上一抹淡淡的雲，就這樣埋首在書中，常常失落了自己。有一次，船上有位剛剛由英國接艦回來的仁兄，整天裏作紳士狀，少年氣盛，有天不知怎地，在陸地上受了委曲，我正好是那晚的值班官，在梯口看小說看得迷迷糊糊，他居然把我佩在腰間的手槍抽了去，等我再度習慣性地去摸弄槍柄時，剎時傻了眼，唬得我耳鳴眼花。此事非同小可，軍人丟了槍，按照軍法從事，腦袋要開花的呀！總算平日積了點陰德，我竟然依稀記起有那麼回事，他不是在我和他的紀伯倫面前幌了一下嗎？不錯！一定是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幹的好事。我立刻下船，上了吉甫全速找去現場，這小子正舉起了我的手槍在示威呢！感謝上帝，總算及時趕上，及時喝止，不然的話，其後果怎堪想像！

即使我曾因貪戀讀書，而闖下了大禍，我也不敢自詡我有了讀書的習慣。因為我實在懷疑，我身上究竟有幾個讀書的細胞。把讀書當作一種嗜好，我是贊成的，好比灌老酒，口味對了，興致有了，就飲它幾杯；如果提不起興趣，或是對象不湊合，半口也嫌苦辣，勉強又有個甚麼勁。近年來，我看到成羣或堆的莘莘學子，天天啃書本，夜夜做書蟲，關在斗室裏讀，賴在圖書館裏唸，其目的是爲了上「烤場」，擠「窄門」，那一幅幅苦難的讀書圖，那裏有絲毫樂趣？又有那門子享受呢？

讀書的樂趣，是因爲養成了讀書的習慣才能享有。讀書的習慣，却還真不容易培養。得一步一步，一個層次一個層次的來，毫不勉強，毫不能踰越。一開始就能看世界名著的翻譯小說的人，不是天才便是白痴，這種天才我還未見過，但是這種白痴我倒常見，因爲他不知道所看何物，只是裝門面，充殼子，這種人當然是白痴。除了看小說，其他的所謂讀書，大概是指理論的，專門性的書了。能够養成了讀這類所謂硬性書刊的習慣，這種人最是了不起。我曾經在公車中看到一個人在讀一本理論數學，他是真正在讀，從他年紀上看，從他舉止上看，其注意力，以及其所獲有的享受程度，絕不比我當年「丟槍」時遜色。

我個人儘管不是讀書料子，直至目前我仍然斷斷續續的在讀書，所謂斷斷續續的讀書仍是和「習慣」大有分別。尤其是讀閑書。我把讀閑書時間分配在「等」的空檔裏，像等人、等開會、等電話等等的時間，而每天看報，則固定分配在早晨的如廁。在我手提箱裏，經常放一本當月的雜誌或刊物，準備在公共汽車上看的，看完一本再換一本。我很擔心我會發財，一旦有錢買了自己駕駛的小轎車，那我每月最起碼要少看十五、六種刊物，這豈不是我的嚴重損失！

我常嘮叨地對年輕朋友說，一個人在沒有疲於奔命忙著生活以前，最好要疲於奔命地訓練自己能有養成三種習慣的能力，那就是讀書的習慣，會一種運動和會一種樂器的習慣。習慣成自然，一生一世享受無窮，別人搶也搶不走，偷也偷不掉，那才是真正的個人財富！

本社代售以下各書

作(譯)者	書名	定價	作者	書名	定價
琦君	烟愁	25	楊青矗	妻與妻	30
黃春明	莎喲娜啦·再見	40	陳芳明	含憂草	25
黃春明	鑼	40	陳克環	陳克環小說集	25
傑克倫敦	生命之愛	40	陳克環	陳克環散文集	25
歐尼爾	開放的婚姻	40	余光中等	中國現代詩評論	90
周碧瑟	浩海孤舟	40	梅遜編	作家羣像	40
鹿橋	人子	55	隱地編	這一代的小說	35
蘇念秋	花畔	35	鍾龍	這一代的小說	35
楊青矗	心稿	30	蘇玄玄	愛的變貌	50
楊青矗	在室男	35			18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人是為幸福而生的，
全自然都如此教訓。

安德列·紀德

自然的教訓

林川夫著

「森林記事」讀後
皇冠出版社印行

「記得一個沉寂黑暗的夜裏，我持著獵槍走進一座濃鬱的森林，我想捕捉一隻傳說中美麗的紅尾鳥。我撥開密葉雜枝，聽見鷓鴣的叫聲，芳草的長葉割破我的臉孔，腳下踏在霉爛的腐木上；在一段枯枝殘木下我看見大鷹撲翅的覆羽，牠巨大的陰影重重遮住我的心靈。」

「從昏沉的黑暗到更深的黑暗，我盲目的奔竄在這原始林裏，我想捕捉一隻傳說中的紅尾鳥，然而我只能發現蝙蝠、烏鴉或其他鳥類，唉，我的腳已疲於奔馳，我的眼睛已苦澀的靜著，讓我安靜的倒下去吧，當夜尚未完全撤去她的面紗時。」

舒品

上面的兩段文字，當我最初讀到的時候——民國六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就被它深深地吸引。心想，這是一篇什麼樣的文章？什麼人會去寫它？所敘述的地方是真實的呢，抑或全篇只是寓言？在驚奇的情形下讀完了這篇「峽壁渡河散記」全文。直到最近，我才在書店裏偶然買了這本「森林記事」，它是一本描述山野生活的散文集子，收有十五篇文章。讀完後，興起以下之感。

書中大部份的篇幅都用以描寫作者的觀察和行動體驗；其中不乏許許多多細膩有趣的零片：「我認為，自然界中飛的姿態

最美的可要算是鳥的飛姿了。」「有一段日子，我幾乎變成『鳥之飛姿』的研究者了，尤其在這人跡罕至的幽林更適合於追求我的嗜好；每一種鳥都有牠飛行的姿勢；鶉鳥

(*Miercellis amantrotis*) 和棲息水邊的鶉鴿，因為體形玲瓏嬌小，所以身子矯健，飛行一起一伏呈波浪狀。鶉鴿慣於棲止在水邊的草叢或築巢在石罅間，平常牠們在高大的白茅草底下穿梭著啄食，一有了驚動或厭倦了就拍一下翅膀，撲到開滿白花的茅草莖上，可是草莖是很纖弱的，牠的爪抓了一下就傾垂下去，這時牠又敏捷的拍了一下翅膀，飛落另一根草莖上，結果還是一樣不能站穩，看牠的樣子像是不以為然，這樣試了很多次，牠總算停駐在一枝較粗韌的莖上。」①「我將這些植物分別整理，並用紙張再繪描它的構造；像葉脈的組

織及大小，鬚根系或直根系，對生葉或互生葉或叢生葉。我將它們分成幾種方式處理，一種是乾製、烘乾或曬乾，然後再壓平用線索串起來；一種是濕製，浸在瓶子裝的藥水裏；一種是埋製，這是有趣而很好的辦法，我將屬闊葉類或針狀葉挖一層很淺的土，然後埋下牠們，到了適當的時間再挖出來看看，這時的葉肉腐爛了，只剩下硬的葉梗和葉脈。」②凡此種種，也足以代表整本書之所涵括，因為作者的生活面繁富，且本文並不擬介紹此種生活之面貌，只願對整個自然生活之寫述，提起自然的看法。

我一邊讀着作者在山野水畔的生活情狀，也一邊聽着作者介紹那些人為的行事；我一直願意把自己待在都市的身心置放到那遙遠的美好地方，却始終無法避免這本集子的勸勉：「有人把精神和物質分得

很清楚，他們說，這是物質生活，這是精神生活，我不願意做這件傻事，其實呢？這些只是哲學家玩弄名辭的伎倆了。」③「我便樂於和一些高貴的靈魂往來，李白或陸放翁，未經我的許可便輕推我未上栓的門扉，柏拉圖和古查魯斯(Cusarvus) 乾脆直接從窗戶跳了進來，其他還有 Pindar (希臘詩人)、尼采、歌德、納蘭性德、老蘇、羅曼羅蘭等等，來客之多幾乎無法一一介紹，甚至於其中還有幾位我不認識的人物，像很富智慧和幽默感的 Polzano，他自稱是十八世紀末葉的狂徒，提倡原質論；還有一位畫家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是山水畫的鼻祖；這幾個靈魂把我窄小的屋子擠滿了，對待這些客人我從來不準備什麼宴席或佈置，事實上我也花不起這筆經費，在這窮僻之地把我的靈魂的完善，當成燃

燒的蠟燭照亮每個燦爛的來客已够好了。於是我們與高彩烈的討論各種問題，態度上可說無拘無束，奔放自由；我們從古代的享樂主義談到近代各種紛沓不一的思潮，直到興盡方罷，有些時候，我只請一人與我清談，像愛默森、杜甫或悉達多，這些經常是我的訪客。」④「對於生活整個的追求，除了藝術家和哲學家外幾乎很少人去注意；霍桑曾雙手築起一個溪村（Brook Farm），柏拉圖在文字上建立他的理想國，以及 Utopia 的想像構築，固然這些成爲歷史上的失敗鑑例，但他們對於熱愛社會和生活的精神却足以永遠影響復代文化。在人潮如浪湧的今天，穆罕默德和釋迦牟尼的聖跡已成爲古代的神話，人只有在平凡中活着，在平凡中死去。雖然許多哲學家已認定人類是最有智慧和理性的動物，但我們還

是脫離不了在大地表皮上的奔波勞碌。」⑤

自然給了鳥、蟲、魚千萬年來的生存，老去的鳥給年輕的鳥許多可資生存的東西，但沒有給牠所謂的「哲學」，牠們繼續活着，在自然的理則中。自然也給了人許多東西，使他們會說、會創造新世界，但那是遠離鳥獸蟲魚的世界，人們通常不在森林裏生活。當一個人走進了森林，爬上了山，進入了水澤在該處生活，他決定了自己，認同了週遭，那麼一切重要的人生行程得以開始。一個寂寞的孩子，他有着悲苦的背景，他有着年輕人的渴望，渴望吐出心裏的繁思。人們勸他：「讀些書吧！你可以漸漸把感受寫出來。」但他細想以後，終於清楚了自己，也得到了人生的道理。他說：「我不是生下來去讀書的，人生的目的就是生活，而且是

自由的生活。沒有先決的觀念可以支使我，我想學得而用以活命的，只有自然可以告訴我。」另外尚有一個例子：一張朋友的照片上，有着一個穿着入時的紳士，面對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孩，背景是破敗的農村。照片邊的題字是：「走開——穿著你漂亮的衣服回到你們的城市去。」

我想得知作者捕捉紅尾鳥的結果（雖然終讀此書也未使我得到）。更想知道捕捉過程中的勞碌，因爲即是自然的教訓，自然教訓我們在「大地表皮上奔波勞碌」，當然那是自由的，自求幸福的。任何中途所生之苦難（或快樂）使我們產生哲學，但重要的是，使我們勇往直前。註：①出於「森林記事」篇。②出於「綠色田野」篇。③出於「峽壁渡河散記」篇。④出於「冬之林野」篇⑤同④。

李師鄭 給愛書的人

從陳之藩散文集談起

在我的書櫃上，早就擺上了陳之藩的「劍河倒影」和「旅美小簡」，但我還是買了「陳之藩散文集」。

我一向愛讀陳之藩的散文，這是我購買「陳之藩散文集」的一個理由。但是，更重要的理由却是盡一份讀者的力量，維護作家應有的權益。

兩年前，在「現代文選」課上，老師曾要我們研讀「劍河倒影」一書。當時我會大加反對，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出現正式的版本。爲了讀它，我寧願跑大老遠去向朋友借中副剪報，寧願等待正式的版本。

遠東書局出版「劍河倒影」時，我毫不考慮的買了一本。其實，當時任何一種盜印版都比遠東的版本便宜。我爲的只是版權而已，因爲我已經在課堂上讀過它了。

若干年來，盜印問題一直困擾着出版家和作家，對讀者來說，這真是一種損失，更是一種恥辱。

須知，不法書商所以敢放肆盜印，主要欺的就是讀者貪圖小利。盜印書由於成本低廉，可以較低價格拋售於市，非但足以打擊正版本，甚至銷售量可以壓過正版本。對讀者來說，這豈非一種侮辱嗎？

假使盜印情形繼續不停，循規蹈矩的出版家只有改行一途，優秀作品不是就更加難求了嗎？因此，我相信讀書人若想多讀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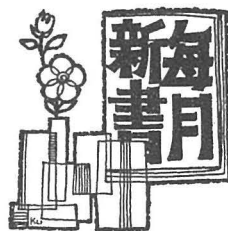
好作品，最佳的途徑就是聯合抵制盜印。

幾年來，每回買書以前，我總先研究那本書是否盜版。無論盜版書的價格如何低廉，我一定堅持原則，拒絕購買。正版本與盜版本的價格往往只差了幾塊錢，但這幾塊錢也正是榮譽與恥辱的分界。愛書的人怎能爲了區區幾塊錢而放棄對原作者的保護，放棄身爲消費者的讀者的權利呢？

陳之藩在爲他的散文集作序時說：「今年我暑假回臺，有位臺灣大學的同學搜集了六種『劍河倒影』的盜印版給我看，我看看着紅紅綠綠大小不一的各種盜版苦笑了半天。」

相信每位作家看見自己作品的盜版後，都會「苦笑了半天」。但是，「苦笑」並不能解決問題，並不能帶給讀者什麼益處。讀者若能建立一種默契，自動施行抵制盜版，非但可以解除規矩的出版家和優秀作家的困厄，間接的也可以減少讀者自身的損失。

盜印影響了出版家的事業，影響了優秀品的出版。如果這種風氣獲得改善，相信國內會出現更多好書。對愛書的人來說，還有什麼能比讀好書更覺舒暢的呢？



九月新書

書坊

作者	譯者	書名	開本	定價	出版	頁數	郵費	撥備註
呂芬蓉	譯	路加福音	卅二	四五	光啓出版社	三三二	中二〇四七九	
周增祥	譯	微笑的天使	四〇	卅五	光啓出版社	三一六	中二〇四七九	
席德進	譯	臺灣民間藝術	廿五	一二五	雄獅圖書公司	二〇八	一〇一〇三七	
亞美	譯	抽象畫	廿五	四〇	雄獅圖書公司	一三六	一〇一〇三七	
朱佩蘭	譯	家	卅二	五五	道聲出版社	三三九	三〇八五	
周增祥	譯	燈塔守的話(第二輯)	四〇	三八	道聲出版社	一五四	三〇八五	
俞繼斌	譯	假如試管造出了生命	卅二	二八	道聲出版社	一〇八	三〇八五	
俞繼斌	譯	現代思想的挑戰	卅二	卅五	道聲出版社	一四五	三〇八五	
楊珊珊	譯	功夫	卅二	卅〇	林白出版社	一七六	一四九八〇	
戴明	譯	害羞的攝影師	卅二	四〇	林白出版社	三一二	一四九八〇	
何新	譯	婚姻大事	卅二	卅〇	林白出版社	一六一	一四九八〇	

- | | | | | | | |
|------|-----------|----|----|----------|-----|--------|
| 林憶文 | 再見鬱金香 | 卅二 | 卅五 | 益羣書店 | 一三二 | 一五一五二 |
| 謝秀宗 | 晴與陰 | 卅二 | 三〇 | 益羣書店 | 一九八 | 一五一五二 |
| 徐秉鉞 | 面紅耳赤集 | 卅二 | 三〇 | 益羣書店 | 二〇二 | 一五一五二 |
| 高鳳池 | 那堪清秋 | 卅二 | 卅五 | 益羣書店 | 二三七 | 一五一五二 |
| 鹿橋 | 人子 | 卅二 | 五五 | 遠景出版社 | 二六五 | 一〇二二二二 |
| 蘇念秋譯 | 花畔 | 卅二 | 卅五 | 遠景出版社 | 一四〇 | 一〇二二二二 |
| 西尾忠久 | 男人也認輸的女人 | 卅二 | 五〇 | 廣告時代社 | 一八一 | 一九〇〇四 |
| 葉洪生 | 綺羅堆裏埋神劍 | 卅二 | 卅五 | 天下圖書公司 | 二二四 | 一五二八二 |
| 巴比龍 | 逃出了惡魔島 | 卅二 | 四五 | 言心出版社 | 二八二 | 一〇三一〇八 |
| 里德 | 我們要活着回去 | 卅二 | 四五 | 言心出版社 | 二四二 | 一〇三一〇八 |
| 文林 | 高中學生科學讀書法 | 四〇 | 廿五 | 新光書店 | 二二二 | 二〇二六一 |
| 田中克己 | 兩性的遺傳 | 卅二 | 卅五 | 文皇出版社 | 一六二 | 四一七〇七 |
| 莫理斯 | 人類動物園 | 卅二 | 四五 | 文皇出版社 | 二五一 | 四一七〇七 |
| 葛林華德 | 高貴的娼妓 | 卅二 | 四〇 | 文皇出版社 | 一八七 | 四一七〇七 |
| 武光東 | 如夢記 | 卅二 | 三〇 |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 一四三 | 一八二一五 |
| 莫里斯托 | 人類心智的橋 | 卅二 | 卅五 | 三山出版社 | 二二〇 | 一七七一八 |
| 霍爾等 | 人類環境的品質 | 卅二 | 六〇 | 三山出版社 | 一七七 | 三二四一八 |
| 魯比 | 思考的藝術 | 卅二 | 二五 | 三山出版社 | 一二六 | 一七七一八 |
| 馮作民 | 希臘神話 | 卅二 | 四五 | 西南書局 | 一九三 | 四九九六 |
| 蘇慶隆 | 低音號的獨白 | 卅二 | 卅五 | 水芙蓉出版社 | 二二二 | 一九二七三 |

華振之	故國神遊第二集	二五	五五	書評書目出版社	二五六	一九二七四	
蔡秀蓮	菊園的懷念	卅二	一五	水芙蓉出版社	四〇	一九二七三	
薛天棟譯	經濟分析本論(上冊)	卅二	九〇	協志出版公司	四四四	一三四九九	
薛天棟譯	經濟分析本論(下冊)	卅二	六五	協志出版公司	三〇八	一三四九九	
蘇振申	日本古代中世史	卅二	四八	名山出版社	一八六	一九三七左	
左秀靈譯	竹取物語	卅二	四八	名山出版社	二一〇	一〇〇九三七	

八月新書補遺

作(譯)者	書	名	開本	定價	出版	版	者	頁數	郵	撥	備註
宋晶宜	海天集	卅二	四〇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二〇八	一八二一五					
王定和	爲什麼中國人會這樣	卅二	十二	環宇出版社	七〇	一四七一四					

七月新書補遺

作(譯)者	書	名	開本	定價	出版	版	者	頁數	郵	撥	備註
王無邪	平面設計原理	卅二	九五	雄獅圖書公司	一六〇	一〇一〇三七					
劉子人等	毛澤東爲什麼要「批孔」	卅二	二〇	天下圖書公司	一一四	一五二八一					
蔡文甫	愛的泉源	卅二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一七八	一八二二五					
童眞	樓外樓	卅二	三五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二二八	一八二二五					
段彩華	花彫宴	卅二	三〇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一七九	一八二二五					

新起的一代

THE RISING GENERATION

殷允芃著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

卅二開，217頁

特價45元

在新聞報導文學中，以臺灣年輕人為對象的報導寥寥無幾，而且分散在不同的報章雜誌，大都事過境遷，漸漸地為大眾所遺忘。兩三年前，「學生英文雜誌」（Student Review）開始逐期刊登這一類的文章，文筆流利，見解深入，逐漸被年輕人所喜愛和談論。這些文章都是中英對照，對有心學英文的人更是最恰當的課外讀物。本書就是將這一連串的報導收集起來，企圖為這一代年輕人的某些活動面，留下小小的註腳。本書共收集十七篇文章，報導的範圍相當廣泛，作者殷允芃是臺北合眾國際社第一位女記者，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學碩士，曾著有「中國人的光輝」。

（原載二十八期出版家雜誌，作者林佑成）

不是故事的終結

張伯權

■從一本情書談起■

書名：Letters to Felice
作者：Franz Kafka
出版：Schocken Books, New York
定價：美金十七塊五毛
頁數：六二〇頁

一面是熱情 一面是罪咎，不過罪咎只是熱情的另一面

1

去年，紐約 Schocken 書店又出版了一本卡夫卡的信簡，算來，距離他的逝世整整有半個世紀了。回顧卡夫卡的著作，首次在美國以英譯本出現的是「城堡」，那也是他死後六年的事了。包括這本「給費麗絲的信」在內，Schocken 書店一共出版了三本卡夫卡的書信集。其餘兩本，書名是：「給父親的信」與「給米蘭娜的信」。想要研究卡夫卡，想要真正認識卡夫卡，我認為除了他的日記，這三本書信集，尤其前二本，是非常珍

貴的。大家知道，卡夫卡和他父親的關係在「心理學界」是一件著名的「個案」。很多有名的心理學家都爭先恐後，啾啾不休的爲他「分析」。然而無論如何都抵不上這封長達六十頁的信函本身。這封信卡夫卡並未寄發，後來便交給了他的摯友布洛德。我無意在此贅述我的感想，但禁不住要譯幾段給讀者看看：

「前些日子，您問我，爲什麼我畏懼您。如同往昔一樣，我不知道要以什麼話來回答。一方面正由於我對您的畏懼；另一方面，我的言語無法達盡內心的感觸。即使現在給您寫信，也無法說盡一切。因爲，甚至當我落筆之時，這份恐懼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使我無法對您暢言。更因爲這個問題的程度已遠遠超過了我的記憶與理智範圍。」

「小時候我很膽小，但是我相信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樣的頑皮與執拗。我知道母親對我太縱容了，但我不相信我會難馴到無法管教，我不相信一句溫謐的話，輕輕的一握一牽，一瞥友善的眼色，我仍然會無動於衷，不顧你們的要求。……您希望把我養成一個強壯而勇敢的孩子。」

「有件事情至今仍然記憶猶新，我想您也不會忘掉吧！一天夜裏，我不停的抽噎，哭着要水喝，現在想來並非因爲口渴，大概是心頭煩悶，而又畏懼孤獨的緣故。當時您厲聲叱責無效，便把我從床上一骨碌拉下來，逕自帶到外面的陽臺，只叫我穿着一件睡衣，孤伶伶的留在那兒，而且把門鎖上。……那次以後，我變得很聽話了，但是我的內心却受到深深的傷害。……我在您的心中毫無意義可言，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雖然那只是一件極小的事，但這份毫無意義的感覺却經常壓迫着我。」

事實上，我所需要的外不是一點鼓勵，一絲友善。稍稍放開我的道路……」

自始至終都是壓抑的憤怒，尊敬，熱情，衝突和折磨。力量萬鈞，令人深深感動。

卡夫卡一生的信仰模糊，我們無法肯定指出，他這個人是「瘋狂」還是「痛苦」的難產兒。「信仰是如此困難，因為忍受痛苦是如此困難」。但他以堅強的創作來助長自己的勇氣，他稱寫作爲「一種禱告」。由此他得到了不可缺少的快樂；他說「這種快樂的感覺不時在心中湧現……同時，這種感覺促使我相信自己能力的存在。若其不存在，我也可隨時很肯定地讓自己相信它的存在。」這並非一種欺騙，而是一種願望。

他是生活得如此之深，他的書信使我們對人性的諒解，向前更推進了一步。我們無法憑藉既存的一般知識來尋求卡夫卡世界的「合理」解釋，他的「真實」非我們所熟識的任何理性範疇可以包孕的。我們須以親身的體悟與會心的同情來印證這個十字架。對於他的聲音，我們需要比對別人更大的耐心去傾聽。但我們急躁、不安，我們沒有耐性，而且愚昧，於是我們對自己開玩笑，把自己放逐在一片無愛的冰漠裏，隨日月的流逝而漂泊，終至於蛻化爲冰漠的一部份，忘却了人的存在。人的成長是依賴反省，而反省必需與人接觸。

3

「卡夫卡給費麗絲的信」，我們非得把它當作卡夫卡整體作品的一部分來看，絕對不能單獨分割；就如里爾克以及愛倫坡的書信是他們兩人作品的一部分一樣，雖然理由不盡相同。

當你翻開書扉，便是一幀卡夫卡與他的費麗絲的合照像。卡夫卡的嘴角微微掀起一絲笑意，在卡夫卡的臉上，這是很少看到的。這位脆弱而短命的作家，爲了一份「執著」，付出了極殘酷的代價——終生的孤獨與痛苦。想起五十年前，也是六月的季節，一個大雨滂沱的日子，他被送入了療養院，在那兒掙扎底吐出了最後一口氣。如果你對卡夫卡有相當的認識，此時心底必然湧起一股碎心的割痛，一抹親切的同情。卡夫卡是應該被尊敬的，他是我所知的最肯真誠思想的人之一；最忠摯於自己生活的人之一。要做到這兩件事，需要至大的勇氣。

從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封信始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最末一信止，整整五年的光陰，款款魚雁，簡牘盈累。這本厚達六百多頁的書信集，是卡夫卡氣質與感情最繁複的結合。寄意寄情，纏綿醇醪。卡夫卡幾乎每日一信，甚而有時一日數封，最高記錄一口氣寫了二十九張信紙。他住在布拉格，她在柏林。因此書信的傳遞成了兩人之間相互瞭解的唯一繫綫。卡夫卡的性情在信裏毫無掩飾，表露淋漓。他對她傾談自己的健康情況，談人生觀，談文人和作品，也談自己的寫作情況，以及日常生活點滴。他深切的剖析自己，將自己的生活忠實的記錄下來。卡夫卡自己曾這麼說過：「如果你們想徹底理解這些書，就需先瞭解我。對我的生活，個性，遭遇，和夢幻必須要有深入的瞭解。」他的書信已可滿足我們這個願望。

卡夫卡不是曖昧主義者，或是思想頹廢者，他的心智是明晰，清澈的，只要你肯坦白面對他，其所謂的神秘性必可逐漸澄清，否則，便讓他繼續孤獨吧！不要再詆誹他——加害於一個犧牲者是一種愚昧而殘忍的罪惡。

4

卡夫卡一生中的幾個女人，都為他的生命抹上永不褪去的色彩。一九一二年柏林的費麗絲(Felice Bauer)，一九一九年布拉格的J·W，卡夫卡亦與她兩度訂婚，二次退却，一九二〇年當他與J·W的婚約尚未解除之際，卡夫卡又結識了維也納的梅蘭娜(Milena Tesenska)，一個有夫之婦。

在兩性的愛情之中，他時而張翅而飛，遠到山嶺，却又突然摔下來。永遠沒有一個完整的愛情故事——一連串的絕望，幸福，自我貶咒和自我折磨。像是秋天裏的一片落葉，永遠在橫風的浮托下，飄宕空中，無法貼落泥土。卡夫卡渴望女人，却從沒結婚。他所尋求的愛都無法以婚姻來獲得。它所引起的苦痛，逼使卡夫卡像一隻受驚的小動物，自掘一條蜿蜒的甬道，以遁避世俗的傷害。「洞穴最可愛之處在於它的寂靜」。卡夫卡

很寂寞——像卡夫卡的世界一樣的寂寞。惟有在他一生的最後一年，一九二三年的夏天，他才遇到了快樂，一個十九歲的希伯來少女桃拉（Dora Dymant）。從她身上，這個年已四十的作家才品嚐到真正的快樂，醇醪的愛情生活；她以極度的同情陪伴他，照顧他，像是情婦，又像是女兒。

5

四個女人中，以費麗絲對他的影響最深最大。後來（一九一二年）他自己曾說：「那時，在漫長的一夜之間，傷口霎時綻開了。」在那所謂「費麗絲時代」，倆人的關係既是朋友也是情人，既是追求也是逃避。他曾啓迪他的創作靈感，但結果却驅使他陷入絕望的深淵。不幸這段姻緣却非以兩個戀人的死亡作為結束：費麗絲有足够的強韌再嫁給一個商人，而卡夫卡的病則愈來愈重。日後在信中他這麼說：「我該生存的而竟沒有生存」，這份罪惡感在其後的卡夫卡更為深刻。正如前面我所說的，卡夫卡更加一心一意以寫作來哺取勇氣。後來卡夫卡唸到齊克果的選集：《The Book of the Judge》，發現齊克果的命運與自己的竟是這般相似，而感到強烈的親近性。他的心情我們是可以體會到的。

八月十三日，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布洛德寓所，遇見了費麗絲。「那天我去看布洛德，她正坐在桌邊。當時我正找位置坐下，第一次清楚的看了她。等我坐下來，心底便已有了一個堅定的意念。」九月二十日他就發動了首次攻擊：「親愛的鮑爾小姐，或許妳已忘了我是誰。我應該再自我介紹一次：我叫法蘭茲·卡夫卡，就是那天在布洛德家裏跟妳打過招呼的那個人，也就是後來親手把一張張照片隔桌遞給妳的人……」最令卡夫卡動心的不是她的外貌，而是她身上所散溢的那種純女性的氣息。柔和的線條，溫和的個性，正是賢妻良母的典型。他在「給父親的信」中，這麼說道：「一個男人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就是結婚、成家、生子。在這變幻無常的世界上瞻養她們。如果可能，再領她們一段路。」可是，結婚的願望始終敵不過對婚姻的恐懼而凋零了。

他在日記上草擬了七條「結婚／不結婚」的得失比較表，「辯論」他是否該和她結合。在第七條他記道：「獨身。也許有一天我會放棄我的職業。結婚，絕無可能。」

6

對我們而言，究竟何以他不能娶他所愛的女人，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或許因由「內在的困難」。想到卡夫卡與費麗絲，令人聯想起齊克果與黎貞娜。或許如齊克果的詮釋者 Walter Lowrie 所說的，他們的「反省之力眩惑了直接的或本能的反應」。兩人的心靈經歷極其接近，一樣背荷着自覺的却無法解釋的罪惡感。近似一種「良心」，一種更高层次的意識，而以不安表現出來。

雖然他寫給費麗絲的情書中，搖擺不定地指向婚姻，卡夫卡却一直在傾訴自己的缺點：體質羸弱，容易疲倦，懷疑性能力。「妳是個女孩，需要一位男人，而不是一條在泥巴裏蠕動的蚯蚓。」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二日，他從布拉格寫信給費麗絲的父親：「我憎惡結婚……我缺少一切過家庭生活所必備的才能和條件。」在他未尋得一條「生命的安全道」之前不能結婚。我認為這是浮面的藉口。事實上，卡夫卡已陷於自我禁錮般的內省生活。他無法與寫作割離，他警告過他的妻子必須忍受「一種修女的生活」。卡夫卡在彼此或彼之間掙扎着。「在床上輾轉到天明，僅有從窗口跳下去是解除痛苦的方法。」於是二度訂婚，二次解除婚約。當一九一七年七月宣告二度訂婚後一個月，卡夫卡從醫生那兒得知罹患了肺結核，卡夫卡咯血了。他把這消息告訴費麗絲時，似乎帶着一種輕慰感。布洛德在卡夫卡傳記裏告訴我們：「他以肺病為藉口，放棄了計劃良久結婚成家的打算。」據他說，他看見卡夫卡流淚，僅此一次，以前或以後都未曾見。

費麗絲寫給卡夫卡的信却從沒有找到。但從他後來的信中看出，她對他們的未來已絕望。費麗絲精神果斷，身體健壯，實際樂觀。這些因素引起卡夫卡強烈的結婚慾望，但也許因為同一因素而使他們分離。過了短短一陣時候，她嫁給了一位德國股商。對卡夫卡而言，這種結果或許從開始就明白了。要是結了婚，他得到的不是一位賢內助，而是喪失了一位筆友。

卡夫卡對費麗絲的愛情，使他自已改變不少。在這五年期間，卡夫卡的想像力與創作力達到了巔峯時期；一些他最好的作品，包括「審判」、「蛻變」，以及「判決」（卡夫卡將它獻給了費麗絲）都在這時誕生。

卡夫卡一向特有的風格與氣質，在「給費麗絲的信」中，一樣卓越的顯示出來：文辭簡明平淡，靜靜的敘述（不若杜思妥也夫斯基那般「叫喊」，也不似齊克果那種銳利的「辯證」），看起來像是缺乏藝術性，却能立即激動你的智性與心靈。一針見血，機警而敏感的把握我們所熟悉的現實瑣事，洞穿潛伏其內的畏懼與憂傷，流動着一縷不斷的鄉愁：人何者為真？何處是歇憇之處？六月三日正是卡夫卡逝世五十週年的忌日。卡夫卡扔出的石頭早已落地，而他也走到了石頭落地的一點。但是，對於人類而言，這不是故事的終結。

附錄：作品簡表（僅限於有中譯本之著作）

1. 長篇小說：城堡 (*The Castle*)，熊仁中譯，展鐘出版社。
審判 (*The Trial*)，李魁賢中譯，大業書店。
2. 短篇小說：絕食的藝術家（共收六篇），現代文學雜誌社編譯，展鐘出版社。
蛻變（共收四篇），金深若中譯，志文出版社。
3. 書 簡：卡夫卡情書選 (*Letters to Milena*)，馬春英中譯，展鐘出版社。
噢，父親 (*Letters to Father*)，張伯權中譯，尚未出版。
罪咎與熱情 (*Letters to Felice*)，張伯權中譯，尚未出版。
4. 寓言與格言：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張伯權中譯，散見聯合副刊、人間副刊、現代學苑。

「新事業・新商品」序

余阿勳譯

歐美各國，新開發的產品，在一兩年內就在日本大量生產，變成一項新興的事業。有些新興事業，只要海外開始嘗試，日本就緊跟着試驗成功，尤其在最近數年內，這種風氣發展得更為蓬勃。

有些商品在日本大為暢銷，主要是獲得外國的技術或新構想之後，再加上改良，而發展成巨大的事業。像這種實例不勝枚舉，但它的背景不外乎下列幾項：

一、日本的產業，經過六十年代的高速度成長期後，各部門已達到近代化，並具備相當的技術水準和綜合生產力。

二、隨着國民所得水準的顯著提高，歐美先進國家的生活方式已在日本定型，社會上對於高度的產品或工商服務，已普遍能接受。

三、日本各種事業，未具備巨額研究費用的能力，因此輸入的技術或構想，遠比自主的開發來得大。諸如此類原因，無不構成日本產業迅速發展的風潮。

到了七十年代，產業界已提高附加價值，而朝向經營多角化的方向迅速邁進。最近海外對於新產品或新事業的情報，產生狂熱的追求，可能就因為經營多角化的緣故。

日本工業新聞從一九七二年十月開始增加「明日的產業」項目，每週增刊一次「海外新商品」專欄詳細介紹歐美各國新興的事業或新產品，這就是爲了滿足產業界情報的需要。

自從這項專欄連載以來，經過一年兩個月，總共發表六十篇有關這方面的文章，我們應廣大讀者的要求，特予收集出版。

如果加以分類，則以近年來發展最爲迅速的電子工業佔最多，其次是 Do-It-Yourself 型的餘暇產業、公害防止、情報關連、流通服務、健康、海洋等等，這種產業大半都是靠多角組織而成立的。

自從在報上登出這項消息以後，我們接到無數讀者的電話和來信，打聽有關內容。

事實上，也附帶給我們帶來許多困擾，譬如我們需要海外的有關資料，總得盡心思去索取，一旦向有關企業打聽，回答都是「未到公開的階段」，可見歐美企業的「秘密主意」還是十分濃厚的。我們的材料來源大致自三方面。

△有關各專門產業的新聞、雜誌，譬如電子工業新聞等，還有世界樣品情報，也是有用的資料。

△日本貿易振興會所收集的情報，也給我們不少益處，我們靠這項情報向海外各項企業打聽商量，然後從日本有關企業獲得補足的材料。

△各國駐日大使館也常提供我們各種資料。借此機會，我們向各有關方面深表謝意。

因爲我們的報導也促進國內同樣典型的新事業誕生，譬如快速修理業、日用品專門店、廣告業等等，各種行業從小規模開始，漸漸發展到很可觀的事業。

值得特別一提的就是，即使在歐美國家中受歡迎的新事業，直接輸入日本，却未必適合發展，如果加以一

番構想和改造，也往往會獲得成功。

日本經濟隨着石油危機，正面臨很大的轉變期，各項事業不得不朝向更高的境界去發展和經營，在歐美新開發的各種商品或新事業，多少能帶給我們一些參考價值，所以我們希望讀者活用本書。

日本工業新聞社總編輯

正木毅

創造新觀念

——「世界的新事業新商品」譯後

余阿勳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日本松下電器舉行第一次創業紀念大會，該公司董事長松下幸之助在會上告訴全體職員說：

「所謂企業，其實就是自來水哲學，自來水是經過加工的、有價值的東西，今天如果有人偷取有價值的東西，必會受到處罰，可是如果有人轉開路邊的自來水栓，讓路人大量地偷喝了自來水，即使有人指責他們犯法，却不是為那些被喝掉的水而指責他們，何以呢？因為自來水太便宜的關係，為什麼會便宜呢？就因為生產過於豐富，等於無盡的寶藏一樣；這裏便出現我們做為一個實業家、生產者的使命問題，我們要把所有的生活物質大量地開創出來，使它像自來水一般地源源不斷，也使它像自來水一般地廉價，俗語說：『百病不如貧病』，其實貧病是可以征服的，松下電器的真正使命便是在生產，使物品變成無盡量，使大地變成人間的樂土。」

從以上這段演說詞中，我們可以看出松下的思想與表現力；他的觀念讓人易聽易懂，而且深植在現實生活中，他這種觀念與胸懷，在後來松下主持的 P.H.D. (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 「靠繁

榮建造和平與幸福」運動中充份發揮出來，給有理想的實業家們立下很好的典範。

這種精神和態度，也促進日本實業家們，除了大力生產商品外，還不斷從外國市場上吸取新的技術和構想，每當外國新興一項事業，他們就積極地加以引進，由模倣到改良，由改良到創新，處處呈現蓬勃發展的氣象，在世界產業競爭的激流中，永遠不落人後。

「世界的新事業新商品」這本書，便是日本工業新聞社在最近一年內，或直接派專家到外國去實地調查研究，或間接從日本有關企業機構獲得資料編輯而成，介紹的新事業與新商品，小自合成球棒、自動賣花機、雨天車燈、胎兒健康器，大至有線電視業、家庭經濟顧問業、人造衛星運營等，共計五十幾種；介紹的國家，則以美國最多，英法次之，西德和加拿大再次之。

其中某些行業（如軟性隱形眼鏡）或許我們這裏已經在萌芽階段，但大部分可說都是我們聽所未聽、見所未見的（如桌上網球、噴射印刷機等），過去有些產品，已被我們輸入，却始終未見擴大採用，譬如極其方便而實用的自動販賣機，日本的大小城市已極為普遍，我們這裏却只有車站和其他極少數地方象徵性地擺設幾台而已，由此亦可看出國人在觀念上還不能太適應它，其實這些新產品對我們是極其有用的，我們應該放開胸懷去接受它、應用它、瞭解它，然後以嶄新的發現與創意去和人家相比。

發明縫衣機的漢德，因夢見土人用長矛刺他而獲得靈感；用來開山拓路的挖土機，也是發明家試畫一隻丹頂鶴而發明出來的；一個電視天線推銷員，頹喪地看河邊的蜻蜓戲水，突然靈機一動，將天線塗上彩色，兜售而發了大財；一個歐洲青年，在雨天駕車赴會，因天雨影響車燈照明度而發明了雨天專用的安全裝置……諸如此類發明新產品的逸聞，真是不勝枚舉。

可見一些構想新奇的产品，往往在一番苦心研究後突然間誕生，並非憑空可得的。筆者翻譯本書時，一面佩服實業家們專心致志的經營態度，同時也分享他們鑽研後獲得成功的樂趣。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願書中介紹的新事業與新商品，也能給我們帶來觀念的創新。



李喬

「恍惚的世界」的

● 鄭清文

最近李喬由高雄三信出版社出了兩本書，一本是長篇小說「痛苦的符號」，一本是短篇小說集「恍惚的世界」。根據作者自己的說法，「痛苦的符號」是在六十一年完成，在六十二年六月起在臺灣時報副刊連載半年（「痛苦的符號」——序）。「恍惚的世界」裏的作品，大都是民國五十九年到六十二年發表的作品（「恍惚的世界」——序）。由此可知這一些作品，都是作者最近三四年完成的，是作者的最新精神歷程，也是作者的最新境界。本文只討論短篇集「恍惚的世界」。

「恍惚的世界」共收集十八個短篇，以及一篇短序。作者說：「這本集子的作品內容，

幾乎包括我的小說的所有類型，也是近年來，我的思想和人生態度逐漸坐定時，興趣所在與關心所在的——展示。『蕃仔林故事集』——『山女』（註一），所寫的是童年的生命痕跡，『恍惚的世界』，寫的大都是現在的生活現實。」（『恍惚的世界』——序）。

李喬作品的特色是多樣性，我們讀「恍惚的世界」就會驚奇於作者如何能創造這樣繁複的世界。

李喬說：「我是一個對『形式』比較敏感的人。我試着寫各階層各方面的故事，在形式與技巧上，盡量創用新的手法；不許在連續五篇短篇小說中出現兩篇類似的技法。」（註二）由此可見李喬如何強調形式，也知道他是一位對自己要求如何嚴苛的作家。

變是每一個有雄心大志的作家的願望。我們時常聽說世界上的事物都已被寫光寫盡了。我們只須要一本「聖經」，其他的書籍都是多餘的。但這是真的嗎？小說是不是真的到了窮途末路？法國作家龐里斯·布蘭攸（Maurice Blanchot）甚至於說「小說形式，恐怕只有依賴本身的變質作為食糧才能保持生命。」所以一個小說作家，必須不斷地追求變質，要求和以前的作家不同也要求與以前的自己不同。因此，不知有多少作家，在求變的窄門裏擠身，也不知有多少作家，衝向無門的死巷。而李喬却找到了一塊多彩多姿的園地，並在那上面建蓋瑰偉的城堡。

李喬對技巧的運用是熟練的。現在作家喜歡談作品的觀點。統一的觀點是作品構成的基點，而作家們常犯的錯誤便是在無意中暴露了作者。李喬在這一方面，也顯示他的敏感和穩定。

在「恍惚的世界」十八篇小說中，大部份是利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限制觀點。由於要求更緊湊的效果，使讀者有更逼真的感覺，現代小說大都把視點嚴加限制。

「一種笑」是用第一人稱觀點，更限制於敘述者本身的口述部份。這篇小說在形式上是「我」與醫生的對話；但醫生所說的部份完全省略，要由敘述者的回答去推測。它是一種獨白，是錄音帶世界的產品。

「鏡中」分成兩段，第一段用客觀的第三人稱，第二段改用主觀的第一人稱。這可能暗示男主角的精神狀態的轉變。

「婚禮與葬禮」也分成兩段，第一段是描敘婚禮，是用時間來表示婚禮的進行，第二段是展示葬禮，是用時辰表示葬禮的進行。這一篇用的是完全客觀的全知觀點。但用這種觀點却有一種特點，也是一種限制，作品中的人物沒有臉和表情，沒有手脚和動作，沒有肉體，只有衣着和背景。為求效果，布袋戲的人物還須要臉型，還須要配合嘴部、眼部和手脚的單調動作。這是一種補充，但還是不足。但如把這些玩偶的頭和手脚都去掉，反而可以獲得一種滑稽的效果。這是一篇形式很特別的短篇，但作者可能另有意圖，是用形式來諷刺形式，因為婚禮與葬禮是人生中最需要講究形式，最注意外表價值的事物。

作者利用觀點的變化，配合以敘述的方法，有時用直敘（如「兇手」），有時用倒敘（如「小菊花和我」等），有時直敘中配合倒敘（如「婚禮與葬禮」的前半）。有時用對話，有時用議論，有時很冷靜，有時很熱烈，有時觀點人物也會脫離了常人的限制（如「今天不好玩」的白癡），有時甚至於脫離了人的限制（如「我不要」的鷄）——有時也到地府遊樂一番（如「孟婆湯」），交織成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

在形式上的探索與追求，再配合以廣泛的題材，正是李喬作品羣的特色，也是他作品豐富生命的條件，這自成爲李喬文學的豐富礦脈。

有一種人，對小說世界的種種「設立」，採用極謹嚴的態度，這種近乎「潔癖」的態度無疑是一種才華的自我限制，也是現代小說的一種致命傷，是很不幸的。李喬的小說世界的出現，是一種反彈的力量，他開拓更廣大的文學世界，使我們理解文學尚有許多可能。這是李喬的功績，值得我們注意和敬佩的。

但形式只是小說的一部份。如過份的偏重對形式的關注，將使這一類型（genre）窒息而死。

說起小說的手法，在我所讀過的作家作品中，恐怕沒有人能和福克納比擬。福克納是一個對形式最敏感的作家，他最厭惡重覆。讀他的作品，正如做「拼圖遊戲」(Puzzle)，要把幾百塊小小的圖案小心翼翼的拼在一起，缺一不可，不然就無法窺見作品的全貌。但福克納說了一句發人猛省的話：「內容決定形式，並非形式的附庸」。他雖然對形式的關注，但小說的靈魂是在它的內容。福克納自己的作品，便是一種見證。

內容決定形式，而一種內容只有一種形式。上面所提的「婚禮與葬禮」是一個例子。「我不要」也是一個例子。前者利用強調形式的方式揶揄形式，是一種神來之筆，而後者也只能用第一人稱主觀才能表達身歷其境的殘酷現實。

但不管李喬本人如何強調其對形式的敏感與重視，他的作品的真正生命却在其內容。

要了解李喬的作品，必須先了解他對人生的根本看法。他的看法是非常徹底的。他認為人生是一種痛苦。或者可以說是許多痛苦的併合。他說：「生命的起點和原始特徵是『動』，這個動——顫動不就是痛苦的形式嗎？唯有不動痛苦才告結束。這些都是過程罷了。我將找到我原先的形態——我原先是靜止的」。(「大罇」二八〇頁)(註三)

什麼是「靜止」？什麼是「原先的形態」？是生之前，抑或死之後？

死是一種極限，因為死是不可避免的。「我並不怕這個。我實在不怕死這件事，只怕死的附帶狀況：那難以忍受的疼痛，還有親友排山倒海的關切憐憫眼光眼淚。真沒意思。從前的人希望或者說是立志要活得有意義，轟轟烈烈；現在的人只盼望能死得平平靜靜。真沒意思。」(「大罇」二七八頁)

不求生得轟轟烈烈，只求死得平平靜靜。說謙虛是够謙虛的了。其實是無可奈何，是無助，是「真沒意思」。

但反觀生之前呢？「孟婆湯」是寫劉惜青死後到轉生的過程，我却讀不出作者對這有什麼闡釋。「人球」則是寫人在母胎裏的狀況，那是平靜的，也是安全的。也許這也是一種憧憬。

不管是生前或死後，都只是一種假定，並不能改變或否定李喬對生命即痛苦的基本認定。

由這大前提出發，李喬作品中的諸多人物也大都是受凌虐的弱者。這些人物（包括「我不要」的鷄，「修羅祭」的狗），或者由於環境，或者由於本身的缺陷，或者由於人生途上的挫折，不停地遭受到精神上或肉體上的煎熬。而兩者之間，作者似乎更注重精神上的因素。

「人球」中的斬之生無法使妻子溫飽，對人生失去自信，產生逃避人生的意慾，而思慕胎兒在母體內的安全，退縮成爲球狀。（註四）

和「人球」相似，「一種笑」和「恍惚的世界」所展示的也是心理上的原因所引起的人生的困境。

這一些人身體上並沒有病（看「一種笑」二三頁）。他的病態毋寧說是心理上的。好像是佛洛伊德所說，人並無邪惡，只有病疾。這是一句對全人類最有理解最富同情心的話。李喬筆下的人物，也很少有邪惡的存在（「流轉」中的日本人除外），但却有許多是病態的。

自從二十世紀科學有了飛躍的進步以後，人的價值已越來越不足輕重。李喬在「迷度山」裏有這樣的描述：「生命，沒什麼稀奇，只是某些原素（元素？），在一定的物理狀況下合成罷了。一個人還原爲各元素時，時價大約——現在美金貶值了——二分之一「搭刺」！（一七三頁）機械文明更形成人與人之間的疏隔（alienation），人際關係日趨險惡，人的生命更變成一種負擔。

其他，「小菊花與我」裏的「我」——「尾仔」和小姑姑，「兇手」裏的小工王添明，「修羅祭」裏的狗，「今天不好玩」的白癡，「捷克·何」本人，「迷度山上」的楊文華和柯子森，「流轉」裏的何玉，「大鱗」裏的劉倚節等等，在某種意義下，都是屬於這一類的悲劇性人物。

時常有人批評我們的文壇缺少現實性作品。這是事實。但他們如果讀了李喬的小說，且能深深了解，他們可能要略加修正所說的話。

誠然，時下的小說，有逃避現實的特徵，有些人逃避到歷史裡，有些人逃避到大漠南北，有些人逃避到言

情，有些人逃避到武俠，更有些人文字上鑽牛角尖。

李喬的小說，初看也是一種逃避，逃避到一種怪異的世界，異常的心理狀態。他的人物有白癡，有半瘋半癲，有鷄有狗也有牛。這一些，在表面上都離開現實老遠。李喬是一位極端聰明的人。他雖然離開了現實，却緊緊的扣住現實，而且收到含蘊更多的效果。

如果我們能明白一個狷介的人物不容易適應現實的社會，我們就會明白「修羅祭」的涵義，如果我們能明白在現實的世界強者往往犧牲弱者以鞏固自己的立場，我們也會在「我不要」裡看出慘絕的現實，我們日常呼嘯車掌店員要有笑容，但如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如「今天不好玩」的白癡所看到的世界（註五）或者我們所遭遇到的是「一種笑」的境況，我們還會有笑容嗎？

李喬筆下的人物，都是些弱者。因為這一些弱者，才值得人去同情，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作者有廣大的同情與愛心，他的眼光自然轉向到這些事物來。李喬認為對所有人類以及有生命之物的愛憐之心，是一個作家的基本要求。而在這一方面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的應該是「兇手」。

「兇手」是我最欣賞的作品之一。小工王明添在殺牛前把水打進牛體的幕景，實在是驚心動魄，無法叫人卒讀的。

「他右手拿起帶着橡皮管的鋼針，左手在水牛肛門會陰一帶慢慢摸索；找到了部位，他閉上眼，咬牙切齒地把鋼針整個兒戳進去。」

牛的肛門一帶，突突地激起一波波地顫抖，還又泄出些許尿管。

他直起身子，蹣跚唧筒踏板，然後雙手緩緩拉起抽桿；抽桿下壓時，牛身突然模糊起來——不，是全身在顫抖。

——『嗚……嗚……』牛沒法叫出聲音來，只有痛楚撞擊的顫音。

——『絲——絲……』牛的呼氣，像要把水泥地噴裂。」（五五頁）

然而王明添不是一個冷漠的屠夫。緊接着上面一段：

「他一直緊閉着眼睛。額頭的汗珠迅速脹大，迅速串連起來，成串兒滾落。一陣汗水，撈過眉頭，轉彎滑進眼眶，惹得睫毛癢癢辣辣地。」

他忍不住一張眼，又以最快的速度閉上；閉上以後，全身才湧起粗粗的鷄皮疙瘩，背後胸前的冷汗熱汗潛潛而下。」（五五、五六頁）

記得年前，在報上有一段記載，說一個屠夫的小工，用屠刀殺死了岳母。他和妻子都是十幾歲的小孩。這本來是一則社會新聞，但却引起了李喬的注意和關心。這是一個作者的眼光。他不相信，也不忍相信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工能平白闖下滔天大禍。想不到這一則小新聞竟產生了一篇這麼出色的作品。

我們從上面一段文字，可以看到這個小孩子的心理。這也是一段很重要的伏筆。

「腦海裏，還是祖父的音容幌着，閃着；同樣地，老水牛流淚的形像，也糾纏不去。他盡力使祖父的音容清晰起來，安定下來。可是做不到；每在最美妙的刹那，老水牛的模樣兒就橫勇切入，和祖父的臉貌混疊在一起。」（七〇頁）

「他害怕那晃晃的牛肉刀，他總是儘量不去碰到它。可是一旦利刃在握，他又覺得很充實，有一股奇特的滿足。」（七一頁）

「他回頭朝大門看一眼，猛一挺胸，向屠宰場走去。他現在什麼都想不起來，只想拿起宰牛長刃尖刀，向牛身戳下去，或砍下牛頭。」（九五頁）

「他曾經有一剎那間，想要向前進攻，但這只是一閃的念頭而已。他只有繼續後退；而對方的攻擊並未停止。」

『不痛，不痛，不痛的……忍吧！忍吧！再忍兩下就會停止吧……』他努力使心底維持一絲鎮靜，並盡力說服自己。」（一〇三頁）

「他的雙手向後划動，盲目的摸索着。終於右手在壁上抓到一把東西——小斧頭。那是劈木柴用的，不，原先也是砍砍牛肉用的。」

「視線模糊不清。就像掉進水中那樣。向自己的攻擊並沒停止，而且越來越激烈，胸前臉上不斷加上新的疼痛。左眼角也挨了一下，於是他發現眼前翻動的手掌，好像是虛飄飄而冷森森的，突然他瞥見一把好長好亮的宰牛尖刀，對準自己飛舞着。那是誰？是劉禿頭？自己？還是秀枝的養母那個惡婦人？他完全混亂了。他抵抗了，他自衛了，那是一種反射的動作，絕對未經過思想或考慮的……。」

「他又看見那對死死白白的水牛眼睛。他以最快的速度，揮動手中的小斧頭，向前面劈下……。」（一〇四頁）

「他的笑痕收斂了，全身倏地一震。低頭愕愕地盯着鮮血滿地的屍體，再側過臉看秀枝一眼——」

「『哇……』他哭了。」

「他衝到客廳，推開大門，拔腿狂奔。」

「不！不！不！我沒有！我沒有殺人哪！我是宰牛的……。」

「他悽厲的聲音越傳越遠，人，也越跑越遠……。」（一〇六、一〇七頁）

第一段寫他不敢殺牛，他看到慘處會哭。第二段，他看到牛和祖父的映像混在一起，都是那麼苦憐。第三段寫握刀的感覺。第四段，爲了生活，爲了愛，他終於把牛頭砍下。第六段，岳母打他，他竭力忍耐。他被打得昏了頭，把岳母看做牛，所以他下手了。最後他猛省過來，但已來不及了。

由這一些演變，我們可以看作者的手法的高明。新聞只告訴我們小工殺了岳母。這是事實。問題是如何處理，如何教人信服。讀「與賽羅」，我們會相信與賽羅殺妻是不可避免的。讀了「兇手」，我們不是同樣看到那小工一步一步邁向殺人的絕路嗎？根據常理，這是一樁大逆不道的事，但李喬是一千顆不忍之心，最後小工下手時，還是基於一時的錯覺，一種恍惚，而李喬的憐憫之心也達到了最高的境地。

時下的小說，除了缺乏現實性，還缺乏對人心靈深處的透視。李喬的作品，在追求人的深層心理，以及心理上的異常狀態，都有大膽而精銳的表現。在這一本小說集中，尤以「人球」「一種笑」「鏡中」以及「恍惚的世界」諸作最為突出。他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痛苦的符號」也是屬於這一系列，因為篇幅較大，它在這領域上有更廣更深的發揮。

「恍惚的世界」裏的史快悟因為突然的刺激而忘掉了從前的種種，「人球」的靳之生因為未能使妻子溫飽而變成人球，「一種笑」的「我」因為父親的苛待而引起臉部無法自制的痙攣，「鏡中」的「我」必須保持距離才能欣賞妻子。（據李喬自己說，最後妻已被殺）。

李喬筆下的許多人物，經常或多或少有一種恍恍惚惚的精神狀態。這有時是因為生活過份的緊張，有時是因為外界的刺激和逼迫。

李喬把這一些心理問題導入小說之中，並非為一種「遊戲」。如只是純粹玩弄心理學，就和純粹玩弄文字一樣，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了。讀了這一本小說集，我們必能了解作者的苦心。也許科學家會證明瘋子的頭腦和正常人的頭腦在解剖學上並沒有什麼差異。但根據統計的資料，我們也許可以說，一個人的精神會起異常的變化，多半是由於外來的強劇打擊，使一個人逃避羣衆，而自陷於孤獨的世界無法自拔。因此，人的精神或者可以用橡皮來比喻，可以把它張拉，但却有一個極限，超過了此一極限，就會拉斷。李喬筆下的一羣人物，却是處在這種精神邊際狀況的人物。

李喬的心理的傾向，可說是一種試探，也是一種挑戰，他正向人類的心靈做更深的探索，同時也是借這種情況，對社會現實做更多層次的展示。

自從佛洛伊德以後，人對人本身的心理問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也有了更進一步的關切。佛氏對於文藝方面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我國在這方面所受影響較為緩慢也較為微小。因為一方面缺少有系統介紹佛氏的著作，另一方面又有許多人把它看做異端。李喬的作品顯示他對於人的深層心理的興趣和重視。雖然如此，他

筆下的人物，並非是工具，並非是人架子，却是有骨有肉，有血有淚的活生生的人物。這是李喬的另一個成就。當然，在另一方面，李喬也有發掘人生的積極意義的手筆。「殷匡石與我」「大罈」是屬於這一類的。

「我」因家庭遭遇到重大的變故，父親亡故，女友被搶而逃避到煤礦場來，碰到一個命運同樣悲慘的殷匡石。「我忽然發現這個失意的老年賣命炭工，在玩世不恭及憤世嫉俗的外衣底下，蘊藏着崇高的心靈境界，不同凡俗的人生態度。」（二三八頁）

殷匡石本來是人生的敗北者，他到礦區來，是爲了逃避，是一種自我折磨，但他到了礦區以後，發現悲慘的事太多，他必須成爲強者。救難的工作，他跑在前面，他把用血汗換來的工資，拿去救濟。他勸「我」回去。「我是由你的話，你的事，你逼人的堅強人生，搖醒了我！」（二三九頁）李喬不但懂得人的羸弱的一面，同時也知道人的堅強的一面。這使李喬的筆路更廣，也更爲可貴。

「大罈」是寫一個癌症病人放生大罈的故事。以一死換一生。這也是一種生命的延續方法。「我就是大罈，大罈不外是我的另一種形狀體態罷了。」（二七八頁）一個人到了生死的邊緣忽然領悟了生命的意義。這是一篇主題嚴肅的作品，在李喬筆下却是相當富於戲劇性的。劉倚節正在生死邊緣，另外一個病人康富仁却在猛擦皮鞋，換西裝，準備出院。這是一幕強烈的對照。後來，康帶回來一隻大罈，一公斤十兩。整隻活的大罈，只折下一個整來烤，恐怕只有李喬才寫得出來的。

一般的講，李喬的作品是比較富於戲劇性的。一篇作品通常由兩部份所構成，一部是以作者的經驗爲依據，另一方面是出於作者的想像。既然要求變化，就難免要運用更多的想像，因爲一個人的經驗總是有限度。過份的重視戲劇性，有時會引致喧賓奪主的後果，所以有時反而得不償失。好像是愛倫坡說過，一個短篇小說必須力求效果的統一和集中。也就是「線」型進展的要求。因此，所有的「脫線」行爲都是禁忌。現代作家已有不少意圖突破這個限制，但一般的講，這個要求依然是寫作上的鐵則。李喬的作品比較像散兵，看來是散開的，但却也有一個目標。他所追求的是「面」，甚至於是「體」，而不是「線」。他的許多作品沒有滙合成一股

強大的力量，做最後的衝刺，有時也會像剝掉猴的尾巴一樣，教人有一種唐突的感覺。

當我把整本書讀完，把它放下來沉思片刻，突然發現李喬所追求的，不是一個小的統合。他所追求的是一個整體。我們不應該在他的作品裏期待劃過天際的閃亮的流星，而是滿天閃爍穩定的星火。也許正如他自己所說，是作者的人格表露。

李喬寫了不少作品，已經結集出版的就有長篇小說二，短篇小說集六。（註六）除了最近幾乎同時出版的「痛苦的符號」以外，我們如拿「恍惚的世界」和其他的作品比較，我們可以看到飛躍性的進境。由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李喬的未來依然是一個廣茫的世界。

從李喬的文體和寫作的方法來講，他可能更適合於寫長篇。

到目前為止，李喬已完成了另一個歷程。對於未來，他說「我已下定決心，將在有生之年，為我輩路藍縷開啓臺灣的偉大祖先們，描繪點滴形迹來龍去脈，算是給未來生活越來越舒適的子孫，留下一些閒談資料；同樣地，也算是對自己一生煮字行爲的補過。……最後，橫剖面的生活，縱切面的生命，愛恨憫哀，頓念思慮，一切一切歸之於一；百花叢裏過，片葉不沾身。我將貝葉爲伴，皈依我佛。」（註七）

這是一種祈願，也是一種許諾。我們從「流轉」這一篇已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流轉」寫一個噍吧哞事件死裏逃生的婦女何玉嬌，在逃亡之際被日本警部安井野勇強姦，懷了孽種土生，而這土生後來長大却變成了抗日的義士，而宣判他死刑的，却是他的同父兄弟。

他描寫噍吧哞事件的片斷是這樣的：

「那是一個霧煙瀰漫的早上，濕氣很重，日頭透過濃霧，從蒼婆樹細長的葉縫射過來，一張張臉都是濕漉漉的灰黃色。

這裏就是阿鼻地獄，枉死城，二千多人就埋骨在這塊泥土裏，含着悔恨、怨恨、仇恨、仇恨。恨是無形無體的存在，它在槍聲停歇後，在鮮血流盡，肌膚冷僵之際，並未被埋在土中，它緩緩升起，凝結；從此繚繞在故土的

草木枝葉間，風裏雨裏，水裏霧裏——這裏的六畜被宰光，房屋已經燒成灰燼」。(二五七頁)

這是臺灣的偉大祖先們的悲慘寫照。但這故事的重點已移轉到現在。何玉嬌去看她兒子何土生的審判，把與安井野勇的孽緣說出，結果被關了起來。和她一起被關起來的，還有阿蓮齋姑。在這一篇，他已導入了佛教的一些想法。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李喬對自己的生命，似乎已找到了一個歸結，一個很單純的歸結，但他的作品，却是一個龐大的複合體。

註一：「山女」五十九年晚蟬書店出版。

註二：李喬「與我周旋寧作我」六十三年一月十八日中華日報副刊。

註三：「痛苦的符號」——序也有類似的說法。他更說「痛苦是生命的符號。」

註四：看拙作「讀『人球』」(臺灣文藝二九期。五十九年十月。)

註五：根據李喬自己的說法，「今天不好玩」是在寫現代人的迷失——迷路。

註六：「書評書目」十四期(六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九七、九八頁。)

註七：同註二。

六十三·六·二十五

大江版年度小說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每冊30元)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每冊25元)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每冊25元)

57·60年短篇小說選已售完，現改由書評書出版社印行。
一律八折，三冊合購55元，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交換一些彼此愛讀的書，或許也是一種心靈的默契吧！

• 自十七期開關專欄「第三隻眼」以來，不少讀者來信表示激賞，但也有人批評這個專欄，部份文章寫得「霸道」，缺少「證據」。真理愈辯愈明，如果您覺得誰的文章寫得不對，或說錯了話，請你告訴我們真相，任何一篇評論文章，只要條理清晰，能够自圓其說，我們都樂意刊出。世間事，絕對的少，從不同角度去研討一個問題、一本書，甚至一個人，我們覺得都比固執的只從一點出發要來得強。「第三隻眼」專欄，一如本刊其他園地，都是公開的，來稿每篇請勿超過一千二百字，稿酬從優。

• 繼殷允芃「新起的一代」、楊月蓀「美國衆生相」之後，本社十月份準備出版的兩冊新書是姚一葦「文學論集」和余阿勳譯的「世界的新事業·新商品」，兩書性質迥然不同，一是向「藝術的奧秘」繼續探索，研討人類的心靈生活；一是現實生活技能的擴大，使每一個現代人有了解新事業的動向，並享用新產品的福氣。兩本新書正在舉辦預約，詳情請參閱本期首頁及封底裏廣告；十二月份的兩冊新書都是有關目錄索引的，一本

• 本刊創刊兩年多來，時常接到讀者來信或電話，要我們推選十大好書，更有不少讀者希望我們能每月公佈十大暢銷書單，意見雖佳，但做起來由於我們的出版界一向缺少詳確的統計數字，困難甚多。經過一段時間的設計，我們將於明（六十四）年元月起，每期刊出兩張書單，第一張是由讀者共同來推選的「我喜愛的好書」書單，第二張則由本刊邀請「第三隻眼」執筆人每月推選之，詳情請參閱本期的「好書推選辦法」，舉辦這項活動，我們沒有設置獎金，也無任何獎品，讀者參予這件事，可說毫無利益可言，但是對我們的社會大眾可能是有益的，至少可以使您喜愛的好書，逐漸的也變成他人愛讀的書，當我們走在路上，擠在人羣裏你走過來我走過去而感「寂寞」的時候，藉着「書評書目」這座愛書人的橋樑，

是馬景賢編著的「兒童文學論著索引」，另一本則由臧地和鄭明嫻編著的「二十年來的短篇小說選集編目」。

• 吳相湘先生的「信義書房漫話」，已經寫了四篇，以史學家手法撰述讀書的故事、寫書的故事、藏書的故事，娓娓道來，使人進入「書鄉」——書店、書房、圖書館、檔案館——特別是最近兩期的「海內外的圖書館」、「海內外的檔案館」更是難得之作，如果我們細讀這兩篇文章，會覺得吳相湘先生真是誠如他寫的一本書名「三生有幸」，若不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一般人是無法寫出這樣的文章的。

• 清華大學畢業，現服務於原子動力處的李寬宏先生，學的雖是科技，却也喜愛文學，寫得一手好文章，去（六十二）年「中外文學」舉辦第一屆短篇小說徵文，他以「積雪」榮獲第三名——第一名缺，第二名銀正雄（本刊下期將發表他對唐文標近幾篇文章的批評；）第三名四位：李寬宏、施叔蓮、王若芸、林柏燕。李寬宏本期為我們寫的「昔日芳草」透過對兩本新書的談論，為科學和科學家說了幾句話，特別是結論部份，真可謂語重心長。

• 本期稿擠，「一部小說的日記」連載暫停一期。

• 追記一則：十月十九日清晨，拿起中華日報副刊，看到「讀書小記」，作者也是胡子丹，再掃射內容，和本期刊出的顯然就是同一篇。「讀」文於九月初收到，刪改了一些文字，即刻發排，但十月號因稿擠臨時抽下，改在本期刊出，處理上不能謂不快，而胡先生却不聲不響的一稿兩投，遺憾的是本期於十八日就簽付印，前面的七臺已經印完，無法換稿，只有臨時在「編後」向讀者說明並致歉。對於胡子丹先生，我們也不知該說些什麼纔好，惟一應聲明的是：任何抄襲或一稿兩投的文章，一經查覺，本刊一律扣留稿酬……

編者 十月十九日

請您用一支筆、一把剪刀 來推選好書

- 時常，當我們面對浩瀚的書海，會覺得無所適從，不知真正的好書在何方？有時我們被一些劣書欺騙掉時間與金錢，事後覺得一腔無可彌補的懊惱！
- 有時讀了好書，心中總有想向人傾訴的悸動，盼能與人分享這份感動。我們願意做一個媒介，溝通您與他人的快樂。
- 讀者有權申述讀書的趣味，因此請您將您所認為值得一讀的好書推薦出來，不僅可以使得好書因此受人注目，同時也可以阻遏出版界「劣幣驅逐良幣」的情形。
- 請即日填妥下列推薦表（或依下列格式）填妥貼在明信片上，在十五日（十五日以後收到之推薦表將列入表次一期之統計資料）以前寄給本刊（臺北郵政39之33信箱書評書目社）我們將儘速刊出統計資料。
- 推薦之好書並不受出版年限，但至少其中之半數必須是最近半年內出版之新書。
- 自第二十一期（64年元月）開始，本刊每期將刊出兩張「好書書單」，一張由讀者推薦，即「我所喜愛的好書」書單；另一張則由本刊邀請「第三隻眼」執筆人每月推選之。
- 每年年底，本刊根據讀者所選「我喜愛的好書」得票多寡，再列出一張「全年最受讀者喜愛之十大好書」書單，於每年十二月號刊出。
- 本辦法如有未盡之處再隨時補充修正。

「我所喜愛的好書」依次如下：

書	名	作者	出版者	書	名	作者	出版者
①				⑥			
②				⑦			
③				⑧			
④				⑨			
⑤				⑩			

我的姓名：

住址：

- 所選好書，不限類別、任何性質的書均可。惟盜印本或翻印書請勿推薦。
- 推薦的好書，請在十冊之內。

批評索引

方 邁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

壹、雜誌部份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評「世說新語校箋」(楊勇)	徐	道	鄰	大學雜誌	77	15—18	63. 9
沉心內歿乎? 狂熱乎? — 推介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	黃	敏	章	大學雜誌	77	46—47	63. 9
評「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成中英)	鐘	友	聯	文藝復興	55	44—45	63. 9
論陳師道的文學作品	張	健		中外文學	3: 4	10—23	63. 9
「秋胡戲妻」的真實意義(石君寶)	古	添	洪	中外文學	3: 4	24—29	63. 9
「秧歌」裏的中國農民(張愛玲)	許	家	石	中外文學	3: 4	66—73	63. 9
余光中詩裏的火焰意象(逍遙遊等)	李	有	成	中外文學	3: 4	74—89	63. 9
「螺絲的轉旋」兩個層級的意義(詹姆士)	吳	大	誠	中外文學	3: 4	90—101	63. 9
曠代傳奇「桃花扇」(孔尚任)	王	止	峻	中外雜誌	16: 2	88—92	63. 8
亞瑟·密勒的戲劇(推銷員之死等)	郭	博	信	中央月刊	6: 11	78—84	63. 9
「袖珍神案」的袖裏乾坤(Paul Henri Holbach)	劉	健		中國評論	490	4—6	63. 9
「經濟思想小史」讀後(張則堯)	吳	演	南	中國經濟評論	42	30	63. 8
我讀「我的童年」(張雪門)	黃	漢	欽	中國語文	35: 3	49—51	63. 9
祇是影子嗎? — 兼及賴夫·艾利生的「無形人」	余	素		中華文藝	8: 1	39—43	63. 9
森林象徵 — 比較霍桑兩篇小說裏的森林場景(年輕的布朗先生和紅字)	李	有	成	中華文藝	8: 1	88—92	63. 9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 期	頁 次	年 月
戰爭之源 (Geoffrey Blainey)	李 鴻 來	中華文藝	8 : 1	174—176	63. 9
西遊補：一本探討夢境的小說 (董說)	夏濟安著 郭繼生譯	幼 獅	40 : 3	6—8	63. 9
兒女英雄傳試評 (文康)	侯 健	幼 獅	40 : 3	12—17	63. 9
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鏡花緣」研究 (李汝珍)	夏志清著 黃維樑譯	幼 獅	40 : 3	18—29	63. 9
隋唐演義：其時代、來源與構造 (褚人穫)	何 谷 里	幼 獅	40 : 3	30—34	63. 9
隋史遺文涉獵記 (袁于令)	馮 承 基	幼 獅	40 : 3	35—37	63. 9
從我的初戀「封神演義」談起	黃 美 序	幼 獅	40 : 3	38—40	63. 9
聊齋志異裏考生與考官的對立關係和科舉內幕 (蒲松齡)	董 挽 華	幼 獅	40 : 3	41—47	63. 9
「三國演義」中的定命觀點 (羅貫中)	王 拓	幼 獅	40 : 3	48—54	63. 9
康熙南巡與紅樓夢 (曹雪芹)	趙 岡	幼 獅	40 : 3	55—60	63. 9
論夢、聖人和魔鬼：紅樓夢及白癡中的真與幻 (曹雪芹及杜斯妥也夫斯基)	Westbrook Francis A. 著王其譯	幼 獅	40 : 3	61—67	63. 9
讀「小五義」再談選錄問題 (無名氏)	馮 承 基	幼 獅	40 : 3	68—73	63. 9
讀「水滸後傳」 (陳忱)	張 健	幼 獅	40 : 3	74	63. 9
寧靜的山水—朱沉冬詩集「山水詩抄」讀後	林 煥 彰	青 溪	86	91—95	63. 8
評介寶佛生著「歷史思考」	梁 庚 亮	食貨月刊	4 : 6	264—267	63. 9
讀「義烏小志」有感 (何仲簡等編)	王 牧 之	浙江月刊	6 : 9	38	63. 9
人在現代世界中的命運 (Nicolas Berdyayev)	化	哲學與文化	7	59	63. 9
倫理學 (William K. Frankena)	自 在	哲學與文化	7	60	63. 9
林泰輔與「論語源流」	鄭 樑 生	書 和 人	264	5—8	63. 9
談索忍尼辛小說 (古拉格羣島等)	孫 璋 芒	書評書目	17	18—20	63. 9

篇	名	評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舊問題·新答案—「開放的婚姻」讀後的感想(歐尼爾夫婦)	王榮文	書評書目	17	36—38	63. 9	
櫻島殘夢—評介「廣陵散記」(王璇)	李鳴元	書評書目	17	49—53	63. 9	
評介「美國文學批評選」(續)(林以亮編選)	思兼	書評書目	17	54—59	63. 9	
在散文日益歐化的趨勢下讀「雅舍小品」續集(梁實秋)	歸人	書評書目	17	63—68	63. 9	
「新譯老子讀本」讀後(余培林)	楊肇基	書評書目	17	77—78	63. 9	
評介「講理」(王鼎鈞)	梅遜	書評書目	17	79—80	63. 9	
三歲看八十一談楊子的小說「變色的太陽」	田夏仁	書評書目	17	81—82	63. 9	
名不正言不順的電影專號—評影響電影雜誌「中國電影專號」	覃雲生	書評書目	17	82—83	63. 9	
「苦澀」有之，「美感」不足—評何懷碩著「苦澀的美感」	林同森	書評書目	17	83—84	63. 9	
劍蘭與玫瑰(舒夏)	李子俊	書評書目	17	84—85	63. 9	
醜陋的揭發—評林莉倫著「醜陋的新聞界」	鍾嘉華	書評書目	17	85—86	63. 9	
談「影響」的「中國電影專號」	林清玄	書評書目	17	102—106	63. 9	
謀案傳奇(亞倫·杜勒斯)	蘇莘	情報知識	16 : 2	54—55	63. 8	
機密檔案(韓克·麥西珂)	蘇莘	情報知識	16 : 3	58—59	63. 9	
「我們都沒問題」讀後感(哈禮斯)	許仁豪	國教天地	8	30—31	63. 9	
評顧里雅「中國政治權力的起源，第一卷：西周」	山室三良著 張永堂譯	華學月刊	30	24—31	63. 6	
奧尼爾及其大神布朗	碧果	新文藝	222	124—129	63. 9	
評張君勱先生著「中華民國民主黨法十講」	丁迪	憲政論壇	20 : 4	13—22	63. 9	

貳、報紙部份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不是生活的生活—「我在大陸二十年」讀後感 (劉錦淵)	丘 秀 芷	中央日報	10 63. 9. 5
讀「護士日記」(愛潔)	哲 正	中央日報	10 63. 9. 5
新種的蝴蝶—得自「蛹之生」的一點啓示 (小野)	嵐 哉	中央日報	10 63. 9. 8
「蘇武傳」讀後 (吳延環)	陶 希 聖	中央日報	10 63. 9. 23
漫說「歸去來辭」(陶淵明)	朱 德 中	中華日報	5 63. 9. 2
我讀「中國現代史話」(葉蔭民)	余 瑞 霖	中華日報	5 63. 9. 2
「醫生、急診、生命」讀後 (葉民飛)	欣 雲	中華日報	9 63. 9. 4
三度搬上銀幕的偉大的蓋茲比 (F. Scott Fitzgerald)	陳 蒼 多	中華日報	9 63. 9. 8—9
評析「憂鬱年代」(呼嘯)	王 牧 之	中華日報	5 63. 9. 9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讀後 (杜斯安也夫斯基)	許 少 川	中華日報	9 63. 9. 12—13
論管子及其著作版本	宋 海 屏	中華日報	5 63. 9. 16
評介「剪貼」(鄭善禧)	邱 忠 均	中華日報	5 63. 9. 16
讀「講理」一得 (王鼎鈞)	陳 伯 彥	中華日報	9 63. 9. 17
細讀「中國現代史話」一得 (葉蔭民)	黃 鍾 毅	中華日報	9 63. 9. 19
談許希哲的「翡翠鐲」	王 牧 之	中華日報	9 63. 9. 22
評「悟」(赫塞)	余 雨	中華日報	5 63. 9. 23
「中國現代史話」讀後感 (葉蔭民)	蔡 亞 平	中華日報	9 63. 9. 24
我讀「科存與文化」(Robert Bruce Lindsay)	劉 國 光	中華日報	5 63. 9. 30
泛愛與濫情—談「廣島之戀」(Maguerite Duras)	蔣 勳	中國時報	12 63. 9. 9
誰是「戰獎」?—關於「喋血金銀島」(Frederick Forsyth)	莊 一 喬	中國時報	12 63. 9. 24
陸羽的茶經	舒 信	中國時報	12 63. 9. 29
「中國現代史話」讀後 (葉蔭民)	寒 爵	中國時報	12 63. 9. 30
談奧地利作者布洛克兼及其英文新譯小說 (無罪者)	崔 文 瑜	聯合報	12 63. 9. 11

篇 名	評 者	報 紙 名 稱	版	年 月 日
日本國力報告(中日關係研究會編 日本國力調查報告)	彭 歌	聯 合 報	12	63. 9. 13
彭克萊的「白鯊風波」	張 時	聯 合 報	12	63. 9. 15
由「中國花卉」談起(月刊)	薇薇夫人	聯 合 報	6	63. 9. 15
王者之香(讀蘇鴻傑著臺灣的野生 蘭)	彭 歌	聯 合 報	12	63. 9. 20
威爾斯論孔子(讀文明的故事)	彭 歌	聯 合 報	12	63. 9. 27
約翰·李卡瑞的鍋匠·裁縫·士兵 ·間諜	張以准	聯 合 報	12	63. 9. 28
孔子與論語讀後(錢穆)	喬衍瑄	聯 合 報	12	63. 9. 30
第四十二位成功的人『白手起家奔 向成功的人』讀後(新生報)	浙 茹	新 生 報	10	63. 9. 11
天才的投影一試寫劉墉兼介其新著 (螢窗小語第二部)	王 祿 松	新 生 報	10	63. 9. 15
「海鷗飛處」書評(瓊瑤)	李 震 洲	新 聞 報	9	63. 9. 7
「整體存在論」讀後(周力行)	中 平	新 聞 報	9	63. 9. 25
評「樹真好!」(伍德利夫人)	林 武 憲	國 語 日 報	3	63. 9. 1
「心帆集」淺評(林清泉)	黎 亮	國 語 日 報	6	63. 9. 1
大家寫·大家畫一介紹「世界兒童 讀物插圖專集」(百代美育)	知 愚	國 語 日 報	3	63. 9. 22
論初試雲雨之真假(曹雪芹著紅樓 夢)	張 欣 伯	大 華 晚 報	5	63. 9. 9
從「論移植之花」說起(紀弦)	王 鎮 庚	大 華 晚 報	5	63. 9. 16
金陵十二釵名單(紅樓夢)	張 欣 伯	臺 灣 日 報	9	63. 9. 16—21
季薇的淡紫的秋	王 少 雄	臺 灣 日 報	9	63. 9. 11
讀魏蕓教授「經濟指標論我國對 外貿易」書後	張 茲 閔	經 濟 日 報	8	63. 9. 13
一個讀書的放事(亮軒)	心 純	青 年 戰 士 報	3	63. 9. 20
談「兒童文學」一兼評大同世界書 文出版社「兒童文庫」	嶽 峰	青 年 戰 士 報	8	63. 9. 6
余光中的「萬里長城」	林 清 玄	青 年 戰 士 報	8	63. 9. 6
簡介「西藏見聞錄」(戴·寧康)	澹 影	青 年 戰 士 報	8	63. 9. 6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讀孟子抒感	李	德	鉅	青年戰士報	8	63.	9.	13
中國文學發展史(蔡慕陶)	張	仁	川	青年戰士報	8	63.	9.	13
李赫的迷茫(讀李赫著那火光閃耀的夜晚)	鄭	傑	光	青年戰士報	8	63.	9.	20
微弱的光—推介桑品載短篇小說集	陳	朝	棟	青年戰士報	8	63.	9.	20
托爾斯泰傳(羅曼羅蘭)	南	方	朔	青年戰士報	8	63.	9.	20
我讀「孔雀東南飛」	司	馬	仁	青年戰士報	8	63.	9.	20
一本平實可讀的遊記(王昇著訪美紀行)	盧		居	青年戰士報	8	63.	9.	27

附註：1.雜誌部份依雜誌名稱筆劃先後排列。

2.報紙部份共計十三種，依報紙名稱及日期排列。

印 試
24614
花 閱

寄印元五附郵

郵購雜誌

(已出版7期)

〔讀書雜誌+藝術雜誌+家庭雜誌+商品櫥窗〕×郵購服務=郵購雜誌

■是一本新型態的刊物，既可益智怡情，又能滿足讀者安坐家中選購書籍，藝術品及精美商品的心願。

■每期內容分四大類：

「讀書天地」——選介優良書籍，並提供郵購服務。

「美的旋律」——介紹中外畫家，各類音樂唱片並提供郵購服務。

「快樂家庭」——介紹花，插花，集郵，錢幣，服裝，營養，室內設計等，並有「我們的天地」及蕭松瑞教授的「快樂家庭」專欄。

「商品櫥窗」——介紹精美商品並提供郵購服務。

■32開，130頁，三分之一以上篇幅彩色精印，無線背膠裝訂，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每冊十五元，全年一百五十元

郵購雜誌社：郵政劃撥：24614 信箱：臺中1040

歐美地區定價(含郵費)：

常冊：美金一元(平郵) 美金2元(航空)

一年(12期) 美金10元(平郵) 美金17元(航空)

亞洲地區定價(含郵費)：

一年(12期) 美金6元(平郵) 美金10元(航空)

長期訂閱請將支票或郵局滙票還寄本社，海外訂閱

請以美金支票抬頭 Mrs. Celia Hong

還寄本社：P.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 O. C.

本社美方聯絡人

Mrs. Jane Shih

304 Bliss Dr.

Urbana, Illinois 61801

U. S. A.



書評書目

每月一日出版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一至八期為雙月刊，第九期起改月刊)

發行人：洪敏隆

出版者：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書評書目編輯委員會

社址：臺北市博愛路五七號(三樓)

信(稿)件請寄：臺北市

郵政信箱三九——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七六三

劃儲戶：一九二七四號

總經理：遠東書報社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

電話：三三九一七二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誌第三七四〇號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登記執照三三二二三號

一年
二年

(2412册)

定價每册20元
一元九〇元
三元三元

郵撥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的世界

新事業 · 新商品

余阿勳譯 · 書評書目叢書之
802

發展事業，祇有二百六十行嗎？
不，世界的新事業，就像新商品，
不斷的在更新擴張，您從現在起，
又有數十種新行業可以從事啦！

定價每冊40元，預約30元。十一月十五日截止，同日出書
與「談經營管理」（王永慶著，書評書目叢書之801）同時
函購，優待價62元。

裝平 本訂合

(期八至五)卷二第。元50(期四至一)卷一第
 購合卷三。元60(期二十至七)卷三第。元50
 號四七二九一，社目書評書撥劃接直
 。元150價待優



篇短度年 選說小

冊一印編年每，始開年七十五自選說小度年
 元十五至元十三自價定冊每。冊六版出已，
 。售均局書大各省全，等不